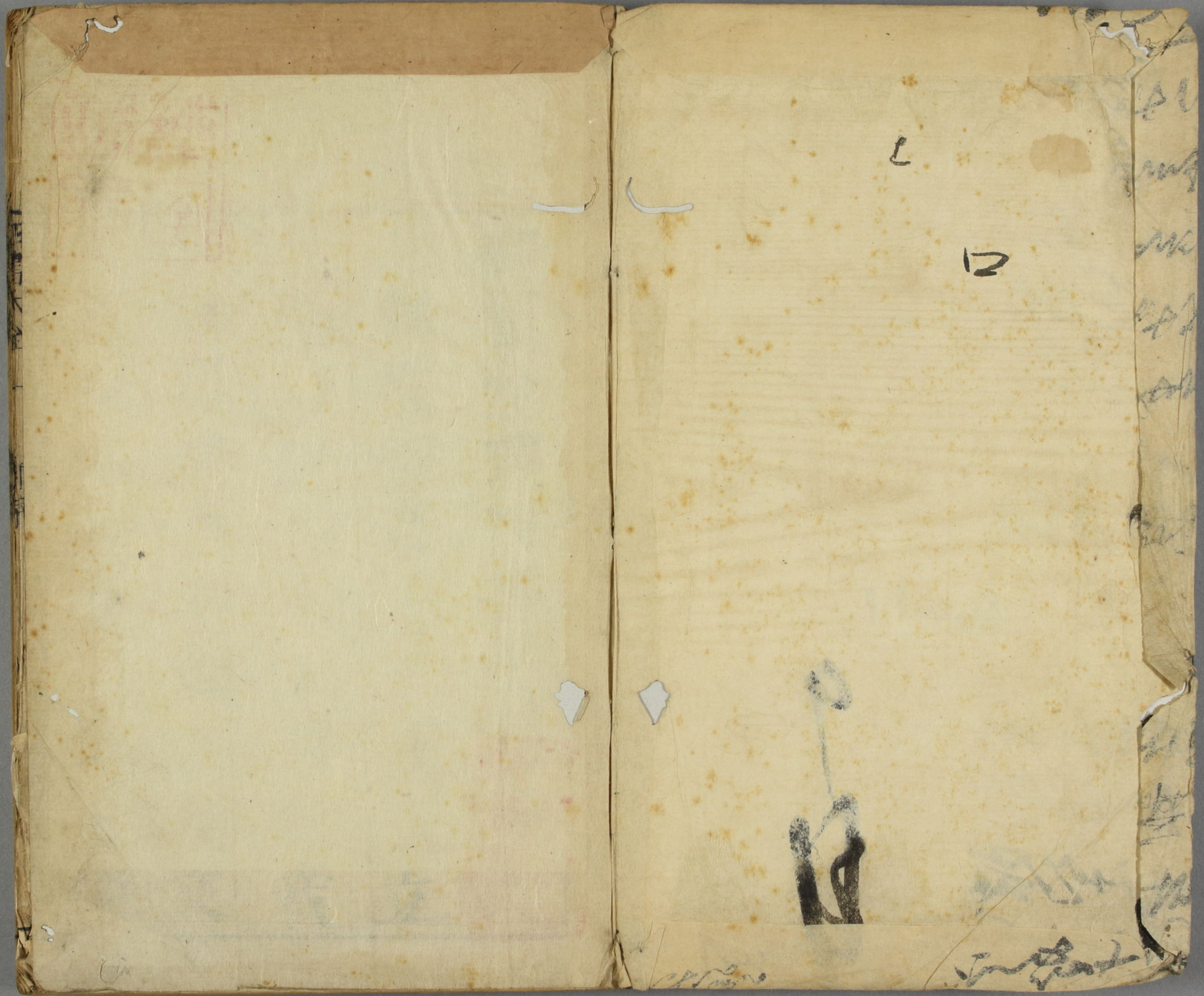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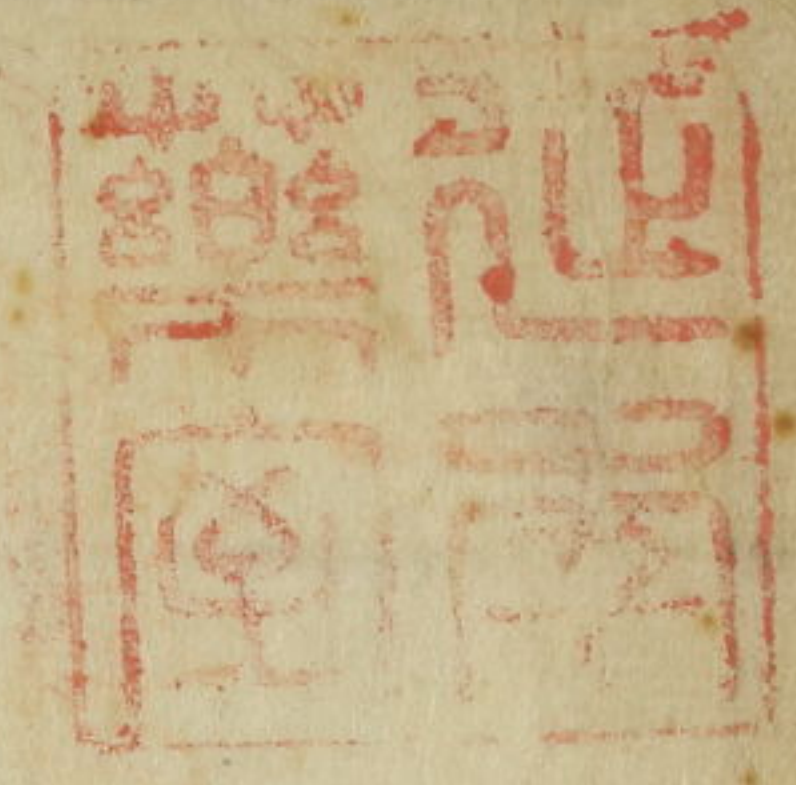
Handwritten text in Chinese characters on aged paper.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several vertical columns, likely representing a list or inventory. The characters are somewhat faded and difficult to read precisely. A large, faint number '9' is visible in the lower right quadrant of the page. There are also some smaller, less legible markings and a small white mark near the top right corner.











門 131  
卷 1



御製性理四書大全



朕惟ハク咎ハク者聖王繼天立

極以道治天下自伏羲

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

武相傳授受上以是命

四書大全



堯與黎民於變時雍  
又云庶績咸熙  
中庸二十六章悠久所以  
成物也

之下以是承之率能致  
雍熙悠久之盛者不越  
乎道以爲治也下及秦  
漢以來或治或否或久  
或近率不能如古管之

盛者或忽之而不行或  
行之而不純所以天下  
卒無善治人不得以蒙  
至治之澤可勝嘆哉夫  
道之在天下無古今之



殊人之稟受於天者亦  
無古今之異何後世治  
亂得失與古管相距之  
遼絕歟此無他道之不  
明不行故也道之不明

不行夫豈道之病哉其  
爲世道之責孰得而辭  
焉夫知世道之責在己  
則必能任斯道之重而  
不敢忽如此則道豈有



四書大全 卷之三  
不レ明レ不レ行レ而レ世レ豈レ有レ不レ治レ也レ哉レ朕レ纘レ承レ

皇考太祖高皇帝鴻基卽位以來孳孳圖治恆慮任君師治教之重惟恐

弗逮切息帝王之治一本於道所謂道者人倫日用之理初非有待於外也厥初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



聖人聖人已往道在六  
經六經者聖人爲治之  
迹也六經之道明則天  
地聖人之心可見而至  
治之功可成六經之道

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  
說暴行有作  
史武紀侵尋於秦山索  
隱曰侵尋即浸淫也

不明則人之心術不正  
而邪說暴行侵尋蠹害  
欲求善治身可得乎朕  
爲此懼乃者命儒臣編  
修五經四書集諸家傳



四書大全 卷之五  
註而爲大金凡有發明  
經義者取之悖於經旨  
者去之又輯先儒成書  
及其論議格言輔翼五  
經四書有裨於斯道者

類編爲帙名曰性理大  
全書編成來進總二百  
二十九卷朕間閱之廣  
大悉備如江河之有源  
委山川之有條理於是

禮學記注源泉所出  
委流所聚



聖賢之道粲然而復明

見中庸三十九章

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

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

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大哉聖人

之道乎豈得而私之遂

命工悉以鉞梓頒布天

下使天下之人獲覩經

書之全探見聖賢之蘊

由是窮理以明道立誠



以達本修之於身行之  
於家用之於國而達之  
天下使國不與政家不  
殊俗大回淳古之風以  
紹先王之統以成熙皞

之治將必有賴於斯焉  
遂書以為序

永樂十三年十月初一日



題性理四書大全書後

欽惟

太宗文皇帝臨御之日宵  
旰食孜孜誕興文教以  
斯道為己任



萬幾之暇嘗與儒臣論  
議以為四書雖有宋  
朱  
儒侏熹為之集註以  
便學者然而群儒之  
說頗有異同純駁不

一至今幾三百餘年  
紛紜糅雜莫知適從  
茲欲會而通之去其  
駁而錄其純庶幾聖  
賢之道昭然大明臣

四書大全  
後序



崇黍居侍從恭奉

德音敢不敬承謹率四

方學者彙以成編

上親商確以定去取書成

特賜名曰性理四書

大全書即以刊布天

下學校凡從事於聖

賢之學者莫不欣焉

若披雲霧而仰青天

若翦荆棘而循大路



四書大全 卷之三  
坦然無疑釋然有悟  
誠萬世之寶也予鄉  
郡建陽葉添德氏家  
素崇文而好學博雅  
間於庠序得觀此書

遂求抄錄鋟諸梓以  
廣其傳乃以書來  
京師請予言識之夫奉  
揚

上之盛德美意以昭示於



無窮者人臣之事也

昔

太宗文皇帝惓惓纂輯是

惓

書以嘉惠天下後世

有功於聖門大矣然

而添德以民間之傑

然者乃能廣播而盛

傳之此其所以超乎

眾人者豈不遠哉是

可嘉尚也已因拜手



以識於後

宣德二年歲丁未七月

甲辰資善大夫太子

少傅工部尚書兼

謹身殿太學士知

制誥

國史總裁臣楊榮謹識



國史館奉旨翰林院編修  
附錄

進書表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胡廣

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臣楊榮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金

等臣茲者伏蒙

皇帝陛下命臣等文學之臣編緝五經四書大全及性

理大全書今編緝已成謹膽寫總二百二十九卷

裝潢成帙進

潢音績以漿染紙也唐六典有裝潢匠



呈<sub>臣廣</sub>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經緯乎天地貫徹乎古今放  
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用之於身而身修  
行之於家而家齊推之於國而國治施之於天下  
而天下平蓋世必窮經而後道明未有舍經而能  
治理者也是以聖王坐憲必資道以開人賢哲肇  
基必稽古以作範故伏羲則河圖而演畫大禹因

洛書而錫疇孔子刪詩書修春秋寓一王之法周  
公陳王業制禮樂弘百世之規况乎精一執中之  
傳尤重丁寧告戒之旨如斯顯跡昭然可觀自王  
道既衰異說蠡起燔烈秦火之餘穿鑿漢儒之弊  
其間存者不絕如絲莫能究其指歸一切趨於苟  
且夤緣故習鮮克正之於乎聖人之道不得而自  
世無善治聖人之學不傳而千載無真儒遂令往  
轍之難尋益發前修之永歎夫否必有泰晦必有

行



明繇夫濂洛關閩之學興而後堯舜禹湯之道著  
悉掃秦蕪之蔽大開正學之宗不幸屢阨狂言既  
揚復抑又因循數百年之間卒莫能會其說於一  
蓋必有待於

今日者矣

天啓

聖明誕膺景運

太祖高皇帝天縱之聖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興太平

首建學校頒賜書籍作養人材茂隆政治四海內  
外翕然同風欽惟

皇帝陛下

文武聖神

聰明睿知續承

大統紹述

鴻勳成功盛德雖三皇而無以加事業文章與二儀  
而同其大治已至而猶以爲未至功已成而猶以



四書大全 卷三  
為未成體道謙冲遊心高遠乃者渙起

宸斷修輯六經恢拓道統之源流大振斯文之委靡發  
舒幽蹟鉤纂精玄博采先儒之格言以為前聖之  
輔翼合眾途於一軌會萬理於一原地負海涵天  
晴日曠以是而興教化以是而正人心使夫已斷  
不續之墜緒復屬而復聯已晦不明之蘊微復彰  
而復著肇建自古所無之制作續述自古所無之  
事功非惟備覽於經筵實欲頒布於天下俾人皆

由於正路而學不惑於他岐家孔孟而戶程朱必  
獲真儒之用佩道德而服仁義咸趨聖域之歸頓  
回太古之淳風一洗相沿之陋習煥然極備猗歟  
盛哉竊嘗觀之周衰道廢汲汲皇皇以斯道維持  
世教者惟師儒君子而已未有大有為之君能倡  
明六經之道紹承先聖之統如

今日者此

皇帝陛下所以卓冠百王超越千古者也臣廣等一介



書生粗知章句大學賢關渾未造其闡奧圓冠句  
屢固慙列於章縫幸逢

熙洽之時謬忝校刷之任每受成於

指教亦何假於施為樂觀就編豈勝歡慶與天下而

同惠於萬古而有光尊所聞行所知求不負於

教育正其誼明其道期補報於

昇平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永樂十三年九月十五日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胡廣等

謹奉

表



四書集註大全凡例

一四書太書朱子集註諸家之說分行小書凡集成輯釋所取諸儒之說有相發明者采附其下其背戾者不取凡諸家語錄文集內有發明經註而集成輯釋遺漏者今悉增入

一註文下凡訓釋一二字或二三句者多取新安陳氏之說

一引用先儒姓氏



朱子熹 晦庵 新安

鄭氏玄 孔氏穎達

周子敦頤 茂叔 濂溪 程子顥 頤 伯淳 明道 正叔 伊川

張子載 子厚 橫渠 邵子雍 堯夫 康節

藍田呂氏與叔 大臨 和靖尹氏焯 彥明

上蔡謝氏良佐 顯道 廣平游氏酢 定夫 建安

河東侯氏師聖 仲良 龜山楊氏時 中立

安定胡氏瑗 海陵 翼之 華陽范氏祖禹 淳夫

眉山蘇氏軾 子瞻 東坡 林氏之奇 少穎 三山

致堂胡氏寅 明仲 豫章羅氏從彥 仲素

沙隨程氏迥 可久 延平李氏侗 愿中

象山陸氏九淵 子靜 東萊呂氏祖謙 伯恭 金華

南軒張氏拭 敬夫 廣漢 止齋陳氏傳良 君舉

樂庵李氏衡 彥平 江都 山陰陸氏佃 農師

北溪陳氏淳 安卿 臨章 勉齋黃氏榦 直卿 三山

慶源輔氏廣 漢卿 潛庵 三山潘氏柄 謙之 瓜山



節齋蔡氏 淵伯靜 九峰蔡氏 沈仲默

覺軒蔡氏 模仲覺 三山陳氏 孔碩膚仲 北山

趙氏 潛室陳氏 植器之 永嘉

胡氏 泳伯量 桐原南康 鄭氏 南升

莆田黃氏 士毅子洪 栝蒼葉氏 賀孫味道 知道

格菴趙氏 順孫栝蒼 丹陽洪氏 興祖慶善

張氏 九成子韶 范陽 鄧氏 亞元亞 西山真氏 德秀景元 建安

葉氏 夢得少蘊 石林

邵氏 甲仁仲 新定 兼山郭氏 忠厚立之

張氏 庭堅才叔 蒙齋袁氏 甫廣微 四明

徽菴程氏 江陵項氏 安世 平菴

倪氏 顧氏 元常平甫 新定

仁壽李氏 道傳仲貫 東窗李氏

陵陽李氏 溫陵陳氏 知柔體仁

陳氏 用之 長樂 譚氏 惟寅 高安

何氏 夢貴新之 北山 嚴陵 晏氏



天台潘氏

時舉子善

鄭氏

汝諧 東谷 舜舉 古枯

新安王氏

炎 晦叔

永嘉薛氏

歐陽氏

謙之 希遜

諸葛氏

泰 廬陵

朱氏

祖義 子白

朱氏

仲 廬陵

張氏

彭老

梅巖胡氏

次焱 濟鼎

黃氏

淵

宣氏

新安

汪氏

廷直

張氏

好古

張氏

玉淵

王氏

向

玉溪盧氏

孝孫

雙峰饒氏

魯 仲元

鄱陽

劉氏

彭壽

勿齋程氏

若庸 達原

新安

魯齋王氏

侗

番陽沈氏

貴瑤

毅齋

番陽齊氏

夢龍

疊山謝氏

枋得 君直

廣信

邢氏

昺

蛟峰方氏

逢辰 節初

青陽

新安吳氏

浩 義夫

仁山金氏

履祥 吉甫

金華

番陽李氏

靖翁 思正

厚齋馮氏

椅 奇之

南康

番陽鄒氏

季友 晉昭

四如黃氏

仲元

莆田



汪氏炎昶 古逸 新安 勿軒熊氏承 去非 建安

吳氏仲迂 可堂 番陽 魯齋許氏衡 平仲

臨川吳氏澄 幼清 草廬 歐陽氏玄 原功 圭齋

雲峰胡氏炳文 仲虎 新安陳氏標 壽翁 定宇

張氏存中 德庸 新安倪氏士毅 仲弘

番陽朱氏公遷 克升 東陽許氏謙 益之 白雲

一今奉

敕纂修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胡廣

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臣楊榮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金幼孜

翰林院修撰承務郎臣蕭時中

翰林院修撰承務郎臣陳循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周述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陳全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林誌



翰林院編修承事郎臣李貞

翰林院編修承事郎臣陳景著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余學夔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劉永清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黃壽生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陳用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陳遂

翰林院五經博士迪功郎臣王進

翰林院典籍修職佐郎臣黃約仲

翰林院庶吉士臣涂順

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臣王羽

奉議大夫兵部郎中臣童謨

奉訓大夫禮部員外郎臣吳福

奉直大夫北京行部員外郎臣吳嘉靜

承直郎禮部主事臣黃裳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段民



承直郎刑部主事臣洪順

承直郎刑部主事臣沈升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章敞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楊勉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周忱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吾紳

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臣陳道潛

承事郎大理寺評事臣王選

文林郎太常寺博士臣黃福

修職郎太醫院御醫臣趙友同

迪功佐郎北京國子監博士臣王復原

泉州府儒學教授臣曾振

常州府儒學教授臣廖息敬

蘄州儒學正臣傅舟

濟陽縣儒學教諭臣杜觀

善化縣儒學教諭臣顏敬守



常州府 儒學訓導臣彭子斐  
鎮江府 儒學訓導臣雷季安

凡例終

讀大學法

朱子曰語孟隨事問答難見要領惟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為學之大方而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前後相因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為學所向却讀語孟便易去聲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看這一書又自與看語孟不同語孟中只一項事是一箇道理如孟子說仁義處只就仁義上說道理孔子答顏淵以克己復禮只就克己復禮上說道理若



大學却只統說論其功用之極至於平天下然天下所以平却先須治國國之所以治却先須齊家家之所以齊却先須修身身之所以修却先須正心心之所以正却先須誠意意之所以誠却先須致知知之所以至却先須格物○大學是爲學綱目先讀大學立定綱領他書皆雜說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誠意正心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今日熟讀大學

作間架却以他書填補去○大學是通言學之初終中庸是指本原極致處○問欲專看一書以何爲先曰先讀大學可見古人爲學首末次第不比他書他書非一時所言非一人所記

又曰看大學固是著逐句看去也須先統讀傳文教熟方好從頭仔細看若全不識傳文大意便看前頭亦難

又曰嘗欲作一說教人只將大學一日去讀一遍看他



如何是大人之學如何是小學如何是明明德如何  
 是新民如何是止於至善日日如是讀月來日去自  
 見所謂溫故而知新須是知新日日看得新方得却  
 不是道理解新但自家這箇意思長長地新○讀大  
 學初間也只如此讀後來也只如此讀只是初間讀  
 得似不與自家相關後來看熟見許多說話須著如  
 此做不如此做自不得○讀書不可貪多當且以木  
 學為先逐段熟讀精思須令了了分明方可改讀後

段看第二段却思量前段令文意連屬音却不妨○  
 問太學稍通方要讀論語曰且未可太學稍通正好  
 著陟略反心精讀前日讀時見得前未見得後面見  
 得後未見得前面今識得大綱體統正好熟看讀此  
 書功深則用博管尹和靖見伊川半年方得太學西  
 銘看今人半年要讀多少書某且要人讀此是如何  
 緣此書却不多而規模周備凡讀書初一項須著十  
 分工夫了第二項只費得八九分工夫第三項便只



費得六七分工夫少間讀漸多自通貫他書自著不  
 得多工夫○看大學候見大指乃及他書但看時須  
 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  
 時暗誦默思反覆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  
 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待不思索時此  
 意常在心胷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  
 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工夫省加時便  
 漸得力也

又曰大學是一箇腔子而今却要填教他實如他說  
 格物自家須是去格物後填教他實著誠意亦然若  
 只讀得空殼子亦無益也○讀大學豈在着他言語  
 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惡惡臭試驗之吾心  
 果能好善惡惡如此乎聞厝為不善是果有此乎一  
 有不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上聲進今不知如此  
 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新安陳氏曰凡讀書之法皆當如此非但大學也



又曰某一生只看得這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溫  
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先  
須通此方可讀他書

又曰伊川舊日教人先看大學那時未解說而今有註

解覺大段分曉了只在仔細看陳氏曰大學章句已示學者一定之準只

直按他現成的熟就裏面看意思滋味便見得無窮義理出焉

又曰看大學且逐章理會先將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

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須逐一令平聲下同記得反

覆尋究待他浹洽既逐段曉得却統看溫尋過

又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意句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

或問只看章句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

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

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

看聖賢底不出

又曰大學解本文未詳者於或問中詳之且從頭逐句

理會到不通處却看或問乃註腳之註腳○某解書



不合太多又先準備學者為去聲他設疑說了所以致

得學者看得容易去聲了○人只說某說大學等不略

說使人自致思此事大不然人之為學只爭個肯與

不肯耳他若不肯向這裏略亦不解意思他若肯向

此一邊自然有味愈詳愈有味陳氏曰大學約其旨於章句已的確真切

而詳其義於或問又明實敷暢章句中太簡而或未喻則易枯必於或問詳之或問中太博而或未貫則

易汎必於章句約之○新安陳氏曰右二條之說不同而可互相發明

讀大學法終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

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朱子曰天之生民各與以性性非有

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樽節

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雲峯胡氏曰朱子四書釋仁曰心

之德愛之理義曰心之制事之宜禮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皆兼體用獨智字未有明釋嘗欲竊取朱子

之意以補之曰智則心之神明所以妙眾理而宰萬物者也○番易沈氏曰智者涵天理動靜之機具人事是非

之鑑○新安陳氏曰書云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六經言性自此始謂天降生民而與之以性亦本

大學章句序



書之意而言通考程氏復心曰仁義禮智四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體此謂天地之性也然其氣質

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

之也新安陳氏曰性之所有即仁義禮智是也性無智

能知故不能皆知質有粹駁粹者能全而駁者不能全

故不能皆全知性之所有屬知全性之所有屬行知行

二者該盡一部大學意已寓於此矣通考程氏復心曰

氣出於天性亦命於天性是這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

之善只一般氣便有不齊氣是初稟底道是成形了底

只陰陽五形之氣袞在天地中精英者為人查滓者為

物精英中又精英者為聖賢精英中查一有聰明睿智

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通考吳氏程曰盡上聲徐忍反

盡則上聲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平聲

慈忍反

人而教之以復其性問何處見得天命處朱子曰此也

底人定是為億兆之君師便是天命之也他既有許多

氣鬼才德決不但已必統御億兆之眾人亦自是歸他

如三代已前聖人都是如此至孔子方不然雖不為帝

王然也閑他不得也做出許多事來以教天下後世是

亦天命也新安陳氏曰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是就

清濁粹駁不齊中指出極清極粹者言之聰明睿智生

知之聖也與知其性相應能盡其性安行之聖也與全

之相應常人必先知其性方可望以全其性故於中下

一而字聖人合下生知安行不待知而方全故只平說



之者而師道則絕無矣通考東陽許氏曰禮智之知性之名睿智之知質之稱盡其性是知之行極兼上知全兩字○程氏復心曰聰明睿智性之者也治而教之以復其性將使反之而天地之性存焉者是也此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

之官所由設也書舜典帝曰契有百姓不親五宗遂字敬敷五教在

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你許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必得聖人為之脩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胥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拘束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為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情性○雲峯胡氏曰司徒之職統教百姓典樂之官專教胥子○新安陳氏曰上文說

其理此實之以其事天生民而賦與之不能教之聖君代天立標準以主教於上而設司徒及典樂之官以掌教於下此時教已立立教之法未備學之名未聞也三代之隆其法寢備然後王

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

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上聲又去聲掃去聲

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朱子曰古者小學已自是聖賢坏模

了但未有聖賢許多知見及其長也令人入大學使之格物致知長許多知見○番易齊氏曰洒掃內則所謂雞初鳴洒掃室堂及庭曲禮所謂為長者夔加帚箕上以袂拘而退以箕自向而扱之類是也應對內則所謂在父母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曲禮所謂長者負劍辟咤詔之負置之於背劍夾之於旁口耳之間曰咤辟咤



詔之傾頭與語則揜口而對之類是也進退內則所謂在父母之所進退周旋慎齊曲禮所謂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之類是也禮習於度數之節文所以教之中也樂明於聲音之高下所以教之和也射法一弓挾四矢驗其中否以觀德行御法一車乘四馬御者執轡立於車上欲調習不失驅馳之正也書書字之體可以見心畫數算數之法可以盡物變周禮大司徒所以教萬民而賓興之者始以六德繼以六行後及於六藝非八歲以上者所能盡究其事不過使曉其名物而已故上六者言節有品節存焉下六者言文文者名物之謂也非其事也○勿軒熊氏曰按大戴記保傅篇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注曰小學為庠門一作虎闢大學在王宮之東束髮謂成童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元士之嫡子年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太子之禮也按年數互有不同而朱子

獨以白虎通為斷通考吳氏程曰寔漸也酒論語惟色買所綺二反世俗讀作色買反本之內則音義與掃字皆去聲以類相從為順今竝讀作去聲後不復出數所遇反舊音凡以數計者如論語數年而數口之類皆所主反今竝作去聲後倣此○東陽許氏曰按註疏所言閭里以上凡鄉州黨族遂縣鄙鄣皆有學但閭里之塾為小學餘皆大學也○程氏復心曰周禮大宗伯五禮之自吉禮十有二一禋祀二實柴三燔燎四而祭五狸沈六鬮辜七肆獻八饋食九祠十禴十一嘗十二烝凶禮五一喪二荒三弔四禴五恤賓禮八一朝二宗三覲四遇五會六同七問八視軍禮五一師二均三田四役五封嘉禮六一饋食二昏冠三賓射四饗燕五賑膳六賀慶○六樂一雲門黃帝樂一云堯樂象雲氣出入故周人冬至舞之以祀天神二咸池皆黃帝樂亦云堯樂象池水周徧故周人夏至舞之以祭地示三大磬舜樂磬紹也以其紹堯之業而能齊七政肇十有二州故



周人舞之以祀四望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四大夏禹樂夏大也以其大堯舜之德而能平水土故周人舞之以祭大川五大濩一名韶濩湯樂濩護也湯寬仁而能救護生民故周人舞之以享姜嫄六大武武王樂傳云武王以黃鍾布牧野之陣歸以大族無射○五射一白矢言矢貫侯過見其鏃白也二參連言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三剡注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也四襄尺襄俗作衰禮釋文音讓謂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讓君一尺而退也五弁儀謂四矢貫侯如弁字之容儀也○五御一鳴和鸞和鸞皆鈴也和金口木舌鸞金口金舌所以節車之行鸞在衡上近在馬和在式上衡是車前橫木駕馬者即軌式是車上橫板手所憑仗以致敬者并車則馬動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自然有箇節奏若車速則不相應遲則不響又雜然都響皆不合節奏二逐水曲謂御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也鳴和鸞者御之常逐水曲者御之變三過君表如轅門

之類四舞交衢衢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如箇十字街頭模樣若轉過這一邊則須要轉得合舞底節奏五逐禽左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就人君以射之也若禽在右邊須要當得過左邊以就主人之射○六書一象形謂書與畫同出畫取形書取象凡天文山川井邑草木人物鳥獸蟲魚鬼物器用服飾有形者皆可象如日月字是象形之類亦有象形兼會意諸聲者二會意謂人言為信止戈為武中心為忠如心為恕之類會合人意也如後字從彳從幺從又即三體會意也三轉注謂文義相近但旁邊改轉如考即老之類四處事謂人在一上為上人在一下為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也五假借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也六諧聲謂形聲一也如江河之類皆以水為形以工可為聲也工與江皆從經堅可河雖反與而音亦近疏曰書有六體形聲實多若江河之類是上形下聲婆娑之類是上聲下形圍國之類是外形內聲闐闐衡衡之類是外聲內



形此聲之等有六也。○九數一方田以御田疇界域印  
今丈量田地畝角之法。二粟布以御交質變易粟是米  
布是錢謂以多少錢糴得多少穀之類。交是買賣質是  
典約變易是撞換。三衷分以御貴賤廩稅。此是理會官  
員俸祿多少之法。如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之類。廩  
謂廩祿稅謂采地所收之稅。四少廣以御積蕃方圓積  
累如今倉然積米其中外面遮蔽了方圓以其器而知  
其多少。今稅務中用此法。如看船上裝載貨物用錐探  
其深淺便知其多少。方器作如何算圓器作如何算各  
有法也。五簡功以御工程積實商其功程如打土論方  
子打算一方土便會計得合用幾多人工。如做屋亦可  
算幾間幾架合用幾多人工之類。六均輸以御遠近勞  
費均其道里遠近之勞與費勞是力費是裹足如自某  
處到某處用力幾何裹足幾何之類。七盈晦以御隱雜  
互見盈是多晦是少數之顯者可見隱者不可見至於  
雜則尤不可見由見顯者以推其隱如人有財物失去

一半或大半或小半失物者道多無可考究隱雜互見  
是因其所存以驗其所失之多少。八方程以御錯揉正  
員今作曆者用此法。謂如算錢逐件除下零細底絕長  
補短湊得齊整便好算。如一年十二月有月大月小日  
子不齊便將閏月來補湊。每月作三十日。又如日月星  
辰之行不同却要算箇行之會却相合。九勾股以御高  
深廣遠。橫為勾直為股斜為絃三者可互相求也。以勾  
中所容方直之積求之。則山之高井之深城邑之廣道  
路之遠可以測知。此算術之極致也。勾股之術如今木  
匠曲尺尺頭為勾尺稍為股尺頭與尺稍盡處相去為  
弦。○永嘉史氏曰以文對節而言便是天理節文之節  
文分而言之亦對舉以互見耳。朱子曰小學者學其事  
大學者學其小學之事之所以又曰古人如禮樂射御  
書數大綱都從小學中學了。太來都不費力。齊氏釋各  
物者非是。○東陽許氏曰按註疏所言閭里以上凡鄉  
州黨族遂縣鄉鄰皆有學。但閭里之塾為小學餘皆大



學也附纂景氏皇曰大學所言不過學與教也故此序首冠以學教二字天降生民至之性二句言性之所賦人人皆同天之生人理與氣而已理寓於氣是性故序中性字凡五言之蓋大學所以教人者不過使復其性爾兩大學字不同上指此書言下指學校言○黃氏洵饒曰則既之既已然之辭仁義禮智之性即天命之謂性然其氣質之稟至而全之也一節言氣質之稟人人皆異性之所有指仁義禮智而言一有聰明睿智至以復其性一節言得其氣之至清者自然能盡其性聰明睿智耳無不聞心無不通又曰思之通徹曰睿知之周徧曰智又曰治謂法制禁令教謂政事設施已上四性字前二性就本原上說盡其性就聖人行上說復其性就學者行上說繼天立極即皇極之極極字本義是屋棟借以為至高至中之喻王謂天子公謂諸侯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

士之適

音的

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

新安陳氏曰凡民惟賢者得人

大學不比小學則無貴賤賢愚皆得人也

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

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

新安陳氏曰三代有小學大學

之教法未有書也天子元子繼世有天下眾子建為諸侯公卿大夫元士適子將有國家之責皆在所教民之俊秀他日亦將用之以佐理天下國家者也窮理知夫之事正心以下行之事附纂元士承位元士上士也

扶音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術即法也其次第節目

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新安陳氏曰上言學校施教之



法此言君身為立教之本即所謂為億兆君師繼天立極者也躬行心得謂躬行仁義禮智之道心得仁義禮智之德即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彝倫常理也通考復心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教之次第也小學則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大學則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教之節目也如行吾孝而得其所以為孝行吾弟而得其所以為弟即此推之自有餘也如子當孝而教之孝幼當弟教之弟即此求之非有外也韓氏古遺曰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言外便有佛老

不有以知其性分去聲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

俛焉以盡其力雲峰胡氏曰前說上之所以教此

分固有即仁義禮智是理是體職分當為如子職分當孝臣職分當忠之類是事是用知性分職分是知之事

俛焉盡力是行之事與前知性之所有而全之相照應

通考吳氏程曰無不學是說小學以來事其學焉者則專言大學附錄黃氏洵饒曰性分謂仁義禮智信固有謂天命職分謂五倫此古晉盛時所

以治去聲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通考

東陽許氏曰篇首至非所能及為第一節首原及周之

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頽徒

反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

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新安陳氏

曰皇帝生當天地氣運盛時所以達而在上以身為教而道行於當世孔子當天地氣運衰時不免窮而在下以言為教



傳諸其徒而道明於後世而已通考東陽許氏曰誦傳先王之法兼大小學言傳是傳之當世與下詔後世對說附纂黃氏洵饒曰陵小山夷平也言丘陵墮墜漸與地平教化漸廢亦類於此風俗頹敗謂治不隆如山之崩不可救俗不美如海浪之散不可收○政謂君教謂師古者君師只一職二字一篇骨子若曲禮

去聲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餘制反

齊氏曰曲禮少儀內則見禮記弟子職見管子此四篇作於春秋時三代小學之全法僅存其一二故曰支流餘裔東陽許氏曰支者木之末流者水之末也附裔者衣之末若只以水與衣比謂支分之流餘末之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

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

盡其節目之詳者也問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朱子曰這箇須先

識得外面一箇規模如此大了而內做工夫以實之凡人為學便當以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及明明德於天下為事不成只要獨善其身便了須是志於天下所謂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也所以大學第二句便說在新民○新安陳氏曰規模之大指三綱領節目之詳指八條目孔子時方有大學一章之經○東陽許氏曰規模節目以三綱八條對言則三綱為規模八條為節目謂八條即三綱中事也獨以八條言之則平天下為規模上七條為節目平天下是大學之極功然須是上有上七條節目做工夫行至于極然後可以平天下三

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夫義以發其意曾子方有今大學之傳以發明孔子之意附纂黃氏洵饒曰宗者正



也傳義謂十章之義發其意謂發經文之意也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

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

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朱子曰自聖學不傳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所以求於書不

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

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

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新安陳氏曰記誦口耳之學詞章枝葉之文與端虛無寂

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問與端何以高而無實

逐一就事物上理會道理與端便都掃了只恁地空空

寂寂便道事都了若將些子事付之便都沒奈何雲

峰胡氏曰此之虛虛而有彼之虛虛而無此之寂寂而

感彼之寂寂而滅所以高而無實新安陳氏曰老氏

虛無佛氏寂滅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

家眾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先則反仁義者又紛

然雜出乎其間朱子曰秦漢以來隨世以就功名者未

必自其本而推之是以天理不明而人

欲熾道學不傳而與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騫於一世

○新安陳氏曰權謀術數謂管仲商鞅等百家眾技如

九流等是也通考張氏師曾曰俗儒用功過勤而昧於

道異端寓意高遠而離乎中權謀術數如縱橫讖緯百

家眾技如農圃醫卜陳氏激曰儒者之學分而

為三秦漢以前則然矣異端不與焉有記誦之學漢鄭

康成宋劉原父之類是也有詞章之學唐韓退之宋歐

陽永叔之類是也有儒者之學孟子而下用程張朱數

君子而已附錄黃氏洵饒曰權謀術數所謂事求可功

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乎天理之正者乃管仲

之類也



商鞅韓非申不害之徒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

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眉庚反否部鄙反塞東陽許氏

曰如日之晦如日之盲如氣之否如反覆沈俗作痼音

川之塞晦盲言不明否塞言不行反覆沈沈非痼音

○東陽許氏曰反覆是展轉愈深而不可去底意沈如物沒於水而不可浮痼如病著於身而不可愈附纂黃

氏洵饒曰晦盲否塞反覆沈痼如耳目不聰以及五季

謂邪唐音潮之衰而壞亂極矣雲峯胡氏曰惑世誣民

周五代季世之衰而壞亂極矣使斯民昏而不能知充

塞仁義使斯道壅而不能行晦盲全無能知者否塞全

無能行者所以為壞亂之極也大道之要是大學書中

所載者至治之澤是自大學中流出者上之人無能知

此大學故君子不得聞大道之要上之人無能行此大

學故小人不得蒙至治之澤通考張氏師曾曰壞音怪

學記曰壞亂而不修○東陽許氏曰及周之衰至此為

第二節首言上無聖君而教務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

於下記誦以下言人亡政熄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兩夫子謂

伯子諱顥字伯淳號明道先生而有以接孟氏之傳伯子叔子

叔子諱頤字正叔號伊川先生通考按張達善點本於是出而有以連下文作一句或

以出字斷者非是○張氏師曾曰程子之學出於周子

而周子之學則得乎不傳之緒也今朱子大學序及孟

子篇末集註則皆以程氏接乎孟氏而周子若無與焉



志之高可知矣。及讀朱子記周子之祠曰：夫子之學性諸天，誠諸已，而合乎前聖授受之說。又曰：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又曰：繼往聖開來學，大有功於斯世。然後釋然無疑，而知周子之道，繼乎孔顏之統，而程子之學，則接乎孟氏之傳者也。嗚呼！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觀此氣象，自非超然脫洒而入於聖域者，孰能當之？

**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去聲

**次其簡編發其歸趣**音聚。新安陳氏曰：孟子沒而其傳於是始拔大學篇於戴記之中，而尊信之。又整頓其錯亂之簡，而發揮之，但未成書耳。通考東陽許氏曰：指歸向趣，趣言其始，歸言其終。○吳氏程曰：趣，旨意也。附鑿治教休明，謂治休美而教詳明，表章表而出之，章而顯之。此篇謂大學，聖經謂夫子之經，賢傳謂曾子之傳。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

此八字，收拾。序文起句。聖經賢傳去聲之指，粲然復拱又明於世附

粲然復明於世，如日月晦而復明。雖以素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去聲有

聞焉。新安陳氏曰：孟子云：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此用其語，謂聞程子之教於延平李先生。

諸公。○東陽許氏曰：私淑者，私善於人。孟子不得為孔子之徒，而私善於再傳之子思、朱子，不得為程子之徒，而私善於三傳之李氏。此私淑字最切。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

陋采而輯音之間如字，亦竊附已意，補其闕略。謂補傳之

考張氏師曾曰：問中間之間，與補傳間嘗或問間，獨不類。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

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



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修已治人四字包盡大學體用綱目

至小補為第三節前段言程子應運而生上接孟子後段言補程子而全孔會之書○程氏復心曰大學一篇序意終始推本治教學三字蓋君以此治之師以此教之王公庶人之子弟於此學之此聖學之修廢王道之隆污皆視此三者如何爾

子新安朱熹序

新安陳氏曰此序分六節精義尤在第二節曰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曰教之

以復其性是也朱子論學必以復性初為綱領要歸論語首註學字曰人性皆善曰明善而復其初小學題辭曰仁義禮智人性之綱曰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此書首釋明明德亦曰遂明之以復其初與此序凡四致意焉聖人盡性盡其本全者也學者復其性復而後能全也欲知性之所有在格物致知欲復全其性之所有在誠

意正心修身以力于行而已讀此書者其以知性之所有與復其性初為要領以知行為工夫而融貫其旨云



大學章句大全

大舊音泰 今讀如字

子程子曰

新安陳氏曰程子上加子字效公羊傳 註子沈子之例乃後學宗師先儒之稱

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

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

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龜山楊氏曰大學一篇 聖學之門戶其取道至

徑故二程多令初學者讀之○朱子曰大學首尾貫 通都無所疑然後可及語孟又無所疑然後可及中 庸○其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 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 之微妙○陳氏曰為學次序自有其要先須大學以 為入德之門以其中說明明德新民具其條理實群



異說 平陽明經  
異云親作新於下  
文無提賢之親  
在之知之民好之

經之綱領也。次則論語以為操存涵養之實。又其次則孟子以為體驗充廣之端。三者既通，然後會其極於中庸。又曰：大學規模廣大，而本末不遺，節目詳明，而終始不紊。學者所當最先講明者。○新定邵氏曰：他書言平天下本於治國，治國本於齊家，齊家本於脩身者有矣。言脩身本於正心者亦有矣。若夫惟正心之本於誠意，誠意之本於致知，致知之在於格物，則他書未之言。六籍之中，惟此篇而已。○通考：程氏復心曰：不由是而學，則記誦詞章之習，虛無寂滅之教，與夫權謀術數百家眾技，皆紛然雜出，此其所以差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

三惡之、三父母  
皆教之意當時存  
作說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

萬事者也。朱子曰：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心有得

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問明德是心是性？曰：心與性自有分別。靈底是心，實底是性。性是那理，心便是盛時該載敷施發用底。心屬火，緣他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如向父母則有那孝出來，向君則有那忠出來，這便是性。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這便是心。張子曰：心統性情。此說最精密。○虛靈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缺，便是性。隨感而動便是情。○虛靈自是心之本體，非我所能虛靈耳目之視聽，所以視聽者，即其心也。豈有形象？然有耳目以視聽之，則猶有形象也。若心之虛靈，何嘗有物？○只虛靈不昧四字，說明德意已足矣。更說具眾理應萬事，包體用在其中，又却實而



不為虛其言的確渾圓無可破綻處○北溪陳氏曰  
 人生得天地之理又得天地之氣理與氣合所以虛  
 靈○黃氏曰虛靈不昧明也具眾理應萬事德也具  
 眾理者德之全體未發者也應萬事者德之大用已  
 發者也所以應萬事者即其具眾理者之所為也未  
 發則炯然不昧已發則品節不差所謂明德也○玉  
 溪盧氏曰明德只是本心虛者心之寂靈者心之感  
 心猶鑑也虛猶鑑之空明猶鑑之照不昧申言其明  
 也虛則明存於中靈則明應於外惟虛故具眾理惟  
 靈故應萬事○東陽許氏曰大學之道是言大學中  
 教人脩為之方如君子深造之以道之道通考朱氏  
 程曰大人猶言成人明德是心統性情一心之全體  
 也分言之明屬心兼理氣德屬性該體用朱子釋之  
 備矣大抵德者得也得乎天是釋德之為義虛靈不  
 昧者心也釋明字具眾理應但為氣稟所拘人欲  
 萬事者統性與情也釋德字但為氣稟所拘人欲

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

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朱子曰明

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見非  
 義而羞惡見賢人而恭敬見善事而歎慕皆明德之  
 發見也雖至惡之人亦時有善念之發但當因其所  
 發之端接續光明之○明德謂本有此明德也孩提  
 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其良  
 知良能本自有之只為私欲所蔽故暗而不明所謂  
 明明德者求所以明之也譬如鏡焉本是箇明底物  
 緣為塵昏故不能照須是磨去塵垢然後鏡復明也  
 ○明德是一箇光明底物事如一把火將去照物則  
 無不燭便是明德若漸隱微便暗了吹得這火著便  
 是明其明德○新安吳氏曰氣稟拘之有生之初物  
 欲蔽之有生之後不昧者所以昏也然雖有昏昧之



時而無息滅之理。○雙峯饒氏曰：明之之功有二，一  
 是因其發而充廣之，使之全體皆明；一是因已明而  
 繼續之，使無時不明。○雲峯胡氏曰：章句釋明德以  
 心言，而包性情在其中，虛靈不昧是心，具眾理是性，  
 應萬事是情，有時而昏，又是說心本體之明，又是說  
 性所發，又說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即孟子言四  
 端而謂知皆擴而充之也。○新安陳氏曰：常人於明  
 德之發見，隨發而隨泯，學者於明德之發見處，當體  
 認而充廣之，所謂遂明之也。氣稟拘物欲蔽，則明者  
 昏而初者復。○東陽許氏曰：氣稟所拘，就有生之初  
 言之，人欲所蔽，就有知之後言之。○通考：昭武吳氏  
 季子曰：夫自太極之理，與陰陽五行之氣，妙合而凝，  
 形既生矣，則所謂明德者，已炳然於方寸間，至虛靈  
 至空洞，湛乎如水之無沙，瑩乎如鏡之無塵，天地之  
 高深，鬼神之幽隱，事物之繁浩，幾微之眇綿，雖萬有

不同，而其理悉具，觸之即覺，感之即通，方其孩提，無  
 不知愛其親者，愛果何從而生哉？此明德也。及其既  
 長，無不知敬其兄者，敬果何從而起哉？此明德也。見  
 孺子之將入井，則怵惕之心動，若本無明德，則必不  
 怵惕矣。聞牽牛之將鬻鐘，則不忍之念萌，若本無明  
 德，則未必不忍矣。是其虛靈空洞者，隨事而有覺焉，  
 不自知其然也。在書謂之降衷，在詩謂之秉彝，在中  
 庸謂之性，在大學謂之心，其為明德一耳。是德也，與  
 生俱生，本無加損，然而存養之則晶熒，斷喪之則晦  
 蝕，洗濯之則呈露，封蔽之則伏藏，以氣稟所生之軀，  
 接事物無窮之變，其誘奪於吾前者不一，安能保是  
 德之常明也哉？是以大學君子必先致知格物，以究  
 義理之歸，誠意正心修身，以去私欲之累，義理透徹，  
 則真見昭融，私欲消亡，則本體發見，向之未明者，至  
 是寔明矣。向之寔明者，至是大明矣。向**新者草其舊**  
 之大明者，至是愈明矣。此之謂明明德。



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

以去上聲其舊染之污音烏又去聲也朱子曰此理人所均有非我所得私既自

明其德須當推以及人見人為氣與欲所昏豈不惻然欲有以新之

問明德新民在我有以新之至民之明其明德却又在他人曰雖說是明已德新民德然其意自可參見明明德於天下自新以新其民可知

北溪陳氏曰新與舊對明者昏則舊矣感發開導去其舊污則昏者復明又成一箇新底是新之也

玉溪盧氏曰新民是要人人皆明明德民無不新則民之明德無不明而我之明德明於天下矣

新安陳氏曰書云舊染污俗咸與維新章句本此以釋新民通考吳氏季子曰已之德固明而人之德未明苟

愆然不加之意則是徒能自成而不能成物徒知欲立而不知立人夫豈天生聖賢之本心哉天之生聖

賢也固以一世民物之責而諉之也我昭昭矣何忍

置人於昏昏我察察矣何忍聽物之汶汶是必以先

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刑于寡妻至于兄弟自修身而齊家以明一家之明德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自

齊家而治國以明一國之明德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以明天下之明德舊染之汙雪

消冰泮新美之化雷動風行而聖賢之責盡矣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

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朱子曰說一箇止字又說箇至字真是要到那極至

處而後止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未至其地則必求其至既至其地則不當遷動而之他也未至此便住不可謂止至此不能守亦不可謂止

至善如言極好道理十分盡頭善在那裏自家須去止他止則善與我一未能止善自善我自我

雪峯胡氏曰必至於是知至至之也不遷知終終之也通考趙



氏曰是者指至善而言凡事理皆有當然之則其當然者善也其極則至善也不至於當然不足以爲善不至於當然之極不足以爲至善經言至善須也近指事物當然之理而明德新民惟其至善之理是即天命之性而道之大原大本固已涵蓄該貫於其中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朱子曰明德新民非人力私意所爲本有一箇當然之則過之不可及亦不可如孝是明德然自有當然之則不則處而不遷方是止於至善止至善包明德新民已也要止於至善民也要止於至善在他雖未能在民之所以望他者則不可不如是也問明明德是自已事可以做得到極好處若新民則在人如何得他

到極好處曰且教自家先明得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如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如此變化他自解到極好處問至善不是明德外別有所謂善只就明德中到極處便是否曰是明德中也有至善新民中也有至善皆要到那極處至善只是以其極言不特是理會到極處亦要做到極處如爲人君止於仁固是一箇仁然亦多般須是隨處看如這一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事又合當如彼亦是仁若不理會只管執一便成一邊去安得謂之至善至善只是恰好處雙峯饒氏曰明德以理之得於心者言至善以理之見於事者言以明明德對新民則明明德爲主以明明德新民對止至善則止至善爲重新安吳氏曰止至善爲明明德新民之標的極盡天理絕無人欲爲止至善之律令然既言事理當然之極又言天理之極者蓋自散在事物者而言則曰事理是理之萬殊處一物各



具一太極也。自人心得於天者而言，則曰天理是理之一本處。萬物體統一太極也。然一實萬分，故曰事理衆理會萬為一。則曰天理一理而已。○新安陳氏曰：天理人欲相為消長，纔有一毫人欲之私，便不能盡夫天理之極，不得云止於至善矣。通考吳氏季子曰：明德新民之事業，必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而後可以為明。必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而後可以為明。不然則未也。必協和萬邦，黎民於變而後，可以為新。必民日遷善而不自知，而後可以為新。不然則未也。要之曰：明德日新，皆有截然一定之則。必至於是而後止。未至於此，豈有駐足之地哉？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明德而至於此，是則極其明矣。新民而至於此，是則極其新矣。是乃至精至當，盡善盡美之域，毫髮不可得而加者。聖門無以形容之。姑強名曰至善耳。以至善為準，則任重道遠，果何如哉？政使學者立心弘毅，惟日孳孳，窮而後已，愚猶懼其不足。

以望聖賢之後塵，况復習為儒偷，先自狹小，此三者半塗而廢，一篲而止，其可與言大學也哉。

**大學之綱領也**

新安陳氏曰：綱以大綱言，如網之有綱。綱舉則目張，領以要領言，如表之有領。領挈而表順。

○朱子曰：明明德，新民，止至善，此八字已括盡一篇之意。○玉溪盧氏曰：明明德是下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綱領，新民是下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綱領，止至善總明明德新民而言，又八者逐條之綱領，要而言之，則明明德又為三者之綱領，乃大學一書之大綱領也。○番陽沈氏曰：大學之體在明德，其用在新民，其體用之準則在止至善，要其用力之方在知與行而已。格物致知，知之事也。誠意正心，修身行之事也。行以知為先知，以行為重，知之精則行愈達，行之力則知愈進。物格而知以至意，誠心正而身以修，則吾德之本明者極其明，而吾身之所止者極其善矣。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善。



教行焉善政施焉莫不革其舊染而復其性初天下之明德非一人之明德乎一人之至善非天下之至善乎通考張氏曰在猶當也章句以當因又當皆當釋三在字工夫則有明新止三者○勿軒熊氏曰明德二字出堯典明德新民竝言出康誥止之一字出虞書益稷至善即堯舜以來相傳之中道自始學言之則謂之至善其極致謂之中聖賢相傳皆有所授非苟言也朱氏季子曰文公以明德新民止至善為大學之綱領又以此止至善為明德新民之標的後之人欲從事於大學必先以至善為準可也不以至善為準則於明德新民亦決不能成功者哉天下之事莫不有所止學者知所止之地則將日夜策勵馳以赴之心無弛放力無怠倦皇皇汲汲必歸於至善而後已苟為不然則始銳而終惰朝作而暮輟雖明而未必至於明之極已自足矣雖新而未必至於新之極

已自滿矣是則文公所謂苟且之學不足以為學也附纂黃氏洵饒曰明明德兼知行言新民全體太極止於至善一物一太極理至此無所增損謂之至善○明德即天命之性明明德即率性之道新民即修道之教至善即性道教之理○合心與性而言謂之明德本體所發純是善意之所發有善惡明之謂潔雪揩磨虛靈是心具眾理是體是忠是虛應萬事是用是恕是靈氣稟所拘謂智愚賢不肖人欲所蔽是耳目口鼻氣稟所拘有分數人欲所蔽則全遮而昏心本體性之明下明字所發善遂明之上明字復其初兼知行凡五言之但孟子養氣章專指氣而言之矣至於是無過不及當然之極一物一太極天理之極明德新民○景氏星曰人之所得乎天五字原明德所從來虛靈指氣言不昧指理言此明之實具眾理應萬事此德之實所具之理即格致之理所應之事即誠正修齊治平之事氣稟是內根自有生之



初言物欲是外染自有生之後言必至是未至必求至不遷是既至不當遷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

此止字即接上文在止於至善

之止字說下來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

上聲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宋子曰知去處既識得心中便定更不他求如行路知得從這一路去心中自是定如求之此又求之彼即是未定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纔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定靜安相去不遠但有淺深耳

與中庸動變化相類皆不甚相遠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言故曰能靜是就心上說安是就身上說○既見得事物有定理而此心恁地寧靜了看處在那裏在這裏也安在那裏也安安而后能慮慮是思之精審今人心中搖漾不定疊還能處得事否人處事於叢冗急遽之際而不錯亂非安不能也知止是知事物所當止之理到臨事又須研幾審處方能得所止○知止只是知有這箇道理也須是得其所止方是若要得其所止直是能慮方是能慮却是要緊知止如知為子而必孝知為臣而必忠能得是身親為忠孝之事若徒知這箇道理至於事親之際為私欲所汨不能盡其孝事君之際為利祿所汨不能盡其忠這便不是能得矣能慮是見得此事合當如此便如此做○知止如射者之於的得止是已中其的○定靜安三字雖分節次其實知止後皆容易進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此最是難進處多是至安處在



了安而后能慮非顏子不能之去得字地位雖甚近然只是難進挽弓到臨滿時分外難開○勉齋黃氏曰大學之道在於明德新民明德新民之功在於至善至善之理又在於必至而不遷故此一節但以止為言曰知曰得止之兩端定者知所止之驗慮者得所止之始曰靜曰安則原於知而終於得有必至不遷之意矣○雙峯饒氏曰譬之秤知止是識得秤上星兩慮是將來秤物時又仔細看能得是方秤得輕重的當定靜安在事未至之前慮是事方至之際四者乃知止所以至能得之脈絡○雲峯胡氏曰定而能靜則事未來而此心之寂然不動者不失安而能慮則事方來而此心之感而遂通者不差○新安陳氏曰明德新民所以得止於至善之由其緊要處先在知止上蓋於事事物物皆知其所當止之理即物格而知至也下文致知知至之知字已張本於此矣

**通考**

勿軒熊氏曰所在二字此道之用散在萬物其

體實具於人之一心有定謂物各有一定之理知之則此志方有定向然必反求之心能靜能安是此心未發時事靜謂存養之密能安安其所止能慮謂省察之精能得得其所止也此一節本節齋蔡氏發明文公未盡之旨蓋聖賢傳授心法宜詳玩焉○陳懼齋曰靜而后能安文公以為無所擇於地則是與安士之安同學者多不審附纂黃氏洵饒曰知止而后有定說理能靜說心能安說身能慮又是心能得又是理○有次序無功夫功夫從誠意正心上來知止是物格知至之事定靜安慮得兼知行慮如睿通乎微安如安貧富之安至善之所在即事物當然之理安向說理所處而安說身慮謂處事又心上說○景氏星曰章句知之一之字指至善之所在言於事事物物皆知其所當止之理也○吳氏季子曰定靜安慮得五者止善之節次也大學篇端三語以止善終之既欲學者止至善以為準此又詳言其節次耳蓋



至善之地非一蹴所能到必歷此節次而後至於其所止能得之時則是其所止處也自有定至能得凡五節然必自知止入苟不務知止而欲徑造於能得之域則是躐等凌節反不足以進道矣此大學所以揭知止二字冠於五德之首歟夫明德新民莫不有截然一定之則存乎其中加之錙銖則太過減之毫髮則不及是乃學者之所當止謂之至善者也然使不致其知以究極義理之精微則惟見夫道之浩浩無所措手吾心且疑且信晃漾搖曳汎乎若不繫之舟放乎中流不知所屆自夫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辯之良知之天表裏洞徹無所障礙真見理之當然而在我之不容不然者猶飢之食渴之飲必至此而後已則此心始止乎一而有據依之地矣故曰知止而后有定人之常情心無所主則一與物接皇惑躁動方寸之間第見夫憧憧往來而靡所歸宿膠膠擾擾而靡所止定千條萬端始不勝其多事矣使其

得所據依卓有定向始乎由是終乎由是不願乎其外不見物而遷則塗轍專一工夫簡易事不期省而自省心不期清而自清萬感俱寂一真自如太室無雲虛室生白非天下之至靜其孰能與於此故曰定而后能靜身以心為主心以身為役而天理物欲迭相乘除若心之所安既不循乎理欲事物而引之即身之所行必不能外於是理之正矣古之聖賢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隨其所寓是理存焉往往無入而不自得焉惟其靜而已蓋靜則紛華盛麗之物皆無所投其隙天理純全不受陵奪自然心廣體胖安而行之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而無復疑貳畏沮之患矣故曰靜而后能安精詳出於閑暇之餘錯謬起於造次之頃此理也亦勢也天下之事物公私邪正曲直是非雜然前陳而聽吾之所自擇者不知其幾吾將觸物而應之隨事而處之必欲物物得其宜事事



適其可非精思熟慮不能也。然人孰不欲思慮之精，熟而終於臨事顛錯者，則以其胸中之理欲交戰，焦然不寧而無以揆度於事物之間耳。既靜而安，則泰宇恬然，優游洋渙，以一觀衆，以逸待勞，物來能名，事至能應，權焉而知輕重，度焉而知長短，孰可取，孰可予，予者不傷惠而取者不傷廉，孰當辭，孰當受，受者不爲貪而辭者不爲矯，仕止久速之不侔，惟其是而已。忠敬文質之異尚，惟其當而已。易之極，深研幾書之以義制事，中庸之文理密察皆是也。故曰安而后能慮，人之不欲爲善者，不足論也。固有欲爲善而不得以爲善者矣，爲善而不欲造其極者，亦不足論也。固有欲造其極而不得以造其極者矣，爲君吾知其止於仁，激於忿，憤則爲暴，雖欲仁而不可得，爲臣吾知其止於敬，蔽於寵利，則爲欺，雖欲敬而不可得，推而至於子之孝，父之慈，友之信，莫不皆然。凡吾心願焉而不得以遂，吾心者何可勝計，是故定靜安慮，非

難而得爲難必也。功淡而力到，德盛而仁熟，秤停適中，區處盡善，然後隨所欲而得之，求仁而得仁，尚志而得志，從容中道，至於不思而得之域，左右逢原，而有深造自得之功，如炊而熟，如種而收，如射而中，如獵而獲，莫不各副其本心，而靡有遺憾。此大而化之之境，從心不踰矩之時，而大學之所謂至善也。故曰慮而后能得，合五者而論之，則由淺而至深，由疎而至密，由小而至大，由粗而至精，進一步則升一級，皆不可不講也。析五者而觀之，則知止而定者，靜安慮得之本，是爲大學之始事，能得者，定靜安慮之效，是爲大學之終事，有始則有終，學者當先從事於其始，而以知止爲入門可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



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問事物何分別朱子曰對言則事是事物

是物獨言物則兼事在其中知止能得如耕而種而  
耘而斂是事有箇首尾如此明德是理會已之一物  
新民是理會天下之萬物以已之一物對天下之萬  
物便有箇內外本末知所先後自然近道不知先後  
便倒了如何能近道三山陳氏曰新民者自明德  
而推也已德不明未有能新民者此明明德所以為  
新民之本能得者原於知止而後致也苟始焉不知  
止於至善亦未見其卒於有得矣此知止所以為能  
得之始○玉溪盧氏曰物有本末結第一節事有終  
始結第二節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兩句再總結兩節  
一箇先字起下文六箇先字一箇後字起下文七箇  
後字不特結上兩節亦所以起下文兩節之意○仁  
山金氏曰不曰此是大學之道而曰近道蓋道者當  
行之路知所先後方是見得在面而未行於道上

所以只曰近道○黃氏洵饒曰則近道矣此道字聖  
人之道也○此章兩道字如顏子論好學二道同圖  
考吳氏季子曰天下之物莫不有本木之千柯萬葉  
本於根水之千流萬派本於源至於人則凡吾之所  
與接如父子兄弟之親夫婦朋友之倫天地民物之  
紀雖紛然不同而其本皆在於身天下之事莫不有  
始為九仞之山者始於一簣行千里之途者始於一  
蹴至於人則凡吾之所當講如道德性命之原仁義  
禮智之端孝悌忠信之理雖雜然不一而其始皆在  
於心學者之患無他惟患其以本為末以末為本以  
終為始以始為終至於後其所當先先其所當後耳  
此大學一篇所以發明夫物之本末事之終始也物  
者何指形體而言之也明德在已新民在彼彼已相  
對而形體見焉故曰物事者何指作為而言之也知  
止其用力能得其成功功力相因而作為形焉故曰  
事物則當以本末論質諸大學心之於身身之於家



家之於國國之於天下皆自源徂委自體達用事則當以終始論質諸大學正而后修修而后齊齊而后治治而后平皆自淺入深自小成大非特此也有者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或無皆反之於已蓋欲學者之知本而毋徒外驚也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曰致曰誠皆自有其序蓋欲學者之反始而毋致逆施也學者果能先其本而後其末則自盡已至於盡人而本末具舉矣先其始而後其終則自下學至於上達而始終不紊矣其於道也夫何遠之有大抵古之教人皆有先後如曰灑掃應對進退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是未嘗不以本原為先也如曰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也者終條理也是未嘗不以始事為先也以本原為先則有務內之功以始事為先則無躡等之患此學者之指南也後世乃有不反諸已而欲以私智小數齊物者循其序而欲以徑造頓悟為

事者佛老之學是已烏識吾儒之所謂大學哉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

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

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

物治平聲後傲此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

新安吳氏曰由此推之則治國是欲明明德於一國齊家是欲明明德於一家也新安陳氏曰本當云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今乃以明明德於天下言之蓋以明德乃人已所同得明明德者明已之明德體



也明明德於天下者新天下之民使之皆明其明德  
 如此則天下無不平矣用也一言可以該大學之體  
 用可見明明德又為綱領中之綱領也○東陽許氏  
 曰不曰欲平天下先治其國而曰明明德者是要見  
 新民是明德中事又見新民不過使人各明其德而  
 已附纂史氏伯璿曰陳氏此說雖似得之但先言明  
 明德於吾身而後言明明德於天下則似乎明明德  
 於吾身一句是解篇首在明明德之義明明德於天  
 下以下三句是解後段此句之義如此則後段此句  
 只是新民之事只是用與或問極體用之全一言以  
 舉之之意不相似觀於或問先提起所謂明明德於  
 天下者一句然後從而釋之曰自明其明德而推以  
 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立言之序如  
 此則自明新民皆該在此句之中矣○章句或問所  
 以釋明明德於天下者詳畧不同如何曰章句所以  
 訓釋經文之義或問所以敷暢章句之旨豈有二哉

夫章句明明德於天下之訓釋可謂至矣但恐讀者  
 不察易於使字上致疑往往謂平天下是治人之事  
 今日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似乎治人者使  
 所治之人如此則此句不可以該自明之意故或問  
 於章句此句之上再加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一  
 句以見自明新民皆所謂使天下之人有以明其明  
 德也然後經文明明德於天下之一言可以為極體  
 用之全而舉之耳蓋此使字只是活字只當輕看不  
 必以在已使人為拘蘇秦曰使我有負郭田二頃蕭  
 道成曰使我治天下十年大學傳之十章章句曰使  
 彼我之間各得分願此三使字亦何嘗以在已使人  
 為拘哉看得使字之義活則章句或問之旨曉然矣  
 心者身之所主也附纂黃氏淵既曰心為誠實也意  
 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



欺也雲峯胡氏曰中庸言誠身是兼誠意正心修身而言謂身之所為者實此但言誠意是欲心之所發者實章句所發二字凡兩言之因其所發而遂明之者性發而為情也實其心之所發者心發而為意也朱子嘗曰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情如舟車意如人使那舟車一般然則性發為情其初無有不善即當加夫明之功是體統說心發而為意使有善有不善不可不加夫誠之功是從念頭說新安陳氏曰諸本皆作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惟祝氏附錄本文公適孫鑑書其卷端云四書元本則以鑑向得先公晚年絕筆所更定而辨之與國者為據此本獨作必自慊而無自欺可見絕筆所更定乃改此三字也按文公年譜謂慶元庚申四月辛酉公改誠意章句甲子公易贊今觀誠意章則祝本與諸本無一字殊惟此處有三字異是所改正在此耳一於善之云固亦有味但必惡惡如惡惡臭好善

如好好色方自快足於已如好仁必惡不仁方為真切若曰一於善包涵不二於惡之意似是歇後語語意欠渾成的當不若必自慊對無自欺只以傳語釋經語痛快該備跌撲不破也况語錄有云誠與不誠自慊與自欺只爭毫釐之間自慊則一自欺則二自慊正與自欺相對誠意章只在兩箇自字上用功觀朱子此語則可見矣通考吳氏程曰祝本作必自慊殊未是蓋自慊乃毋自欺之後效難以居先若不分善惡但曰必自慊而毋自欺則小人之誠於中為不善者亦可言誠意矣先儒謂意有善惡一於善其可易邪祝本或以為得之文公絕筆繼致推極也推之則按吳說不同當從吳氏所攷為是極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



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朱子曰六箇欲與先字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是言工夫節

次若致知則便在格<sup>物</sup>上欲與先字差慢在字又緊得些子○致知誠意是學者兩箇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透得致知之關則覺不然則夢透得誠意之關則善不然則惡○格物是夢覺關誠意是人鬼關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一節易如一節了至治國平天下地步愈濶但須照顧得到○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格物致知於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則我之知亦知得一分物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盡到十分處○因其所已知推之至於無所不知○人多把這道理作一箇懸空底物大學不說窮理只說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如此方見得實體如作舟行水作車

行陸今試以衆力共推一舟於陸必不能行方見得舟不可以行陸也此之謂實體○格物窮理有一物便有一理窮得到後遇事觸物皆撞着這道理事君便遇忠事親便遇孝居處便恭執事便敬與人便忠以至參前倚衡無往而不見這箇道理若窮不至則所見不真外面雖為善而內實為惡○問物者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何者為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人所不能無者但學者須要窮格得盡事父母則當盡其孝處兄弟則當盡其友如此之類須是要見得盡若有一毫不盡便是窮格不至也○物猶事物也須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箇是一箇非凡自家身心上皆須體驗得一箇是非若講論文字應接事物各各體驗漸漸推廣地步自然寬濶如曾子三省只管如此體驗去○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



脩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推此理要做三節看。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之際要常見一箇明德隱然流行於五者之間方分明。自格物至平天下聖人亦是畧分箇先後與人看。不成做一件淨盡無餘方做一件如此何時做得成。明明德於天下以上皆有等級到致知格物處便親切故不曰致知者先格其物只曰致知在格物也。北溪陳氏曰心以全體言意是就全體上發起一念慮處言格物必如吾身親至那地頭見得親切方是格。王溪盧氏曰八者以心為主自天下而約之以至於身無不統於一心自意而推之以至於萬事萬物無不管於一心曰格曰致曰誠皆正心上工夫曰脩曰齊曰治曰平皆自正心中流出。雲峰胡氏曰孟子盡心章集註心者人之神明具眾理而應萬事即章句所謂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此章或問又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眾理而宰萬物其釋知字與釋

明德相應蓋此心本具眾理而妙之則在知此心能應萬事而宰之亦在知具者其體之立有以妙之則其用行應者用之行有以宰之則其體立明德中自具全體大用致知云者欲其知之至而全體大用無不明也。大學前分事與物言若事自事物自物此獨言物猶事也有一事必有一理理本非空虛無用之物大學教人即事以窮理亦惟恐人為空虛無用之學所以章句釋明德則兼理與事釋至善亦曰事理釋格物亦曰窮至事物之理心外無理理外無事即事以窮理明明德第一工夫也致知在格物此在字又與章首三在字相應大學綱領所在莫先於在明明德而明明德工夫所在又莫先於在格物。新安陳氏曰大學八條目格物為知之始致知為知之極誠意為行之始正心脩身為行之極齊家為推行之始治國平天下為推行之極不知則不能行既知又不可不行誠正修行之身也齊治平行之家國與



天下也。知行者推行之本，推行其知之驗歟。通考  
 [吳氏程曰] 知行之序雖有先後，而知與行實相終始，不容偏廢。格致二條固貫徹乎誠正修齊治平六條之間，非截然此先彼後而誠意以上不事乎格致也。  
 ○朱子曰：明德如明珠，常自光明，但要時加拂拭，若為物欲所蔽，即是珠為泥浣。然光明之性依舊自在，外面事要推闡，故齊家而後治國平天下。裏面事要切己，故脩身正心必先誠意致知，愈細密誠意最是一段緊要工夫。致知知之始，誠意行之始，心是其體，統意是就其中發出，正心戒懼不睹不聞，誠意如謹獨，誠意是轉關處。大學有兩箇大節目，物格知至是一箇誠意脩身是一箇才過此關了，便可直行將去。致知是自我而言，格物是就物而言，知存我理在物，格物致知比治國平天下則格物致知其事似小，然打不透則病痛却大，無進步處。治國平天下規模雖大，然這裏縱有未盡處，病痛却小。治國平天下與誠

意正心脩身齊家只是一理，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知此而已矣。此大學一篇之本旨，若必以治國平天下為君相之事，而學者無與焉，則內外之道異本殊歸，與經之本旨正相南北矣。禹稷顏回同道，豈必在位乃為為政哉？○韓氏古遺曰：格物致知是中庸惟精工夫，誠意正心是惟一工夫。附纂黃氏洵饒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言明明德而新民在其中，致知在格物，在字變文。○八事當作三截看，格物致知是窮此理，誠意正心脩身是體此理於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推此理於人物。格則知自至，物格之外別無致知工夫。格物致知只是一事，格物之理致我之知，誠實也。此誠字非中庸之誠字，看心之所發善惡致推極也。如推門一般，極處無不到，即當然之理。○心外無理，理外無事，知在我而理在物，故格物即是致知。知是心之靈，不可作虛字看。朱子所謂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事者是也。○吳氏季子曰：此與下一



段蓋析言明德新民之條目而發揮其所以止至善者也蓋格物致知者知之始也誠意者行之始也道由知而入由行而至知之不盡則無以辯是非別理欲而易於途轍之或差行之不實則未免挾欺妄雜苟且而終於表裏之爲二故大學八者之條目循序而言則格物致知爲始事而繼之以誠意反本而論則物格知至爲極功而次之以意誠後之學者服膺乎此則可與語明德新民止至善之事業矣雖然意誠又出於知至而知至則原於物格是格物者致知之蹊徑而誠意之門戶也夫天民先覺必思有以覺後知天下至誠必思有以盡人物孰不欲使天下之人同吾明德哉然天下之本則在國苟小而一國猶未能使之丕變况天下乎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治其國百姓昭明則協和之效見於萬邦朝廷既治則純被之化徧於天下人孰不欲以治國之功推之天下哉然國之本則在家苟親而家人猶未能使

之俱化况國人乎故欲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刑于寡妻則可以御邦家宣兄宣弟則可以教國人人孰不欲以齊家之道施之治國哉然家之本則在身苟近而一身猶未能使之無過况一家乎故欲齊其家者必先修其身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人知家之所取則者身也而私邪之起一有以害其心之正則身雖欲修不可得而修是以修身之學當自正心始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人知身之所聽命者心也而矯僞之萌一有以敗其意之誠則心雖欲正不可得而正是以正心之道當自誠意始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人知心之所造端者意也而嗜欲之來一有以蔽其知之至則意雖欲誠不可得而誠是以誠意之方又當自致知始致知者不在乎他在于格物而已矣自明德以上反而求之至此爲本原之地而誠意以下六等皆出焉真大學之樞紐也致者何如學以致道之致蓋推而至於極耳格



者何如格於文祖之格蓋窮其所當止耳曰致知曰格物雖兩節而實一事也外格乎物所以內致其知物理無一之不明則良知無一之不盡矣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之天與生俱生人皆有之特患夫情封欲間行不著習不察無以推之而至於極使介然一隙光明日就晦蝕而是非善惡之幾交乎吾前者往往懵於去取醉生而夢死冥行而徑趨意始不誠心始不正而身始不修矣况望其齊家治國以平天下乎故大學之教必使學者即物以窮其理觀天地之高深則必窮其所以為高深察鬼神之幽隱則必窮其所以為幽隱魚何為而躍鳶何為而飛龍何為而蟄蟻何為而屈凡物之與我接者事事而格之不詣其極不止也思耳目之聰明則必求其所以為聰明求貌言之肅又則必窮其所以為肅又足何以當重手何以當恭頭何以當重口何以當止凡物之備於我者旦旦而格之不研其精不

已也夫如是則隨其所觸皆足以發吾之良知矣又曰教之以致知格物者所以發其明之之端教之以誠意正心修身者所以盡其明之之實明之不已則止於至善矣教之以齊家者所以驗其新之之速教之以治國平天下者所以要其新之之廣新之不已則止於至善矣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

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

平治去聲後做此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



得而正矣

勿軒熊氏曰知字就心之知覺不昧上說

曰章句可得二字蓋謂知此理既盡然後可得而實

非謂知已至則不必加誠意之功也意既誠則心之

用可得而正非謂意已誠則不必加正心之功也然

不曰知既盡然後實其意既實而後正其心者蓋

知行二者貴於並進但略分先後非必了一節

無餘然後又了一節是當會於言意之表也

以上聲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聲新民之事也

此四句包

括上一節物格知至則知所正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

之序也新安陳氏曰意誠心正身修明明德所以得

得止至善之次序也皆之一字包明明德新民而言

此四句包括此一節也是二節可見三綱之統八目

而八目之隸三綱矣

朱子曰致知者理在物而推

吾之知以知之也知至者理雖在物而吾心之知已

得其極也

問物未格時意亦當誠曰固然豈可說

物未格意便不用誠但知未至時雖欲誠意其道無

由如人夜行雖知路從此去但黑暗行不得所以要

致知知至則道理明白坦然行之今人知未至者也

知道善當好惡當惡然臨事不能如此者只是實未

曾見得若實見得則行處無差

問物格知至曰格

物時方是區處理會到得知至時却已自有箇主宰

會去分別取舍初聞或只見得表不見得裏只見得

粗不見得精到知至時方知得到能知得到方會意

大學 卷二十一



乃為至耳。○物格知至是一截事。意誠心正身修是一截事。家齊國治天下平又是一截事。自知至交誠意又是一箇過。接關子。自修身交齊家又是一箇過。接關子。○知至意誠是凡聖界分。未過此關雖有小善猶是黑中之白。已過此關雖有小過亦是白中之黑。○意誠後推盪得查滓伶俐心盡是義理。意是指發處。心是指體。言意是動。心該動靜。身對心言。則心正是內能知此身修是外。若不各自做一節工夫。不成說我意已誠矣。心將自正。恐懼哀樂引將去。又却邪了。不成說心正矣。身不用管。外面更不顧。而心與迹有異矣。須是無所不用其功。○到正心時節已好了。只是就好裏面。又有許多偏如水已淘去濁十分清了。又怕於清裏面有波浪動盪處。○意未誠時。如人犯私罪。意既誠而心猶動。如人犯公罪。亦有間矣。○物格而后知至。至心正而后身修。著而字則是先為此。而後能為彼也。蓋卽物而極致其理矣。而後吾

之所知無不至。吾知無不至矣。而後見善明。察惡盡。不容有所自欺。而意誠。意無不誠矣。而後念慮隱微。慊快充足。而心正。心正得其本然之正矣。而後身有所主。而可得而修。○雙峰饒氏曰。上一節就八目逆推工夫。後一節就八目順推功效。○王溪廬氏曰。物格則理之散在萬物而同出於一原者無不明矣。知至則理之會在吾心。而管乎萬物者無不明矣。此明明德之端也。意誠則明德之所發無不明矣。心正則明德之所存無不明矣。意誠心正而身修。此明明德之實也。家齊則明德明於一家矣。國治則明德明於一國矣。天下平則明德明於天下矣。齊字有整然肅然之意。父子兄弟夫婦無一不正之謂也。國者家之推家親而國疎。故曰治天下者國之推國小。而天下大。故曰平所以齊之治之平之一而已矣。物格至身修則明德明而新民之體立。家齊至天下平則民新而明明德之用行。物格知至則知止



之事意誠則意得所止心正身修則心身得所止是明明德得所止之序也家齊國治天下平則家國天下各得所止是新民得所止之序也自物格以至心正斂之不外乎方寸自心正以至天下平充之彌滿乎六合八者之條目收來放去惟一心耳○東陽許氏曰凡言必先而后固是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既如此了然后如此然而致知力行並行不悖若曰必格盡天下之物然後謂之知至心知無有不周然後可以誠意則或者終身無可行之日矣聖賢之意蓋以一物之格便是吾之心知於此一理為至及應此事便當誠其意正其心修其身也須一條一節逐旋理會他日湊合將來遂全其知而足應天下之事矣通考朱氏公遷曰修身先正其心是及而推之身與心對心正而后身修是順而達之心與身對內外不同分而言之者也附纂黃氏洵饒曰物格而后知至物格即知性后字變文知至即盡心知至而后意誠此

明

后字與下文五后字作可得說物格之後再無致知工夫可得二字見得知行並進七后字自始而終自本而未以推其効驗之次序欲人之知所後也上文六先字是自末而本自終而始以逆遡其工夫之端緒欲人知所先也○知至就心上說不曰物格而后知致而曰物格而后知至者則知自至物格之外再無致知工夫也格物知之始誠意行之始此是大學一篇樞紐此二句最要思量昭武吳氏李子曰至於一旦豁然貫通萬境俱徹則其於是非善惡之幾若辯白黑若數一二而無復毫髮之疑似矣是謂知至知既至則事之所當為者自不容已而意之所發無不誠意既誠則物之至吾前者自不能動而心之所存無不正心正矣由內達外神動天隨未有身之不修者也身修矣自長及幼表正景從未有家之不齊者也閨門之內萬化出焉家齊則國治矣朝廷之上四方象焉國治則天下平矣是皆格物致知之功也



文公嘗論天下平一段。迺而至於格物。則曰本領全。只在這兩字上。其指示後學入門之地。亦切矣。學者誠能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質之聖經。賢傳。驗之往古。來今。隨事體察。如程子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者。久而不已。則良知之天。表裏洞達。而誠意正心。修身之事。可以次第而舉矣。推而為天下國家。用其效。可勝言哉。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漢書平帝紀一切類師古註正心以上。云猶以刀切物取其齊整

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勉齋黃氏曰天

子庶人貴賤不同。然均之為人。則不可以不修身。誠意正心。所以修身。治國平天下。亦自齊家而推之。

雙峰饒氏曰。此一段是於八者之中。揭出一箇總要處。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是皆當以修身為本。前兩段是詳說之。此一段是反說約也。新安陳氏曰。此字指修身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一切皆以修身為本。而齊家以下之效。不期而必至矣。單提修身而上。包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工夫。下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驗。皆在其中矣。附纂章句舉此之此字。指修身言。編者吳氏李子曰。人之一身。物接乎其外。而心蘊乎其中。致知則因物之理。推之而已。誠意則即心之發實之而已。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四者。皆為此身設也。以身而言。則四者皆在其中矣。身乎身乎。其百事之根抵乎。其萬化之權輿乎。一嘖一笑。風俗係焉。一舉一動。儀表關焉。小而家大而國。廣而天下。統宗會元。皆不外乎吾之身。如水之派別。疏為河渠。散為溝洫。不勝其衆。而此源也。如木之支分。敷為柯葉。暢為華實。不勝其繁。而



同此根也故曰本人而從事於大學者欲為新民之  
 事業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規模儻不以修身為之  
 本又將何所本哉天子有天下者也諸侯有國者也  
 卿大夫士庶人有家者也大學之道皆不可以不講  
 然亦何者不本於修身誠摘聖人之所已論者觀之  
 如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是齊  
 家以修身為本也如曰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  
 矣是治國以修身為本也如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  
 天下平是平天下以修身為本也所為修身者格物  
 也致知也誠意也正心也格物以致其知則知之所  
 燭無不真必不至於認非為是認曲為直而陷此身  
 於有過之地矣誠意以正其心則心之所用無不  
 必不至於似善實惡似正實邪而棄此身為小人之  
 歸矣天子諸侯之所當講者此也卿大夫士庶人之  
 所當講者亦此也故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  
 修身為本壹是者文公以一切訓之如一例一律一

實 謂

體一類等語皆是也天下之理惟感與應至為不誣  
 如響應聲如影隨形斷斷乎其毫髮不差也身苟不  
 修而望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是本亂而求其末  
 之治胡可得哉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失之於  
 其本也為天子者可不修身乎一人貪戾一國作亂  
 失之於其本也為諸侯者可不修身乎夫子教我以  
 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  
 惡矣失之於其本也為卿大夫士庶人者可不修身  
 乎潢潦之水朝滿夕除而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  
 學之不可不務本也如此聖經之言昭揭千古自天  
 子至於庶人童而習之未嘗不曰大學之道必以修  
 身為本也異時施之天下國家者乃或舍本徇末倒  
 行逆施卒無以齊之治之平之者果何歟此蓋未嘗  
 格物以致其知而於物我賓主之間權度不審耳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



之有也

本謂身也

謂上文本字未

所厚謂家也

三山陳氏曰

所薄自家視之則為薄也○新安陳氏曰以家與國天下分厚薄○**通考**吳氏季子曰所厚二字文公以為指家而言蓋父子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心之所不能已者也以國對家而言則家厚於國以天下對國而言則國又厚於天下大學既以本末二字發明修身以上之事故又以厚薄二字發明齊家以下之事夫天下國家一理而已矣君子之心豈當有所厚薄哉然理雖一而分則殊則夫宜厚宜薄蓋有天理之當然而不可以致詰者反此則非人情而吾心不能以自安矣是故厚於其所厚薄於其所薄雖聖賢不能以強同所同者各當其可耳老吾老以及人老不以人老而先吾老也幼吾幼以及人幼不以

人幼而先吾幼也秦人之弟視吾弟有間矣楚人之長較吾長不侔矣庸敬以事伯兄可也若鄉人之鬪則不過於斯須纓冠以和同室可也若隣牆之鬪則不妨於閉戶由是觀之豈非家之厚於國乎先京師而後諸夏不以諸夏而加京師也惠中國以綏四方不以四方而加中國也荒服之政教視甸服則略矣遠郊之賦入較近郊則重矣小雅治外之詩不及治內之詳明堂四夷之位不在諸侯之列由是觀之豈非國之厚於天下乎家之厚於國故欲治國必先齊其家國之厚於天下故欲平天下必先治其國如使施於家者薄則施於國者可知矣施於國者薄則施於天下者又可知矣梁惠王驅所愛子弟以殉之故糜爛其民而不恤唐明皇一日殺三子故杖殺其臣而不顧薄於家者豈復厚於國乎二世重法以誅公卿故忍於發閭左之戍武帝株連以興大獄故敢於窮漠北之兵薄於國者豈復厚於天下乎是以大學

酌

誅建



之教必先於所厚而次及於所薄如曰宐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先家而後國也如曰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侈矣先國而後天下也是豈聖賢之心有所偏徇而必設為厚薄之別哉愛無差等乃墨氏之道而非天理也或謂聖賢之心曠然大公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若家若國若天下儻一皆歸之於厚而無所謂薄不亦善乎此大學所謂絜矩也是不然天之賦分其接於我者固有親疎遠近之不同吾又安得而一之况大學之教初未嘗使人薄於國與天下特以天下視國則國尤當厚以國視家則家愈當厚也比而同之則厚於天下者天下未見其為厚而國已先見其為薄矣厚於國者國未見其為厚而家已先見其為薄矣何則彼此相形則當加厚者反為薄理也亦勢也易曰君子稱物平施蓋惟稱物之重輕而後可以平施厚所當厚薄所當薄乃所以為絜矩也一槩而施之則欲平反至於不平矣何絜矩

之有 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雙峰饒氏曰上一節

人以修身為要下句是教人以齊家為要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得此意矣○雲峰胡氏曰以朱子之言推之經一章中綱領第一節三句說工夫第二節五句說功效條目第一節六箇先字是逆推工夫第二節七箇后字是順推功效至此兩節前節則於工夫中拈出修身正結後節則於功效中拈出身與家反結也○新安陳氏曰此兩節結八目前於家言齊正倫理也此於家言所厚篤恩義也亦如書所謂惇叙九族敘即齊之意惇即厚之意歟附纂黃氏洵饒曰意是皆以修身為本此一句包盡一章之意孟子言天下之本在身其言本於此○朱氏公遷曰知行兼備體用具全綱領條目工夫效驗莫不殫舉無如此章又按對小子之學而言則此為大人之學通四書其餘諸章而言則惟



入孝出弟為小子之學  
餘則皆為大人之學也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百五字

復心曰此一章特發為人為己之學開示學者生死路頭其意切矣

東陽許氏曰明明德新民止至善及兩言八條目共四十三字先王立學教人之法餘皆孔子發明之言看三在字及古之字可見

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蓋字疑辭

則守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

別彼列凡一千五百四十六字為序次如左通考

張氏師曾曰更互也即或問所謂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別分也即或問所謂則其次第可知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

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通考韓氏古遺曰格致為誠之始誠為格

致之終誠為正之始正為誠之終正為修之始

修為正之終齊為治之始治為齊之終治為平

之始平為治之終合而言之自格致至平天下

為大始終觀經文六箇欲字一箇在字六箇先

字七箇后字傳文六箇在字一箇極字則終始

不盡釋者又觀若無統紀深淺始終處即是文

理接續血脉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新

陳氏曰傳十章朱子有不盡釋處然其不可不

知者未嘗不釋也學者於其所釋者熟讀精思

則其不盡釋者自當得之矣附纂韓氏古遺曰

人讀大學而不知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



密本為之讀大學故  
今一附以示學者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朱子曰此克字雖訓能然比能字有力見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惟文王能明之克只是真箇會底意○西山真氏曰要切處在克之一字○新安陳氏曰唐誥本文云克明德慎罰此只取上三字下文引太甲顧諟天之明命亦去先王字皆引經之活法○東陽許氏曰康誥者周武王封弟康叔於衛而告之之書克明德言文王之能明其德也引之解明德克字有力明字即上明字德字包明德字附纂黃氏洵饒曰克明德始○通考吳氏李子曰先引周書次引商書末引虞書者周書統言之商書原其始虞書要其終也聞之師曰德無昏明人有能否大抵心之虛靈瑩徹者與生俱

康

生不為賢智而有餘不為愚不肖而不足是果孰為昏而孰為明哉惟其立心之或勤或怠用力之或淺或深進道之或敏或鈍殆不可以一律齊而後昏明判矣康誥所謂克明德者明則眾人之所同克則文王之所獨蓋人不能而已能之斯為之克如克寬克仁克長克君是也夫文王之德之純既不措於氣稟之偏象天清明復不牽於物欲之蔽用能明其明德而非他人之所可及也大學言此蓋謂人之欲明其明德者必如文王而後能事畢矣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讀作泰諟古是字

太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

朱子曰常目在之古註語極好如一物在此惟恐人偷去兩眼常常觀在此相似諟猶此也從古是或曰審也廣韻註也



今不從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

者也常自在之則無時不明矣朱子曰上下文都說明德這裏却說明命

蓋天之所以與我便是明命我所得以為性者便是明德命與德皆以明言是這箇物本自光明我自昏

蔽了他顧諟者只是常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未接物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應

接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道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只是

見得道理常在目前不被萬物遮障了不成是有一物可見其形象雙峰饒氏曰靜存動察皆是顧其

靜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其動也即物觀理隨事度安於事親見其當孝於事兄見

其當弟此之謂常自在之玉溪盧氏曰天之明命即明德之本原自我之得乎天者言曰明德自天之

與我者言曰明命各雖異而理則一曰用動靜語默之間孰非明德之發見亦孰非明命之流行曰用動

靜語默之間孰非顧諟明命之所亦孰非明明德之所新安吳氏曰言德則命在其中故釋明德曰大

之所得乎天言命則德在其中故釋明命曰天之所

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新安陳氏曰傳引康誥

帝典之克明皆釋上一明字乃明之之明而明德之

本體則未嘗說破惟以顧諟天之明命言之蓋明命

即明德之本原顧諟即明之之工夫也貫天命已德

而一之或問謂天未始不為人未始不為天可謂

精矣子思言天命之謂性其亦祖述此意也歟東

陽許氏曰顧諟動靜著顧一息之頃一事之毫末放

過便不是顧天之明命雖是就付與我處言然此明

命即是萬物之理在裏面故於應事處才有照管不

大學大全 卷之三十



固然矣抑明之功又當何所先耶曰敬是也蓋敬則一不敬則二敬則專不敬則雜敬則不東以西不南以北常如天理之在目前不敬則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者多矣此章之所謂敬者何哉顧諟而已矣書之太甲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此伊尹稱湯之事以教太甲者漢儒釋顧諟二字以為常目在之也常目在之非敬而何夫明德之在人豈由外鑠我哉有生之初天固以此明德而畀付之矣其畀付之者即命也故不謂之明德而謂之明命奉承此命而存養此明者當何如朝於斯夕於斯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目擊道存而所以明明德者不敢不用其力蓋不如是則懼墜天之明命而失其畀付之初意也

**帝典曰克明峻德**  
峻書作俊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新安陳氏曰明德以此德全體

之大言一也德之全體本無限量克明之是盡已之性通貫明徹無有不明處而全體皆明也附纂克明峻德終○深○文理接續處○明明德止於至善○吳氏李子曰堯之德自欽明文思而充之至於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虞書紀之曰克明俊德大學引之則曰克明峻德峻者高大之義今以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而觀之則高大大可想矣謂之峻也不亦宜乎是德也人皆有之惟堯則峻耳魏魏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非大學之極功何以至於此雖然克明其德而至於峻亦豈於性分之外有所增益哉是德之大本自高明本自光大堯惟因其高明而推之以極於高明因其光大而廣之以極於光大如是而已人皆以至善為準以不敢自足為心孜孜焉求以明之必至於峻而後止自然日進於高明



大之域是堯而已矣

皆是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雙峰饒氏曰引三書先後不倫取其辭意

不以人代之先後拘後凡引詩書皆當以此例之○  
玉溪盧氏曰自明是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之意明  
者是自明昏亦是自昏玩一自字使人警省要而言  
之克明德是自明之始事克明峻德是自明之終事  
顧諟明命之句在中間是自明工夫此章雜引三書  
而斷以一言其文理血脈之精密如此○東陽許氏  
曰第一節平說明明德第二節是明之功學者全  
當法此而用功第三節言明其德以至於大此明明  
德之極功皆自明也雖結上文自字有力明德須是  
自去明之方可○臨川吳氏曰此章康誥言文王之

自

獨能明其明德以明人當求所以克明其德發明明  
德之端也太甲承上文言欲求所以克明其德者必  
常目在乎天所以與我之明德示明明德之方也帝  
典承上文言能常目在天之所以與我之明德而明  
之則是能如堯之克明其大德矣著明明德之效也  
而又結之曰此皆自明之事也蓋自明者所以自新  
使民皆有以明其明德者所以新民然欲使民皆有  
以明其明德而新民必先有以自明而自新故以自  
明二字結上文明德之傳而起下章盤銘自新之意  
通考東陽許氏曰太甲湯孫之名湯崩太甲立不明  
伊尹作書以告之史官題曰太甲顧諟天之明命言  
湯之德也亦引之釋明明德帝典即堯典克明峻德  
史官贊堯之德亦引釋明明德俊德即明德○吳氏  
季子曰合三書而論雖其旨不同要皆自明其德耳  
蓋天下之理已昏昏者不能使人之昭昭而新民之  
功必自吾之明德始苟反之吾身猶未能使本心之



德瑩徹光明則雖欲天下之人各明其德胡可得哉故大學之教必以自明為先務自明則能明民矣傳大學者引三書而斷之以皆自明之一語不亦深切而著明矣乎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

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

新定邵氏曰日日盥頰人所同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內則篇記子事父母不過五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而已斯銘也其始刻之盥頰之盤歟○李峰胡氏曰沐浴之盤本孔註

爾說雖無關於日新大旨然於盤字或有小補云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

苟誠也論語苟志於仁苟亦訓誠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上聲下同

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

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

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去聲斷徒玩也問盤銘見於何書朱子曰

只見於大學緊要在一苟字首句是為學人頭處誠能日新則下兩句工夫方能接續做去今學者却不丟苟字上著工夫○苟日新新是對舊染之污而言日日新又日新只是要常常如此無間斷也○西山真氏曰身有垢皆知沐浴以去之心者神明之舍乃甘為私欲所污是以形體為重心性為輕也豈不謬



哉○雙峰饒氏曰所新雖在民作而新之之機實在  
我故自新為新民之本我之自新有息則彼之作新  
亦息矣所以釋新民先言自新相關之機蓋如此○  
雲峰胡氏曰盤銘三句苟字是志意誠確於其始又  
字是工夫接續於其終○新安陳氏曰德日新之蘊  
自仲虺發之湯采之為此銘伊尹又本之以告太甲  
曰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說者謂孟子所言  
萊朱即仲虺與斯道之傳者也明明德為體新民為  
用體用原不相離故於平天下以明明德於天下為  
言由體而達於用同一明也於新民之端以日新又  
新為言因用而原其體同一新也移明已德之明字  
以言明民德又移新民之新字以言新已德體用之  
不相離可見矣附錄黃氏洵饒曰日日新又日新是  
至為精密處○吳氏季子曰新之一字其進德之機  
括歟其作聖之途轍歟處已者不如此則於明德有  
遺憾處人若不如此則於親民有餘愧皆非止於至

者

善也新者何遷善改過曰新去穢養華曰新日異而  
月不同月異而歲不同曰新湯以齊聖之君稟聰明  
之德若無俟乎新也今則不然聖惟恐其不益聖明  
惟恐其不益明提撕省察之功殆無一息之間斷猶  
懼其久而忘也沐浴之盤蓋所常御取而銘焉九字  
森嚴凜乎若父師之臨其上而日教詔之也其曰苟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蓋謂苟能日新則當日日新  
之又日新之頃刻不新則非矣必持之以日日之常  
今日新之猶昨日之用功也明日新之猶今日之致  
力也善念相繼循環不窮而後此德常新矣大學以  
湯之事教人誠以自新者新民之本也果能自新矣  
推之天下國家則必能洗濯積習之汙逐續方來之  
善薄者使之厚濇者使之淳  
濁者使之清穢者使之潔矣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朱子曰鼓

擊鼓然自然能使人跳舞踊躍上之人之於民時時提撕警發之則下之觀瞻感化各自有以興起同然之善心而不能自已耳陳氏曰自新之民已能改過遷善又從而鼓舞振作之使之亶亶不能自己是作其自新之民也此正新民用工夫處雲峰胡氏曰前言顧諟是時時提撕警覺其在我者此所謂作是時時提撕警覺其在民者也新安倪氏曰易繫辭云鼓之舞之以盡神摘此四字以釋作字振起之即孟子稱堯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意東陽許氏曰第二節章句以新民為自新之民蓋民心皆有此善才善心發見便是自新之機因其欲新而鼓舞之作字是前新字意通考東陽許氏曰新民工夫只是推充感化兩事明明德於上則感而自新又因其自新之機推其有餘而引導勸誘

之則民德日新黃氏洵饒曰作新民精密并田學按作之之具孟子放勳勞來匡直作之之術新民止於至善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

以及於民此是推本說而始受天命也始字貼新字朱

和天命也新北溪陳氏曰三節有次第盤銘言新民之本康誥言新民之事文王詩言新民成效之極雙峰饒氏曰明命是初頭稟受底以理言命新是末稍膺受底以位言要之只是一箇天下無性外之物東陽許氏曰第三節言文王明明德而及於民政教日新初受天命通考吳氏季子曰文王興於岐



山以幽邨千餘年之國一變而新之地不改辟也民不改聚也而聖德彰聞天休滋至近悅遠來三分天下有其二周之氣象煥然非復后稷公劉之舊矣故詩人美之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二者皆自新之效也使學大學者無愧於湯之日新則康誥之作新民周詩之新舊邦特分內事耳大抵上之人有以自新而後下之人與之俱新自新者不過一己之善而已至於俱新則是存神過化綏來動和之域非天下之至善孰能與於此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其謂是歟

○黃氏洵饒曰其命維新此一命命以天下文王明明德新民之事當於二南攷之續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朱子曰明明德便要如湯之日新新民便要如

東王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各求止於至善之地而後已也○王溪廬氏曰前言止至善此言用其極二義互相發止則不紛紛擾擾矣用則非槁木死灰矣○雲峰胡氏曰上章釋明明德故此章之首曰日新又新所以承上章之意下章釋止於至善故此章之末曰無所不用其極又所以開下章之端義理接續血脈貫通此亦可見○臨川吳氏曰此章盤銘承上章言自明者所以自新而欲新民者必先自新是發新民之端也康誥承上文言自新既至則可推以作興自新之民示親民之方也文王詩承上文言既能自新而推以新民則民德皆新而天命亦新著新民之效也盤銘言自新康誥言新民文王詩言自新新民之極也極卽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之謂也故以用其極結上文自新新民之義而起下章所止之說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東陽許氏曰此章釋新民而章內五新字皆非新民之新

盤銘以自新言康誥以民之自新言詩以天命之新言然新民之意却只於中可見附纂黃氏洵饒曰不用其極極字即下章之至善所謂文理接續也○畢氏星曰用其極者即所謂止於至善也能止然後能用章句皆欲二字正貼無所不三字然新民之意却在作字上學者宜熟玩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通考吳氏程曰畿音祈與圻同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

有所當止之處也

新安陳氏曰引詩謂邦畿為民所止之處以比事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且汎說止字○東陽許氏曰王者所居地方千里謂之王畿居天下之中四方之人環視內向皆欲歸

止於其地猶事有至善之理人當止之也通考吳氏

李子曰古者方千里曰王畿蓋自東而西自南而北皆千里也千里之內為畿是維衣冠禮樂之所萃聲名文物之所都為鈞天帝居之尊非復陋邦僻壤之比農願耕於其野商願出於其塗賈願藏於其市咸曰此吾所當止之地也豈不猶大學之止於至善乎

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以入

而不知鳥乎

緡詩作綿

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

鋤林蔚紆弗之反

處岑蔚二字本古註○北溪陳氏曰土高曰丘隅謂丘之一角峻處山岑高而木森蔚所謂林茂鳥知

也歸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



也。雲峰胡氏曰：此傳不特釋止至善，并知止至能得，皆釋之。故首引孔子之言曰：知其所以止而章句於下文，亦以知其所止與所以得止至善之由言之。○新安陳氏曰：此比人當知所止，重在知字。附錄黃氏洵饒曰：邦畿千里一節，此是說淺處，乃天理之本然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一節之意，此是說深處，乃人事之當然也。示人以天道之本然，使之盡人道之當然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於緝之於音烏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

以德容言通考吳氏程曰深遠無淺露迫切之

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

緝不容已之誠也熙不容掩之明也

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

朱子曰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西山

真氏曰敬止之敬舉全體言無不敬之敬也為人臣止於敬專指敬君言敬之一事也文王之敬包得仁敬孝慈信○新安陳氏曰安字見文王安行之氣象非勉焉用力之比通考張氏彰老曰上一箇止字是萬事體統此止也下五箇止字是一事各具一止也○黃氏洵饒曰於緝熙敬止此是又深處統言德常明也又曰為人子止於孝不先父而先子何也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故先言子也又曰安所止者聖君之事欽厥止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者賢君之事也

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委粉於問二反



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

止而無疑矣

朱子曰為人君止於仁仁亦有幾多般須隨處看這一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

事又合當如彼是仁為人臣止於敬敬亦有多少般不可止道擊蹠曲拳是敬如陳善閉邪納君無過皆是敬若止執一便偏了安得謂之至善○節齋蔡氏曰緝熙敬止者所以為止至善之本仁敬孝慈信所以為止至善之目○西山真氏曰理之淺近處易見而精微處難知若只得其皮膚便以未善為已善須窮究至精微處推類者此說君臣父子而已夫婦則止於有別長幼則止於有序廣而推之萬事萬物莫不各有當止處也○雪峰胡氏曰仁敬孝慈信五者人所當止莫大於此故當於此五者之中究其精微之蘊人所當止不盡於此故又當於五者之外推類以盡其餘○新安陳氏曰學者於此以下乃朱子推

廣傳文言外之意通考東陽許氏曰朱子註文王之

詩緝續熙明亦不已之意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精是明白之至理指五事而言微是五事中纖悉之事及每事之間曲折隱微處推類以盡其餘推君臣國人父子之類而知其餘有夫婦兄弟之倫推仁敬之類知其餘有夫義婦順兄弟恭之則又推凡天下萬物衆事亦莫不有至善之所在○吳氏季子曰此段專釋止至善之義所引三詩言學者之不可不知止也仁敬孝慈信乃其所當止之則耳黃鳥一名搏黍禽之至微者也綿蠻之詩因是而比興焉相彼鳥矣載飛載鳴止於棘未安也集於桑末善也顧瞻丘隅厥有美蔭畢羅之所不擾彈射之所不驚實為可止息之地乃托之以棲其身世之學者顧不能止於至善則是其形雖人而智不逮於微禽也夫子說詩寧不為之浩歎乎邦畿之止以民而言丘隅之止借物為喻靈於物而秀於民者宜何如哉



論明德則必極其明不極其明不止也論新民則必極其新不極其新不止也否則反有愧於民物矣士之於賢賢之於聖其分量至不侔也語其知則有生知學知困知之殊語其行則有安行利行勉行之異由聖人而視士之學又奚啻相十百而相千萬哉然聖人於此猶不以聖自居必求其可止而後止則夫未至於聖人者無可止之日矣古昔文王以聖德受天命一戩一降在帝左右則與天為徒矣一周一旋動應規矩則不勉而中矣又何待於修為哉文王不然方且運純亦不已之誠勵勸用明德之志其學汲汲而無一息之自安其心翼翼而無一念之少忽詩人美之曰緝熙敬止緝者知絲之緒愈續而愈長熙者如火之光愈熾而愈烈由始而中由中而終此敬無窮已也由少而壯由壯而老此敬無間斷也文王之所以持此敬者果何為哉亦曰明德新民之事業自有常止而不容不止者於緝熙殫厥心所以求至

善之地而止之也聖人且爾况其下者乎士而憚於知止則終不足以望聖人矣大學之教為天子之元子眾子公侯卿大夫之適子與凡國之俊秀設也上焉固未及於聖人下焉則已異於民物傳大學者曉之以民物之情而責之以聖人之事其待後學何厚乎雖然教人知止之方則必示人所止之地仁者君之所止也不博施濟眾則君道為未全敬者臣之所止也不事君盡禮則臣道為未盡孝者子之所止也不先意承志則子道之虧欠亦大矣以至為人父而不慈則為賊恩是不知道之所止也與人交而不信則為賣友是不知道之所止也所止之地乃仁之至義之蓋極天下之善不能加毫末於此止也者其明德新民之標的而大學之終事乎等而上之者緝熙之止者此理也推而下之為邦畿之止為丘隅之止者亦此理也天下之理散見於萬事者莫不各有所止大學特舉君臣父子與朋友之交以例其餘

為



耳文公曰止是事事各有箇止處坐如尸坐時止也立如齊立時止也又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與臣是所止之處禮與忠是所止之善如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之類莫不皆然觀此則止善之事固不特仁敬孝慈信也

詩云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况晚反恂鄭氏讀作峻○通考朱氏程曰喧諠並可晚反上從諠則况晚反音義並與喧同下音萱協韻作况晚反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

興去聲也新安陳氏曰此於詩之六義屬興借淇聲也竹起興以美衛武公有文之君子也斐文

貌雙峰饒氏曰有斐是說做成君子之人所切以刀以斐然有文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也

鋸居御反琢以椎直道反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

音錫他浪反通考○吳氏程曰磨以沙石皆治物使慮鑢錯也即磋石錫治木器

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下反同磋之治玉石



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

切與琢是治之有端緒。磋與磨是益致其精細。瑟嚴密之貌。憇武毅之貌。

不麤疎也。武毅不怠弛也。東陽許氏曰：嚴密是嚴厲。績密武毅是剛武彊毅。以恂慄釋瑟憇而朱子謂恂慄者嚴敬存乎中。金仁山謂所守者嚴密所養者剛毅。嚴密是不麤疎。武毅是不頽惰。以此展轉體認則瑟憇之義可見。

赫喧宣著盛大之貌。雙峰饒氏曰：宣著釋赫字。盛大釋喧字。

謹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星上聲

察克治之功。新安陳氏曰：學所以致知。知視行為易也。自修所以力行。行視知為難。故以琢磨比之。治玉石則難於治骨角矣。通考：東陽許氏曰：講習討論既

謹之又重習之。復討論之言之轉密者是內自警省。察是密察精詳。此求已有未善也。克者勝去。治者平之。此去其不善以從善也。○黃氏洵饒曰：道學格物致知也。自修誠意正心修身也。又曰：講習討論始條

理之事。知也。省察克治終條理之事。行也。又曰：講習討論言格物致知省察言誠意克治言正心修身。

恂慄戰懼也。戰懼之意。嚴於中。威可畏也。儀可象也。西山真氏曰：威

者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非徒事嚴猛而已。儀者動容周旋中禮。非徒事容飾而已。○蛟峰方氏曰：瑟是工夫細密。憇是工夫強毅。恂慄是兢兢業業。惟其兢兢業業戒懼所以工夫精密而強毅。○新安陳氏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本左

傳語。威儀之美形於外。附纂：黃氏洵饒曰：道盛德至善見得新民在明德中。欲盡人道之當然必如此見得言綱領而條目在其中。末又說新民。此是至為精

大學大全

章句



密處德以理之得於心引詩而釋之以明此明字謂發明

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之由

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恂慄在裏德也威儀見於表容也卒

乃指其實謂盛德至善而歎美之也朱子曰切而不磋未到至善處琢而不磨

亦未到至善處瑟兮僩兮則誠敬存於中矣未至於赫兮喧兮威儀輝光著見於外亦未為至善至於民

之不能忘若非十分至善何以使民久而不能忘○王溪虛氏曰切磋則知至善之所止琢磨則得至善

之所止恂慄見至善之德修於中威儀見至善之容著於外德容表裏之盛一至善耳卒指至善之實非

盛德之外有至善亦非明德之外有盛德也○新安吳氏曰理在事物則為至善身體此理而有所得則

為盛德如君之至善是仁能極其仁即君之盛德也明德是得於稟賦之初者盛德是得於踐履之後者

亦只一理而已○新安陳氏曰此章釋止至善亦有釋知止能得之意於止知其所止知止也引淇澳而

釋之學與自修言明明德所以得止至善之由恂慄威儀盛德至善指其得止至善之實民不能忘已開

新民得止至善之端下文方極言之耳章句所以得之之得字正與經文能得之得字相照應○東陽許

氏曰此節工夫全在切磋琢磨四字上章句謂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治之有緒謂先切磋而後可以磋

磨循序而進工夫不亂益致其精謂既切磋而又須磋磨求其極至工夫不輟切磋以喻學是就知上說

止至善講習討論窮究事物之理自淺以至深自表以至裏直究至其極處琢磨是就行上說止至善謂

修行者省察克治至於私欲淨盡天理流行直行至極處瑟兮僩兮謂恂慄是德存於中者完赫兮喧兮



謂威儀是德見於外者著通考吳氏季子曰淇澳者  
 衛淇水之濱也藁竹者淇澳所產之物也竹之為物  
 在在有之而淇園之竹名天下則以土地所生風氣  
 所宜特異於他處也猗猗者豐美之貌詩人假此以  
 形容衛武公之德彰著而不可揜者如此要其彰著  
 而不可揜則未嘗無所本也譬之骨角必既切而復  
 磋之極其滑澤然後已譬之玉石必既琢而復磨之  
 極其精細然後已蓋日積月累之功非一朝一夕所  
 能辦也迨夫嚴密之貌斐然武毅之貌儻然而誠敬  
 存於中宣著之象赫然盛大之象喧然而光輝見於  
 外則其出處語默之間動容周旋之際自覺斐然成  
 章可觀可度使當世之人近之則不能捨遠之則不  
 能忘斯可見其德之盛善之至而有以為新民之地  
 矣吾觀武公年九十餘猶日敕其臣以箴儆已之過  
 失則其切磋琢磨者可知矣如抑之一詩既曰敬慎  
 威儀維民之則又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則瑟儻赫

喧者可想矣迨其沒也國人思之而極其尊稱曰睿  
 聖武公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信乎不我誣也  
 上段既引玄鳥綿蠻文王三詩以明學者之不可不  
 知止此段乃援淇澳烈文二詩以明得其所止之效  
 也淇澳所言以明德之極而原新民之始烈文所言  
 者以新民之極而要明德之終大學迭引之以互相  
 發明耳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  
 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

凶美惡 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  
 之殊

通考趙氏德曰大學釋  
 文戲音義字讀似有吉

於戲音鳥  
 呼樂音洛



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

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

久而不忘也朱子曰沒世而人不能忘如堯舜文武

后稷之德子孫宗之以為先祖之所自出豈不是親

其親○玉溪盧氏曰此兩節相表裏上節即此節之

本原此節即上節之效驗然則新民之至善豈在明

明德止至善之外哉○仁山金氏曰賢其賢者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崇其德也親其親者敬其厥尊愛其

所親象其賢也樂其樂者風清俗美上安下順樂其

遺化也利其利者分井受廛安居樂業沐其餘澤也

○新安陳氏曰後賢賢其賢後王親其親下賢親二

字指前王之身後民樂其樂而利其利下樂親二字

指前王之澤傳文雖未嘗言新民止於至善之王夫

事實然就親賢樂利上見得前王不特能使當世天

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後世尚且如此可見新民止

於至善之效驗矣通考黃氏洵饒曰前王不忘此不

忘接上不忘又曰無一物不得其所得其所即上文

止仁敬孝慈信之謂○梁氏季子曰烈文之詩所以

形容文武之盛德於戲前王不忘謂文武為前王則

是後世之人慕之而不忘也文武何以使後世之人



承哉武王烈所以啓佑後人者雖至於穆王之時猶  
歎仰思慕而不已豈非賢其賢而親其親乎既醉之  
民則曰吾君述文武之道而使我醉酒飽德以享太  
平也鴻鴈之俗則曰吾君明文武之功而使我還定  
安集以得其所也豈非樂其樂而利其利乎春秋戰  
國以來王室而既卑矣以地則不大於曹滕以民則  
不衆於邾莒然天下之強諸侯猶戴之以爲其主其  
辭命所及一則曰文武二則曰文武宗周之祀綿綿  
延延至於八百餘年而民不忍去之者沒世不忘之  
明驗也論大學之功用必如是而後可以爲至善傳  
大學者所以舉二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  
詩而詔後世歟

玩之記樂記咏歎之淫泆之○雙峰饒氏曰咏歎言  
其詞淫泆言其義淫泆者意味溢乎言詞之外  
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雙峰饒氏曰明德新民  
兩章釋得甚畧此章所

釋節目既詳工夫又備可見經首三句重在此一  
句上節目謂仁敬孝慈等工夫謂學與自修○五  
溪廬氏曰此章凡五節第一節言物各有所當止  
之處第二節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以知止之事  
而言也第三節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以得其所  
止之事而言也第四節言明明德之止於至善乃  
至善之體所以立第五節言新民之止於至善乃  
至善之用所以行○雪峰胡氏曰此章釋明德新  
民之止於至善兼釋知止能得又兼釋入者條目  
其中學是致知格物之事自修是誠意正心修身  
之事親其親以至利其利是化及於家國天下○  
臨川吳氏曰此章綿蠻詩承上文物各有所止之  
意以明人當知所止之義而起下文實指人所當  
止者之說此蓋發止於至善之端也文王詩以下



承上文人當知所當止之義而實指人所當止之處淇澳切磋琢磨承上文實指人所當止之處而言求止於所當止者之由此蓋示止於至善之方也瑟僖以下言明明德得止於至善之極而發新民之端烈文詩以下承上文民不能忘之說而言新得止於至善之極以著明明德之效此蓋極言止於至善之效也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

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

此推本言之明明德為本乃傳者言外之意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此即

新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

先後矣朱子曰聖人說聽訟我也無異於人當使其無訟之可聽方得聖人固不會錯斷了事只是他所以無訟者却不在於善聽訟在於意誠心正

自然有以薰炙漸染大服民志故自無訟之可聽耳

○使民無訟在我之事本也此所以聽訟為末○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便是說那無訟之由然惟先有以服其心志所以能使之不得盡其虛誕之辭○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

子臯又何曾聽訟了致然只是自有感動人處耳○  
雙峰饒氏曰聽訟末也使無訟理其本也傳者舉輕



以明重然引而不發知此則見明德新民之相為本  
 未矣問無情曰情與偽對情實也偽不實也論語曰  
 民莫敢不用情○玉漢盧氏曰有訟可聽非新民之  
 至善無訟可聽方為新民之至善無訟則民新矣使  
 民無訟惟明明德者能之聽訟使無訟之本末先後  
 即明德新民之本末先後也經文物有本末上有知  
 止能得一節前章釋止至善而知止能得之義已在  
 其中經文物有本末下有終始先後又有修身為本  
 及本亂末治者否矣此言知本則不特終始先後之  
 義在其中而為本及本亂末治者否之意亦在其中  
 矣○東陽許氏曰本即明明德也我之德既明則自  
 能服民志而不敢盡其無實之言如虞芮爭田不敢  
 履文王之庭是文王之德大畏民志自然無訟○臨  
 川吳氏曰上章烈文以新民之所止言之而著明明  
 德之效者是能新民者皆本於明明德也故此章言  
 聖人能使民德自新而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

辭自然有以畏服其心志是以訟不待聽而自無者  
 蓋本於能明其明德也故朱子曰觀於此言可以知  
 本末之先後矣通考吳氏季子曰此一章專釋物有  
 本末之義所該者廣矣獨言訟者舉一以例其餘也  
 蓋天下之事物莫不有本本正而未隨之本者天下  
 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自大學言之則  
 明明德本也新民末也無訟者新民之驗而所以大  
 畏民志者非明明德孰能與於此夫惻隱羞惡是非  
 辭遜之心與生俱生皎然於方寸間者所謂明德也  
 人孰無之然氣稟所生之軀口欲綦味鼻欲綦臭目  
 欲綦色耳欲綦聲天地間之物不能以各充其所欲  
 也則勢不能無爭凡所以相刃相靡胥戕胥虐至於  
 為犀牙雀角之訟者物欲蔽其明德耳兩造具備師  
 聽五辭厚貌濇情各騁其辯雖天下之智者猶不能  
 不為之惑聖人謂聽訟者末也而使之無訟者本也  
 能屈其口此但可以施之聽訟耳苟欲使之無訟非



屈其心不可欲屈其心則何以哉天下之人同此生則亦同此德德之明者雖暫為物欲之所蔽然觸之即覺感之即悟未始亾也彼訟者在庭頑嚚忿戾之氣固勃勃乎其可掬要其本心則孰曲孰直蓋自瞭然於胸中此即所謂明德也故屈其心者當於此而求之聖人與天下之人同一明德者也即此之明而明彼之明則頑嚚忿戾之氣自然剝落解散本心徐還天理畢見惻隱羞惡是非辭遜之想森不容遏惟見鬪爭之為可恥而愧懼不暇縱有誕謾無實之辭當不出諸其口矣尚何訟之有哉夫民志有所畏服而後無情之辭不獲自盡矣蓋雖欲盡而不敢盡也茲非新民之驗歟大學之道守約而施博執要以御詳莫不致力於其本而未嘗從事於其末故教學者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欲其宛轉歸已姑即聽訟一端以明之耳○黃氏洵饒曰聽訟猶人埋末也使無訟乎治本也不得盡其辭明德也畏服民志新民也

欲

統言明德新民止至善即唐虞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之意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新安陳氏曰此章釋本末以結句四字知之知本之當先則

自知末之意後矣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衍延面反亦作羨○吳氏程曰饒氏謂知本即物格之誤今為衍文

東陽許氏曰雙峰云知字彷彿與物字相類本字從木亦是格字偏傍此說亦有意思若如此則兩句總是格物致知章結句爾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關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益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

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即物如即事即景隨

吾所接之事物也益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

不有理性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附墓黃氏洵饒

曰莫不有知本然也莫不有理一物一太極是以

大學始教須看始教字此是大學第一件下工夫處必使學者即凡天

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已知即上文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之知

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

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

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新安陳氏曰久字與一旦字相應用力積累多時然

後一朝脫然通透吾心之全體即釋明德章句所謂具眾理者吾心之大用即所謂應萬事者也附

纂黃氏洵饒曰已知之理遂明之意無不到則物格無不明則知至此謂物格此謂



知之至也。問所補第五章何不效其文體。朱子曰：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究。格物

只是就一物上窮盡一物之理，致知便只是窮得

物理盡後，我之知識亦無不盡處。大學是聖門

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試考其

說，就日用間如此作工夫，久之意思自別。問經

文物格而後知至，却是知至在後，今乃云因其已

知而益窮之，則又在格物前。曰：知元自有，纔要去

理會，便是這些知萌露。若懵然全不向著，便是知

之端未會通，纔思量著，便這箇骨子透出來。且如

做此事錯，纔知道錯，便是向好門路，却不是方始

去理會箇知，只是如今須著因其端而推致之，使

四方八面千頭萬緒無有些不知，無有毫髮窒礙。

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

擴而充之，便是致字意思。表者，人物所共由，裏

者，吾心所獨得。有人只就皮殼上用功於理之所

以然者，全無見處。有人思慮向裏去，多於事物上

都不理會，此乃說玄說妙之病。二者都是偏，若到

物格知至，則表裏精粗無不盡。北溪陳氏曰：理

之體具於吾心，而其用散在事物，精粗巨細都要

逐件窮究其理。若一事不理會，則此心關一事之

理一物不理會，則關一物之理，非揀精底理會而

遺其粗，大底理會而遺其小也。頭緒雖多，然進亦

有序，先易而後難，先近而後遠，先明而後幽。西

山真氏曰：大學教人以格物致知，蓋即物而理在

焉。庶幾學者有著實用功之地，不至馳心於虛無

之境，若不就事物上推求義理，則極至處亦無緣

知得盡。雙峰饒氏曰：格物窮至，那道理恰好，閫

奧處自表而裏，自粗而精，然理之中又有裏精之

中，又有至精透得一重，又有一重，且如為子必孝

為臣必忠，此是臣子分上顯然易見之理，所謂表



也。然所以為孝為忠，則非一字所能盡。如居則致其敬，養致樂，病致憂，喪致哀，祭致嚴，皆是孝裏面節目。所謂裏也。然所謂居致敬，又如何而致敬？如進退周旋，慎齋升降出入，揖遜不敢噦噫，噫咳不敢欠伸，跛倚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之類，皆是致敬中之節文。如此則居致敬又是表，其間節文之精微曲折，又是裏也。然此特敬之見於外者耳。至於洞洞屬屬，如執玉奉盈，如弗勝，以至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又是那節文裏面骨髓。須是格之又格，以至於無可格，方是極處。精粗亦然。如養親一也，而有所謂養口體，有所謂養志。口體雖是粗，然粗中亦有精。養志雖是精，然精中更有精。若見其表不窮其裏，見其粗不窮其精，固不盡。然但究其裏而遺其表，索其粗而遺其精，亦未盡。須是表裏精粗無所不到，方是物格。○五溪盧氏曰：心外無理，故窮理即所以致知，理外無物，故格物即所以窮理。

知者心之神明，乃萬理之統會，而萬事萬物之主宰。言窮理則易流於恍惚，言格物則一歸於真實。表也，粗也，理之用也。裏也，精也，理之體也。衆理之體，即吾心之體。衆理之用，即吾心之用。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則明明德之端在是矣。物格知至，雖二事而實一事故。結之曰：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須兼看或問。大學始教是大學教人以格物致知為始。謂是大學用功起頭，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此正是格物用功處。用之久，一旦豁然貫通，是言格物本是逐一件窮究格來格去，忽然貫通。事雖萬殊，理只是一。曉理之在此事如此，便可曉理之在彼事亦如此。到此須有融會貫通，脫然無碍，如水消雪釋，怡然渙然處。格物工夫至此方極。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是言格物於一事之中，須推明得到底透徹，全無疑碍。方是一



物中表裏精粗無不到事事如此詳細是眾物表裏精粗無不到○纂疏凡天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地乃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天地以形體言乾坤以性情言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即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體皆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句就致知上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此句就格物上生○能存心則端莊靜一以為窮理之本知窮理則學問思辯以致盡心之功○吳氏李子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凡一物必有一理理則物之自然而處物之當然者也文公嘗曰學者須知天如何而能高地如何而能厚鬼神如何而能幽顯山嶽如何而能融結方是格物高也厚也幽也顯也融也結也皆物之自然者也又曰知是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便是一

身之則重也恭也端也止也靜也直也肅也德也莊也皆處物之當然者也是之謂理理散於萬物而知具於吾心未有一物之不可測識者人惟不能隨物體認於其所自然與其所當然者行不著習不察然後吾之靈日就晦蝕而於物有所不知雖知有所不盡矣大學始教所以必使學者物物而察之事事而息之彼之自然者為何如我之當然者又何如因其所已知窮其所未知揆端以求緒循末以反本自一身而言之耳吾知其為聰而不可以不聰也必窮其所以聰與夫所以不可不聰之理焉目吾知其為明而不可以不明也必窮其所以明與夫所以不可不明之理焉推而至於若鼻若口若手若足若肢若體莫不皆然而無醉生夢死之患矣自一家而言之父吾知其為慈而不可以不慈也必窮其所以慈與夫所以不可不慈之理焉子吾知其為孝而不可以不孝也必窮



其所以孝與夫所以不可不孝之理焉推而至於若兄若弟若夫若婦若長若幼莫不皆然而無冥行徑趨之患矣自一國而言之君吾知其為仁而不可以不仁也必窮其所以仁與夫所以不可不仁之理焉臣吾知其為忠而不可以不忠也必窮其所以忠與夫所以不可不忠之理焉推而至於若朝若野若官若民若上若下莫不皆然而無逆曳倒植之患矣窮其所以即格物之說也既格一端又格一端久而不輟則因此驗彼倫類自通始也知一隅而已終則反之於三隅始也知一事而已終則散之於萬事八牕玲瓏四面洞達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然格物致知之學自持敬入苟不能持敬則胸中雜亂而無主一之功事物之交於吾前方且眩瞽顛倒之不暇又何物之可格哉文公謂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具於此而得失可驗又嘗誨其門人

曰觀書察理草草不精皆由此心雜而不一若收斂身心淨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作得主宰方能見理由是觀之人之欲格物致知者可不敬乎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通考黃氏洵饒曰此章為夢覺關知之始事又曰此一章明善之要單立致知誠意兩章一以示明善之要一以示誠身之本文理若不接續血脈相為貫通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

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好惡上字皆去聲謙讀為慊苦切反

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雙峰饒氏曰心之正不正身之修不修只判於意之誠不

誠所以中庸孟子只說誠身便貫了誠意正心修身此章雖專釋誠意而所以正心修身之要實在於此



故下二章第言心不正身不修之病而不言所以治病之方以已具於此章故也。○雲峰胡氏曰大學條目有八只作六傳格物致知二者實是一事故統作一傳自正心以下五者工夫次第相接故統作四傳唯誠意獨作一傳然誠意者自修之首已兼正心修身而言矣章末曰潤身曰心廣提出身與心二字意已可見。○新安陳氏曰前章云如琢如磨者自修也誠意正心修身皆自修之事而誠意居其始故曰自修之。母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上聲惡下首。此知字帶從上章致知之知字來。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雲峰胡氏三字釋誠意二字自字與意字相應欺字與誠字相反。○新安陳氏曰自欺自謾也。○東陽許氏曰誠意是致知以後事故章句曰知為善謙快也足也。朱子曰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

意章皆在兩箇自字上用功。○新安陳氏曰謙字與愜字同音同義為快字說不盡又添足字快而且足方是。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新安陳氏自謙也。此獨字指心所獨知而言非指身所獨居而言。○附纂黃氏洵饒曰誠其意意者念頭也必慎其獨中庸慎獨本在此毋自欺是解誠意之正義心術之所發涵善惡。言欲自修者知為善

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去聲人也。不求自愜便是為人。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



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

此指以審其幾平焉新安陳氏

曰周子云幾善惡已所獨知乃念頭初萌動善惡誠偽所由分之幾微處必審察於此以實為善去惡如別岐途之始分處起腳不差行方能由乎正路否則起脚處一差差毫釐而謬千里矣○朱子曰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得○問知至了如何到誠意又說毋自欺曰到這裏方可著手下工夫不是知至了下面許多一齊掃去下面節節有工夫在○譬如一塊物外面是銀裏面是鐵便是自欺須表裏如一方是不自欺須是見得分曉如知鳥喙不可食水不可蹈則自不食不蹈如寒欲衣飢欲食則自不能已人果見善如飢欲食寒欲衣見惡如鳥喙不可食水火不可蹈則此意自是實矣鳥喙藥名食之能殺人○自欺是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當

為却又十分去為善知道惡不可為却又自家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不知不識只喚做不知不識不喚做自欺新安陳氏曰以上語以知為重見得物格知至為意誠之根基也○纔說不自欺則其好善惡惡只要求以自快自足如寒而思衣以自溫飢而思食以自飽非有牽強苟且姑以為人之意也○如鑄私錢做官會此是大故無狀小人豈自欺之謂耶此處工夫極細未便說到粗處前後學者說差了緣賺連下文小人閒居一節看了所以差也○如有九分義理雜了一分私意便是自欺到得厭然揜著之時又其甚者○十分為善有一分不好底意潛發於其間便由邪徑以長這箇却是實前面善意却是虛矣○凡惡惡之不真為善之不勇外然而中實不然或有為而為之或始勤而終怠皆不實而自欺之患也○論自欺細處且如為善自家也知得是當為也勉強去做只是心裏又有些便不消如此做也不妨底



意思如為不善也。知得不當為而不為，心中也。又有些便為也，不妨底意思，便是自欺，便是虛偽不實矣。

○自謙與孟子行有不慊於心，相類亦微不同。孟子訓滿足，意多。大學訓快意多，問自謙只是真實為善去惡無牽滯於己私，只是快底意，方始心下滿足。曰：是。○自謙是合不好惡時，便是要自謙了，非謂傲得善了，方能自謙。自謙正與自欺相對，所謂誠其意，便是要毋自欺，非是誠其意了，方能不自欺也。自謙者，外面如此，中心也是如此，表裏一轍。自欺者，外面如此，中心其實有些子不願，只此便是二心。誠偽之所由分也。○謹獨則於善惡之幾，察之愈精愈密。○如與眾人對坐，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北溪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實如一。之謂自欺。誠之反也。大抵此章在自謙而無自欺，首言如好好色，惡惡臭，是就人情分曉處譬之。姦色人所同好，好則求必得之。惡臭人所同惡，惡則求必去之。而後

快足吾意，意所快足處，是自家表裏真實恁地，非苟且徒為此也。人之好善惡，亦須表裏真實如此。自求快足，方是誠意。如稍有不真實，胃次間便自覺有欠缺處，如何會快足。此便是自欺。果能自表而裏斷斷然真實恁地，始快足。吾意此便是自慊，便是誠然。自慊自欺，皆自家心裏事，非他人不知而已。獨知之所以君子貴，就那獨處便謹審其幾之發也。○徽庵程氏曰：慎不但訓謹，有審之意焉。○問毋自欺，還是須從戒謹恐懼上做起。抑戒謹恐懼，即是毋自欺。境界潛室。陳氏曰：戒謹恐懼與謹獨，是兩項地頭。戒謹恐懼是自家不睹不聞之時，存誠養性氣象如此。謹獨是眾人不可睹不聞之際，存誠工夫如此。中庸兼已發未發說，故動息皆有養。大學只就意之所發說，故只防他罅漏處。○雙峰饒氏曰：此章用功之要在謹獨上。凡人於顯然處致謹，其意未必果出於誠。若能於獨處致謹，方是誠意。○雲峰饒氏曰：君子小人所



以分只在自欺與自謙上兩自字與自修之自相應  
自欺者誠之反自修者不可如此自謙者誠之充自  
修者必欲如此獨字便是自字便是意字所以中庸  
論誠首尾言慎獨此章論誠意亦兩言慎獨○東陽  
許氏曰誠意只是著實為善著實去惡自欺是誠意  
之反毋自欺是誠意工夫二如是誠意之實自謙是  
自欺之反而誠意之效慎獨是誠意地頭○欺謙皆  
言自是意之誠不誠皆自為之自欺者適害己不自  
謙者徒為人○惡惡臭好好色人人皆實有此心非  
偽也二如字曉學者當實為善去惡如惡惡臭好好  
色之為也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  
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

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閒音閑厭鄭氏讀為壓於簡反

閒居獨處也新安陳氏曰獨處是身所獨居與上文已所獨知之獨不同厭然

消沮上閉藏之貌雙峰饒氏曰壓字有黑暗遮閉之意○新安陳氏曰四字形容小人

見君子羞愧見君子羞愧遮障之情形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閒居為陰

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上非為陽

知其秉彝之天不可泯沒者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

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

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去聲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朱子



曰小人閒居為不善是誠心為不善也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為善不誠也為惡於隱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地將虛假之善來蓋真實之惡自欺以欺人也然人豈可欺哉○閒居為不善便是惡惡不如惡惡臭揜不善著其善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君子小人之分却在誠其意處誠於為善便是君子不誠底便是小人○雙峰饒氏曰閒居為不善自欺也厭然則不自謙矣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又欺人也自欺與欺人常相因始焉自欺終焉必至於欺人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此誠字是兼善惡說○慊然與心廣體胖為對慊然是小人為惡之驗心廣體胖是君子為善之驗○雲峰胡氏曰前章未分君子小人此章分別君子小人甚嚴蓋誠意為善惡關過得此關方是君子過不得此關猶是小人傳末章張國家而務財用之小人節此閒居為不善之小人也意有不誠已害自家心術他日用之為天下國家害也必矣○

王溪廬氏曰兩言慎獨請上節固當直下承當讀此節尤當痛自警省○新安陳氏曰上一節毋自欺說得細密乃自君子隱然心術之微處言之此一節言小人之欺人說得粗乃自小人顯然詐偽之著者言之無上一節毋自欺而必自謙之工夫則為惡詐善之流弊其極必將至此所以君子必先自慎其獨至此又重以小人為戒而尤必慎其獨○附纂黃氏洵饒曰前慎獨欲其自慊後慎獨絕其自欺○兩節相為終始格物致知為誠意是始意誠是終慎獨即誠意此一章之本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朱子曰此是承上文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之意不可說



人不知人曉然其知如此人雖不知我已自知自是甚可惶恐了其與十目十手所視所指何異哉○王溪廬氏曰實理無隱顯之間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地即十目十手共視共指之地故為善於獨者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為不善於獨者惟恐人知而人必知之其可畏之甚如此曾子所以戰兢臨履直至啓手足而後已者此也○雲峰胡氏曰中庸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蓋本諸此文獨字便是隱微此所謂十目十手即是莫見莫顯○新安陳氏曰幽獨之中勿謂無視之無指之者當常如十目所共視十手所共指可畏之甚釋其嚴乎通考吳氏季子曰獨者人所不知而吾所獨知之地也暗室屋漏之中幽淡隱與一念將動人孰知之所謂獨也君子於其獨而致謹焉非禮勿視聽言動兢兢然慄慄然真見夫天地鬼神昭布森列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而不敢以不勉也夫如是故能充吾性之固有盡吾職之當然可

以快足而不至於自欺矣曾子以守約之學加之省之勤雖容貌顏色辭氣之間莫不致謹蓋曰吾之所獨即衆之所同雖在隱微幽闇之中炳然十目之視森然十手之指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丹反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三山陳氏曰財

積於中則屋潤於外德積於中則身亦潤於外矣潤猶華澤也○新安陳氏曰此借富潤屋以起下句德潤身之意德如華所謂仁義禮智根於心潤身如所謂其生色也面盎背是也下文心廣體胖乃申言之

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



以結之

宋子曰富潤屋以下說意誠之驗如此心  
本是濶大底物事只因愧怍便卑狹被他隔  
礙了所以體不能得安舒○毋自欺是誠意自慊是  
意誠○小人閉居以下形容自欺之情狀心廣體  
胖是形容自慊之意○無愧怍是無物欲之蔽所以  
能廣大○三山陳氏曰心在內者也以理之無欺故  
能廣大體在外者也以心之既廣故能舒泰人之一  
心小有所歉則視聽怵迫而舉動跼蹐雖吾四體將  
不得其所安矣皆自然之應也○上說小人實有是  
惡故其惡形見於外此說君子實有是善故其善亦  
形見於外○雙峰饒氏曰心不正何以能廣身不修  
何以能胖心廣體胖即心正身修之驗所以能心廣  
體胖只在於誠其意以此見誠意為正心修身之要  
○玉溪盧氏曰前兩言必慎其獨此申言必誠其意  
三言必字示人可謂真切○仁山金氏曰小人閉居  
以下自欺敗露之可畏德潤身心廣體胖自慊快足

之可樂○雲峰胡氏曰孟子說浩氣處與此章意合  
不自欺即自反而縮自欺即自反而不縮厭然即是  
氣餒心廣體胖即是浩然之氣○新安陳氏曰上文  
誠於中形於外是惡之實中形外者此是善之實中  
形外者通考黃氏洵饒曰德潤身心廣體胖皆出誠  
意之中○此一節誠身之本不愧屋漏○心無愧怍  
是尚書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體常舒泰  
泰字作好說○說自慊者善之形於內直至心廣體  
胖淡淺不  
盡釋可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宋子曰許多病痛都在誠意  
章一齊說了下面有些小病  
痛亦輕可此章最緊切若透過此一關此去做工  
夫便易了由是而之便駸駸進於善而決不至下  
陷於惡矣○雙峰饒氏曰傳之諸章釋八事每章  
皆連兩事而言獨此章單舉誠意蓋知至意誠固



是相因然致知屬知誠意屬行知行畢竟是二事當各自用力不可謂知了便自然能行所以誠意章不連致知說者為此正心誠意雖皆屬行然誠意不特為正心之要自修身至平天下皆以此為要故程子論天德與王道皆曰其要只在謹獨天德即心正身修之謂王道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謂謹獨即誠意之要旨若只連正心說則其意促狹無以見其功用之廣大如此也此章乃大學一篇之緊要處博者於此章說得極痛切始言謹獨誠意之方也中言小人之意不誠所以為戒也終言誠意之效驗所以為勸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第一節誠意正義二節誠意之反三節惡誠中形外四節善誠中形外○勿軒熊氏曰誠之一字本於商書至太子始大明其義至中庸明善誠身之言行之天下國家皆此誠也明善即格物致知也誠身即誠意正心修身也其言慎獨工夫及誠

之不可揜等語與此章實相表裏至誠盡性明明德之止至善也推而至於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新民止至善也本之心身此誠也行之家國天下亦此誠也通考黃氏洵饒曰誠意乃善惡關此行之始事自格物至平天下為大始終其間兩條相為終始又各條自為終始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正此也此見得文理接續血脈貫通處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

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

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朱子曰大學雖使人戒夫自欺而推其本

則必其有以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地然後理明心一而所發自然莫非真實不然則正念方萌



而私意隨起亦非力之所能制矣。○若知有不  
至則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為自欺之主雖  
欲致其謹獨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為而無地之  
可據矣此又傳文之所未發而其理已具於經  
者皆不可以不察也。○新安陳氏曰此言知不  
至則意不誠通考黃氏洵饒曰心體之明明即  
明德上一明字所未盡謂知未然或已明而不  
至所發謂善惡用其力指誠意

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

基三山陳氏曰於知已至後亦非聽之自誠蓋  
無一刻不用其戒謹之功。○新安陳氏曰此

言知至後又不可不誠其意蓋誠意者進德之  
基本也通考黃氏洵饒曰謹乎此此字指誠意

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

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

云玉溪盧氏曰由致知方能誠意此序之不可  
亂既致知又不可不誠意此功之不可闕誠

意至平天下序皆不可亂功皆不可闕序不可  
亂則不可躡等而進功不可闕則不可半途而

廢云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

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

不得其正忿弗粉反懣救值  
反好樂並去聲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懣怒也懣字廣韻五  
篇並陟利反



○雙峰饒氏曰忿者怒之甚。憤者怒之留。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

一山陳氏曰章句緊要說一察字亦非從外撰來蓋因下文心不在焉一句發出察者察乎理也。

新安陳氏曰察之一字乃朱子推廣傳文之意使學者有下手處耳。

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

正矣。問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心不得其正是要無此數者心乃正乎程子曰非是謂無只是不

以此動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朱子曰大學格物誠意都已鍊成到得正心修身章都

易了意有善惡之殊意或不誠則易於為惡心有偏正之異心有不正則為物欲所動未免有偏處却未

必為惡○四者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須看有所二字如有所忿怒因人有異而捷之纒了

其心便平是不有若此心常常不平便是有○所謂

有所是被他為主於內心反為他動也○心纒繫於

物便為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箇期

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忘或正應事

時意有偏重都是為物所繫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到

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如何心得其正聖人之

心瑩然虛明看事物來若大若小四方八面莫不隨

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物事○如顏子不遷怒呼

怒在物顏子未嘗為血氣所動而移於人也則豈怒

而心有不正哉○今人多是才怒雖有可喜事亦所

不喜才喜雖有當怒之事來亦不復怒便是蹉過事

理了蓋這物事纒私便不去只管在胷中推盪終不

消釋使此心如太虛則應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



當憂懼但只管累其本心亦濟甚事孔子畏於匡文  
 王囚羨里死生在前聖人元不動心處之恬然○或  
 問大學不要先有恐懼中庸却要恐懼何也西山真  
 氏曰中庸只是未形之時常常持敬令心不昏昧而  
 已大學之恐懼却是俗語恐怖之類自與中庸有異  
 ○喜怒哀懼乃心之用非惟不能無亦不可無但平  
 居無事之時不要先有此四者在胷中如平居先有  
 四者即是私意人若有些私意塞在胷中便是不得  
 其正須是涵養此心未應物時湛然虛靜如鑑之明  
 如衡之平到得應物之時方不差錯當喜而喜當怒  
 而怒當憂而憂當懼而懼恰好則止更無過當如此  
 方得本心之正○玉溪盧氏曰心者身之主而明德  
 之所存也未應物之前寂然不動無所忿懣恐懼則  
 心之本體無不正而明德之本體無不明方應物之  
 際感而遂通當忿懣而忿懣當恐懼而恐懼則心之  
 妙用無不正而明德之妙用無不明既應物之後依

舊寂然不動未嘗有所忿懣恐懼則心之本體終始  
 無不正而明德之本體終始無不明矣人患不識其  
 本心耳唯虛故靈纔失其虛便失其靈此心之所以  
 為心而明德之所以為明德也○雲峰胡氏曰心之  
 體無不正所謂正心者正其心之用爾在正其心此  
 正字是說正之之王夫蓋謂心之用或有不正不可  
 不正之也不得其正此正字是說心之體本無不正  
 而人自失之者也曰正其曰其正自分體用心之體  
 本如太虛或景星慶雲或烈風雷雨而太虛自若人  
 之一心豈能無喜怒哀懼然可怒則怒怒過不留可  
 喜則喜喜已而休喜怒哀懼皆在物而不在我我雖  
 日接乎物而不物於物此所以能全其本體之虛而  
 無不正也或疑中庸首章先言存養而後言省察太  
 學誠意言省察而欠存養殊不知此章正自有存養  
 省察工夫忿懣恐懼等之未發也不可先有期待之  
 心其將發也不可一有偏繫之心其已發也不可猶



有留滯之心。事之方來，念之方萌，是省察時節前念已過，後事未來，是存養時節存養者。存此心本體之正，省察者，惟恐此心之用，或失之不正，而求以正之也。宜仔細看章句之二察字及三四存字。通考黃氏洵饒曰：心有所忿懣等，此即戒懼工夫，不得其正，謂不知察。○誠意兩言慎獨，此章只是戒懼工夫。觀章句敬以直內四字可見。○此與中庸恐懼不同。中庸恐懼與戒懼是一事，此恐懼與憂患是一類也。○心感物而動者，察字向內察。○欲動見得淺，忿懣之著，情勝見得深，忿怒之留。○恐好憂陽也，懼樂患陰也。憂是事之將來，患是憂之已至，恐其事之將至，畏其事之已臨。○吳氏李子曰：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與生俱生，觸物而動，皆人之所不能無者也。特不可有其所有耳。若有所先，以一端橫於胸中，則凡事物之來，吾心所以應之者，自然偏倚，而不合乎當然之理。蓋以先入者為主耳。故自其有所忿懣也，則惟見

夫頑之可疾，惡之可惡，雖有不疾惡者，亦將以忿戾之心而逆之，焦然不得寧矣。自其有所恐懼也，則惟見夫痛之可驚，禍之可畏，雖有不必驚畏者，亦將以戰慄之心處之，凜然不敢安矣。好樂固不能無然，一有諸已，則曰好色曰樂逸游，皆得以欲而勝理，憂患固不能無然，一有諸已，則曰憂貧曰患得患失，皆能以人而勝天有也者，滯留於胸中而不化，封閉於方寸而不釋者也。故以疑心觀物而物之可愛者，反可憎以私心逐物而物之可憂者，反可喜。是豈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為非哉？特有之則不可耳。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在，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

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朱子曰：心若不存，一身便



無主宰。敬是常要此心在這裏。直是直上直下無纖毫委曲。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是說知覺之心却不及義理之心。曰才知覺義理便在此才昏便不見了。雙峰饒氏曰四不得其正言心不正也。視不見以下言身不修也。言此而不言所以正心修身者已具於誠意章故也。聲色臭味事物之粗而易見者耳。心之精神知覺一不在此則於粗而易見者已不能見。况義理之精者乎。傳者之意蓋借粗以明精耳。一節說無心者之病。上節說有心者之病。心不在焉。說心不可無所存。主不可有者私主也。不可無者主宰之主也。心有存主則羣妄自然退聽而心正身修矣。然則中虛而有主宰者其正心之藥方也歟。新安陳氏曰朱子於此又下一察字。且曰敬以直之。以足大學本文未言之意。提出正心之要法。以示萬世學者。通考黃氏洵饒曰心不正以義理言心不在以

知覺言。章句云敬以直之。此直字直上直下無纖毫委曲。吳氏李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差之纖釐繆以千里。君子所以於意誠之後尤不可不用功於此。君子之學切切於正心者豈有他哉。心者身之主。身者心之役。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皆不能以自適其所欲而一切聽命於吾心。心之所之然後之焉。故視不以目而以心。否則泰山墮前而不瞬矣。聽不以耳而以心。否則雷霆靜聽而不聞矣。食不以口而以心。否則食焉而不知味者亦鮮矣。蓋此心放焉而不知收則雖視猶不視。雖聽猶不聽。雖食猶不食耳。攫金不見市人心不在市人也。聽古樂惟恐卧心不在古樂也。當食而失匕箸心不在匕箸也。由是觀之欲修身者其可不收斂此心而使之在吾方寸間乎。心在則可以檢束吾身。雖不期修而自修矣。反覆此章而細繹之始焉戒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差病痛只一有字終焉求視



聽食之正工夫只一在字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通考黃氏洵饒曰上八者原其心不正心不在原其身不脩甚言心

不正之害  
淡淺可見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通考朱氏公遷曰伯兄

是兼體用言傳言所以正心之道是專以用言蓋制於外所以養其內也○勿軒熊氏曰上章知字意字雖皆指心言是就心之知覺處說意字是就心之發念處說至此章方直指心之全體學者必以此心之全體湛然虛明無所係累則其大用流行自無不得其正三節身脩視聽飲食皆就身說按心之一字始於虞書人心道心便是善惡關頭惟精者致知也察於人心道心之間而明於擇善

也惟一者誠意也專以道心為主而誠於為善也允執厥中則無不正矣湯之制心武之宅心孔子之心不踰矩矱淵之心不違仁皆此心也有所好樂偏於喜也有所忿懣偏於怒也憂患恐懼偏於憂懼也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

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

朱子曰意誠然後心得其

正自有先後○新安陳氏曰此言意誠而後心可得而正蓋其序之不可亂者通考黃氏洵饒曰檢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束也  
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  
新安陳氏曰此言誠意又不可



不正其心乃其功之不可缺者。或謂意誠則心正。朱子曰不然。這幾句連了又斷。斷了又連。雖若不相連。綴中間又自相貫。譬如一竿竹。雖只是一竿。然其間又有許多節。意未誠則全體是私意。更理會甚正心。然意雖誠了。又不可不正其心。或謂誠意則心之所發已無不實。又何假於正心之功。雲峰胡氏曰。意欲實而心本虛。實其意則好惡不偏於方。發之初虛其心。則喜怒不留於已發之後。新安陳氏曰。下一句只說得末一邊。未見得四者心之用。先本自虛中發出。當添一句云。虛其心。則本體不偏於未發之先。妙用不留於已發之後。東陽許氏曰。蓋意誠以下言誠意。然後能正心。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

天下鮮矣。辟讀為僻。惡而之惡。敖好並去聲。鮮上聲。

人謂眾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朱子曰。古註辟音譬。窒礙不通。只是辟字。

便通。况此篇自有僻字。辟則為天下僂是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

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新安陳氏曰。此章朱子亦以察字言。

之與國本作察。他本作審者非。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西山真氏曰。偏



之一字為脩身齊家之深病。○朱子曰：正心脩身兩段大槩差錯處，皆非在人欲上，皆是人合有底事。如在官街上差了路。○忿懣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之所親愛如父子，當主於愛。然父有不義，不可以不爭；子有不肖，亦不可不知教之。之所敬畏如君，固當敬畏。然若當正救責難也，只管敬畏不得，賤惡固可惡，或尚可教，或有長處，亦當知之。○問：敖惰恐非好事。曰：此如明鏡之懸，妍醜隨其來而應之，不成醜者，至前亦與做妍者。又敖惰是輕賤惡，是重既賤惡，得如何却不得敖惰。然傳者猶戒其僻，則須檢點，不可有過當處。○哀矜如有大姦，方欲懲之，被他哀鳴懇告，又却寬之，這便是哀矜之偏處。○五者各自有當然之則，只不可偏。如人飢而食，只合當食，食纔過些，子便是偏。渴而飲，飲纔過些，子便是偏。如愛其人之善，若愛之過，則不知其惡，便是因其所重而陷於所偏。惡惡亦然，下面說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北溪陳氏曰：敖只是簡於為禮，惰只是懶於為禮，有一等人，上非可愛，次非可敬，只是平人接之，自令人簡慢。○問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一章終未見身與物接意思。潛室陳氏曰：接此五種人，便有此五種辟，豈不是身與物接。○玉溪盧氏曰：好而知其惡，是親愛之不偏；惡而知其美，是賤惡之不偏。二不偏，惟明德無不明者能之。所好且知其惡，則一家孰敢為惡。所惡且知其美，則一家孰不為善。如此則明德明於一家矣。○勿軒熊氏曰：親愛畏敬哀矜，指所愛之人言，有此三等賤惡。敖惰指所惡之人言，有此二等偏於愛，則不知其人之惡；偏於惡，則不知其人之善。上下文相照，應如此。○雲峰胡氏曰：或疑敖惰不當有殊，不知本文人字非為君子言，乃為眾人言。章句曰：眾人又曰：常人，是也。眾人中固自有偏於敖惰之人，如下文人莫知其子之惡，苗之碩，亦汎言

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北溪陳氏曰：敖只是簡於為禮，惰只是懶於為禮，有一等人，上非可愛，次非可敬，只是平人接之，自令人簡慢。○問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一章終未見身與物接意思。潛室陳氏曰：接此五種人，便有此五種辟，豈不是身與物接。○玉溪盧氏曰：好而知其惡，是親愛之不偏；惡而知其美，是賤惡之不偏。二不偏，惟明德無不明者能之。所好且知其惡，則一家孰敢為惡。所惡且知其美，則一家孰不為善。如此則明德明於一家矣。○勿軒熊氏曰：親愛畏敬哀矜，指所愛之人言，有此三等賤惡。敖惰指所惡之人言，有此二等偏於愛，則不知其人之惡；偏於惡，則不知其人之善。上下文相照，應如此。○雲峰胡氏曰：或疑敖惰不當有殊，不知本文人字非為君子言，乃為眾人言。章句曰：眾人又曰：常人，是也。眾人中固自有偏於敖惰之人，如下文人莫知其子之惡，苗之碩，亦汎言



多溺愛貪得之人也。兩人字示戒淡矣。通考。栗氏李  
子曰：齊之為言，整齊嚴肅之義也。易之家人曰：父父  
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蓋父盡其所以  
為父，子盡其所以為子，兄盡其所以為兄，弟盡其所以  
為弟，夫盡其所以為夫，婦盡其所以為婦，而後家  
道始正矣。正非齊之謂乎？然其象又曰：風自火出，家  
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舉家道之正而蔽之以  
言有物，行有常，是家之齊必本於身之脩明矣。夫一  
家之內，所謂父子兄弟夫婦者，雖皆骨肉，然氣有清  
濁昏明之異，則性有剛柔緩急之殊，嗜好趨向如十  
指，然不能以一律齊也。故以堯為父而有朱之淫，以  
舜為兄而有象之傲，以尹吉甫為夫而有後妻之讒。  
人情之不齊也如此。今吾將使其父父子子，兄兄弟  
弟，夫夫婦婦，截然整齊嚴肅，以視吾之儀聽吾之倡  
而無復紊亂於其間者，儻非吾身之脩有以使人之  
心悅誠服，人誰聽之？人孰不欲身之脩也？卒至於身

之不脩者，接物應事之際，輕重厚薄一有所偏，則雖  
欲其脩，不可得矣。且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與  
生俱生，則若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教惰，皆人情之所  
不能免者。儻施之而合宜，則亦何不可之有？惟夫失  
於偏重，展轉相之，遂至忘返，而言行之間，內懷愧怍  
者，始多矣。謂之身不脩，可也。故親愛人情之所不能  
無也。自其偏於親愛而褻狎生焉，曰：褻狎，則是身不  
脩矣。彼見褻狎者，恃恩而驕，必蕩跌而不可律，其能  
使之齊乎？賤惡人情之所不能無也。自其偏於賤惡  
而忿疾生焉，曰：忿疾，則是身不脩矣。彼遭忿疾者，失  
歡而怨，必狠戾而不可訓，其能使之齊乎？畏敬以事  
長而言一偏，則為足恭，父母有失，無柔聲以諫之義。  
非所以脩身，亦非所以齊家也。哀矜以慈幼而言一  
偏，則為姑息，無嗃嗃悔厲之容，非所以脩身，亦非所  
以齊家也。教惰以不屑教誨而言一偏，則為侮慢，無  
意諭色授之益，非所以脩身，亦非所以齊家也。凡人



之情蔽於一偏則中心好之者惟見其美而不見其惡中心惡之者惟見其惡而不見其美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者幾希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叶韻

時若反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平聲是則偏之為

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雙峰饒氏曰之其親愛等而辟者言身之不脩也莫知其

子之惡言家之不齊也太意謂惟其溺於一偏故好不知其惡惡不知其美惟其身不脩故家不齊當看兩故字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凡為人者言莫知了之惡姑舉家之一端言之○玉溪盧氏曰子之惡苗

之碩皆就家而言○雲峰胡氏曰心與物接唯怒最易發而難制所以前章以忿憶先之身與事接唯愛最易偏故此章以親愛先之至引諺曰只是說愛之偏處人情所易偏者愛為尤甚况閨門之內義不勝恩情愛比昵之私尤所難克身所以不脩家所以不齊者其深病皆在於此通考黃氏洵饒曰好惡而知其惡美是愛惡得其正○苗之碩苗之至盛也○吳氏李子曰愛憎根於內而美惡變於前若考作室乃弗肯堂猶以為其子之克家也俾彼甫田歲取十千猶以為其苗之不長也大抵家之不齊始於身之不脩而身之不脩則以其情之有所偏耳身之不脩如此而欲化行於閨門之內胡可得哉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夫君子之方寸如鏡斯明物之鑒者妍媸自生鏡何心焉如衡斯平物之稱者軒輕自形衡何意焉苟非身端而行治其孰能與於此夫是以閨門之內不言而喻不戒而孚一唯一諾無非教化之



所寓雖不使之齊而自齊矣此章歷舉親愛以下之五事而諄勤反覆深戒其辟旨哉言乎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問如何脩身專指待人而言朱子曰脩身以後大槩說向接物待人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則一但一節說濶一節去○錢氏曰上章四箇有所字此章六箇辟字其實皆心之病但上四字只是自身裏事此六者却施於人即處家之道也○雙峰饒氏曰身以心爲之主而心以意爲之機人所以之其親愛等而辟者以其心之不正耳心所以有忿懣等則不得其正者以其意之不誠耳意苟誠矣則忿懣等之必謹其獨而毋敢失其正親愛等之必謹其獨而毋敢流於僻是知誠意即正心脩身之要也章句所以丁寧之以密察加察即謹獨之謂也有所忿懣等而能密察是謹獨以正其心也之其所親愛等

而能加察是謹獨以脩其身也章句於二章察之一字凡四言之省察之工夫豈非自誠意章之謹獨而發哉不特正心脩身章爲然也由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無往不自謹獨出焉傳於釋齊家治國章曰心誠求之釋平天章曰忠信以得之曰誠求曰忠信皆誠其意之謂也誠其意即謹獨之謂也故程子論天德王道皆曰其要只在謹獨論出門使民亦曰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可謂得其要矣通考黃氏洵饒曰此章甚言偏之爲害至莫知其子之惡淺淺又可見○此獨反結者脩身是明明德工夫緊要處○變文應經文脩身也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通考勿軒熊氏曰脩身二字本於虞書湯檢身若不及文王之聿脩厥德孔子脩己以敬曾子三省吾身皆是學者心既正而猶有待於脩身者內



外夾持動靜交養工夫無一節可闕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

弟去聲長上聲

身修則家可教矣

因家不可教而推家所以可教之由實自脩身始

孝弟慈

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

使眾之道不外乎此

此字指孝弟慈而言

此所以家齊於上而

教成於下也

朱子曰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下面便說所以教者如此此三者便是教

之目○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眾此道理皆是我家裏做成了天下人看著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孝以事親而使一家之人皆孝弟以事長而使一家之人皆弟慈以使眾而使一家之人皆慈是乃成教於國者也○陳氏曰在我事親之孝即國之所以事君者在我事兄之弟即國之所以事長者在我愛子之慈即國之所以使眾者能脩之於家則教自行於國矣○王溪廬氏曰孝弟慈三者明德之大目人倫之大綱舉此可該其餘矣○雪峰胡氏曰脩身以上皆是學之事齊家治國方是教之事所以此章首拈出教之一事然其所以為教者又只從身上說來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獨舉三者蓋從齊家上說一家之中有父母故曰孝有兄長故曰弟有子弟僕隸故曰慈事君事長使眾方從治國上說○吳氏曰傳只是治國先齊其家章句并脩身言之推本之論也孝弟慈體之身則為

言



脩其身行之家則為齊其家推之國則為治其國天  
理人倫一以貫之而已况家有父猶國有君家有兄  
猶國有長家有幼猶國有衆分雖殊理則一也通考  
果氏季子曰君子之教自小而之大自然約而之博自  
近而之遠蓋大者小之推博者約之推遠者近之推  
也今以家對國而言則此為小而彼為大以孝弟慈  
對事君事長使衆而言則此為約而彼為博孝施於  
父弟施於兄慈施於子以若若若長若衆較之則遠  
近又不待辨自明矣自常情觀之惟辟作福惟辟作  
威莫難事者君也設官分職各率其屬莫難事者長  
也林林而生總總而羣莫難使者衆也然君子於此  
蓋有簡而易行要而易守者不過反求之家耳家果  
齊耶則所謂事君在此所謂事長願謂使衆者亦在  
此否則施之家且不可况國何夫國之本在家家不  
可教而欲教其國人則是表不正而求其影之直無  
是理也教之如何曰孝弟慈而已矣冬溫夏凜皆定

如

晨省孝於其父者為無愧則施之事君必能效責難  
之恭盡陳善之敬移其事父之孝以為忠矣伯氏吹  
壎仲氏吹篪弟於其兄者為無嫌則施之事長必能  
守靖共之節崇推遜之風移其事兄之弟以為順矣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慈於其子者為無欠缺則必能  
充汎愛之念推博施之恩所謂使衆者亦不過舉斯  
心而加諸彼耳或事君或事長或使衆其本末若甚  
宏濶其節目若甚繁多其施為若甚纖悉然大原之  
本固已具於一家之內不待捨此而他求也古之君  
子惟能反求於此而知所用力焉故身不出於其家  
而教自行於其國  
斷斷乎不可誣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

子而後嫁者也中去聲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上為在識其

端而推廣之耳朱子曰孝弟雖人所同有能守而不

人所易曉者以示訓亦與孟子言見孺子入井之意

同○保赤子慈於家也如保赤子慈於國也保赤子

是慈如保赤子是使衆心誠求赤子所欲於民亦當

求其不能自達者此是推慈幼之心以使衆也○此

且只說動化爲本未說到推上後方全是說推○黃

氏曰言但以誠心求之則自然得赤子之心不待勉

強而後知之也○三山陳氏曰赤子有欲不能自言

慈母獨得其所欲雖不中亦不遠者愛出於誠彼已

不隔以心求之不待學而後能也○玉溪盧氏曰引

書卽慈之道以明孝弟之道也立教之本本者明德

是已在識其端端者明德之發見爲孝弟慈是已○

仁山金氏曰此段章句本章首教字三者俱作教說

不作推說立教之本說孝弟慈不假強爲說未有學

養子而后嫁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說心誠求之○雲

峰胡氏曰孝弟慈皆人心之天此獨言慈者世教衰

孝弟或有失其天者獨母之保赤子慈之天未有失

者也大要只在心誠求之一句上舉其慈之出於天

者庶可以觸其孝弟之天孝弟亦在乎誠而已○新

安陳氏曰立教之本總言孝弟慈傳引書只言慈幼

章句乃總三者言之蓋因慈之良知良能而知孝弟

之良知良能皆不假於強爲只在識其端倪之發見



老老長長恤孤卽此三者是人人所同也○吳氏李  
子曰夫赤子之在襁褓寒則欲衣飢則欲食疾痛則  
欲撫摩痒疴則欲抑搔蓋與成人等耳然其所欲瞭  
然於心而未能宣之以言則夫為之保抱携持者莫  
難於求其中心之所向是故察之乳哺焉察之卧起  
焉察之聲音笑貌焉不待赤子之言而自然陰合乎  
赤子之意此父母之心最真實而無妄者也人患不  
用心耳使其用心亦如父母之於赤子則雖不能盡  
中斯民之所欲而相去不遠矣譬之處子然既嫁則  
有為人母之道方其未嫁也豈有先學字幼而後適  
人者哉要其字幼也亦不過以真實無妄之心而求  
之耳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也聖賢教人每以真實無  
妄為先蓋嘗以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明之矣好好色  
惡惡臭之誠卽保赤子之誠皆人心之自然而未有  
以偽為之者也聖賢可謂能近取譬矣昔者夫子之  
告曾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

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而孟子亦曰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古之人所以大過人  
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夫子之所謂移孟子  
之所謂推其大學之所謂如乎明乎此則大學之義  
粲然矣或謂上文以孝弟慈三者並列而言之下文  
乃獨舉如保赤子以明使眾之慈何也曰此舉一隅  
以及三隅者耳孝弟慈三者皆人心之所同然而世  
降俗末則薄於孝弟而厚於慈者多矣人知赤子之  
當慈也雖暴戾之夫頑狠之人一見赤子則慈愛之  
心油然而生蓋不待教而能者至於妻子具而孝衰  
則塗之人皆然而鬪牆之爭抑又多矣是孝弟者非  
士君子鮮知之而慈之一端尤人之所易曉者也聖  
賢以其易曉者而曉之使天下後世知保赤子之慈  
則知事親之孝事兄之弟矣知使眾之不出於慈則  
知事君事長之不出於孝弟矣循是而行  
之則自家至國自齊至治雖不出戶可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

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

國之效朱子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

好爭利却責民間禮讓如何得他應一家仁以上

是推其家以治國一家仁以下是人自化之也雙

峰饒氏曰仁讓是本上文孝弟而言仁屬孝讓屬弟

貪戾者慈之反也上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底道理

此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底效驗王溪廬氏曰仁

讓善也接上文孝弟言貪戾惡也貪則不讓戾則不

仁有善無惡之理雖原於天而為善為惡之機實由

於君仁讓之化必待行於家而後行於國貪戾之失

才自於君而即見於國從善如登見其難從惡如崩

見其易機之所在可畏如此可不謹歟僨事定國益

古語觀此謂二字可見引以證上文石山金氏曰

定國謂之一人蓋總一身而論僨事謂之一言則不

過片言之間善惡功效之難易尤為可懼也已新安

安陳氏曰一家仁讓而一國仁讓家齊而國治也一

人才貪戾而一國即作亂身不脩則家國即不齊不

治也機者弩牙矢之發動所由譬仁讓之與其機由

一家悖亂之作其機由一人故總斷云其機如此一

言僨事結作亂句一人定國結與仁讓句東陽許

氏曰仁讓必一家方能一國化貪戾只一人便能一

國亂至於僨事又只在人之一言以此見為善難為

惡易不可忽如此通考吳氏李子曰天地之間惟感

應為甚速我以此感則彼以此應如矢赴的瞬息不

留是之謂機仁讓貪戾其一家一國之機歟夫則隱

根於仁辭讓本於禮仁與讓蓋人性之所同得也貪



者欲之極。戾者怒之偏。貪與戾亦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凡民之生靡不如此。彼其機括伏於胸中。莫或擊觸。則雖有是仁讓而不能自興。雖有是貪戾而何至於亂。一旦為民上者。能使父慈子孝。而一門之禮皆仁。兄友弟恭。而一門之內皆讓。則我之機觸彼之機。通國上下激昂奮發。雖欲不為仁不能自己也。雖欲不為讓不能自遏也。自其一念之貪而形之於事者。無不貪。一念之戾而施之於政者。無不戾。則我之機觸彼之機。通國上下薰蒸濡染。淪胥於貪不奪不饜也。相挺為戾不競不止也。一國者一家之推也。發乎邇則見乎遠。一人者一國之表也。出乎身則加乎民。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鶴鳴在陰。其子和之。至不可誣也。昔陽城兄弟友愛。奴亦化之。一家之仁耳。晉之鄙薰而善良者幾千人。一國之仁也。窮而在下者如此。況達而在上者乎。東鄰民感韓延壽之化。昆弟願以旧相移。終死不敢復爭。一家之讓耳。鄒中翁然傳相

教厲二十四縣。莫以訟言。一國之讓也。賤而為民者。如此。况貴而為君者乎。晉武帝賣官而錢入私門。其始不過一人之貪耳。迨夫錢神之論興。風俗陵夷。卒成劉石之難。海內塗炭。豈非一國之亂乎。梁惠主糜爛其民而戰之。其始不過一人之戾耳。迨夫東敗於齊。南辱於楚。西喪地於秦。則雖所愛子弟亦不免於死。豈非一國之亂乎。夫惟貪戾之害如彼。故雖一言之微。而或至於債事。夫子所謂一言而喪邦者是也。夫惟仁讓之效如此。故雖一人之寡而亦可以定國。孟子所謂一正君而國定者是也。古之聖賢所以孜孜然汲汲然誠意正心以除貪戾之根。脩身齊家以立仁讓之的。蓋亦曰一身之舉動。一家之趨向。關焉。一家之習尚。一國之觀瞻。係焉。其機甚可畏也。傳大學者揭機之一語。以曉天下後世。其警之也深矣。文公曰。機發動所由也。味所由二字。則夫仁之為仁。讓之為讓。不發於人而發於我。貪之為貪。戾之為戾。



不動於彼而動於此明矣學者蓋亦審其發而謹其動也哉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新安陳氏曰民之仁暴則民從如好暴而令以仁唯上所帥帥之以所好所令與所好反民弗從矣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已以及人

所謂恕也蛟峰才氏曰此章是如治已之心以治人之恕黃氏洵饒曰有諸已無諸已忠也求諸人非諸人恕也所藏主也即尚書所謂違上所命從厥攸好

之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此問意章言治國乃言帥天下以仁又似說平天下言有諸已又似說脩身何也朱子曰聖賢之文簡暢身是齊治平之身治國平天下自是相關豈可截然不相入

○尋常人若有諸已又何以求諸人無諸已又何必非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至於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不責他大抵治國者禁人惡勸人善便是求諸人非諸人○三山陳氏曰已有此善然後可以求人有此善已無此惡然後可以非人有此惡皆已先之也○雙峰饒氏曰無善而欲責人有惡而欲禁人是無已



可推而欲及人也。此章雖釋齊家治國，然自一人貪戾以下，皆歸重人主之身。此乃極本窮原之論。問：恕者推己及人，却說所藏乎身，曰：恕有首有尾，藏乎身者其首及人者其尾也。忠是恕之首，治國平天下章皆說恕。此章言有諸己無諸己，是要人於脩己上下工夫，其重在首。下章言所惡於上無以使之下，是要人於及人上下工夫，其重在尾。兩章互相發明。○石山金氏曰：治國者必有法制號令，以禁民為非而律民以善，雖桀紂之世亦所必有，但其所好則不若此。故民從其所好，不從其所令，所以治國者在反求諸己。乃政令之本。○藏乎身者，自其盡己處言之，恕者自其推己處言之。所藏是指有諸己無諸己者也。恕是指求諸人非諸人者也。所藏乎身不恕，謂所藏於己者未有可推以及人，如何能喻諸人。然所謂堯舜帥天下以仁，以己及物者也。仁也。所謂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推己及物者也。恕也。至

言

所謂桀紂帥天下以暴，不仁者也。所藏不身不恕，反上文也。○雲峰胡氏曰：此一恕字，人皆知其以推己之恕言，不知藏乎身三字已帶盡己之忠信矣。此章有無二字，必自誠意章相貫說來。天下未有無忠之恕，上文心誠求之，即是誠意之誠，非有二也。誠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求必得之則有諸己矣。務決去之則無諸己矣。○新安陳氏曰：有善無惡於己，盡己之忠也。推己以責人，正人由忠以為恕也。忠即恕之藏於內者，恕即忠之顯於外者。所藏乎身不恕，無藏於內之忠而欲為恕，是乃程子所謂無忠做恕不出者也。其能喻人者無之。通考。○吳氏季子曰：克讓者一堯耳，而黎民以之，時雍好生者一舜耳，而四方以之，風動率天下以仁者，民之從何如也。虐民者一桀耳，而其徒之附勢寔繁，毒通者一紂耳，而小民之敵讐相繼，率天下以暴者，民之從何如也。然則仁讓之風，貪戾之禍，自身而家，自家而



國自國而天下次第相承蓋同此一機耳氓之蚩蚩至愚也然上之所令與其所好同則從之上之所令與其所好異則不從何哉故以身率之則易以令驅之則難此理之常無足怪者夫自后王君公而下至於大夫師長各率其眾之多寡雖若不侔而其統御之道皆必先已而後人惟已之仁也而後可以使人之仁惟已之敬也而後可以使人之敬惟已之孝也而後可以使人之孝惟已之慈也而後可以使人之慈行於已者其所好也使人從已者其所令也若令之以仁而其所好者非仁也令之以敬而其所好者非敬也令之以孝且慈而其所好者非孝非慈也是謂所令反其所好民胡為而從之哉君子知夫民之從好不從令也是故有諸已而後求諸人欲責人之為善必先反而思之曰已亦有此善乎一或無之方且自愧之不暇而何敢以此望人乎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欲議人之為不善必先反而思之曰已能無此

不善乎一或有之方且自訟之不暇而何敢以此尤人乎大抵正己之事詳而正人之事略律已之念重而律人之念輕味而后二字則可見矣恕之為義曰推已曰如心推已云者以待已之道而待人是也如心云者待人之心亦如待已之心是也苟無諸已而求諸人有諸已而非諸人則其在吾身者已不能盡恕之義彼見吾之所以治人者如此而所以自治者乃如彼則意向扞格貌雖從而心不服豈能使之喻哉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通考韓氏古遺曰再言治國在齊其家以應經文其所厚者薄○吳氏季子曰故治

國在齊其家此七字結前生後之語也其下連引三詩不厭重複所以反覆詠歎發越言外深長之味使



人諷之於口而得之於心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

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天平聲 蓁音臻

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去聲好貌少嫩蓁蓁美盛貌

興也去聲 於六義屬興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

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玉溪盧氏曰可以教國人應其家不可教

而能教人者無之之意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音蕭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

法之也

詩曹風鳴鳩篇忒差也問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然堯舜不能化其子

周公不能和兄弟是如何朱子曰聖賢是論其常堯舜周公是處其變如不將天下與其子而傳賢便是能處變得好若周公不辟管叔周如何不亂是不得已著恁地而今且理會常底今未解有父如瞽瞍兄弟如管蔡未論到變處○三山陳氏曰說正四國及仁帥天下皆是說到極處○玉溪盧氏曰父子兄弟足法儀之不忒也民法之四國之正也教國人是治國之事所以明明德於其國民法之是治國之事則



明德明於其國矣。○新安陳氏曰：足法家齊而可以示法於人也。民法之國人取法於己也。通考黃氏洵饒曰：宜其家人，仁也。宜兄宜弟，讓也。正是四國就身上說，貪戾之反也。○三引詩，卽孟子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又發經文厚薄之意，此是血脈貫通處。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

深長最宜潛玩。

三山陳氏曰：古人凡辭有盡而意無窮者多援詩以吟咏其餘意。○玉溪

盧氏曰：此章言治國甚略，言齊家甚詳，所以明齊家之道卽治國之道，以人同此心，心同此明德故也。○仁山金氏曰：三引詩首引之子宜家，繼引宜兄宜弟，何也？蓋天下之未易化者，婦人而人情之每易失者。

兄弟齊家而能使之子之宜家，兄弟之相宜則家無不齊者矣。宜乎其儀不忒而足以正是四國也。自脩身而齊家，自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有二道焉。一是化，一是推。化者自身教而動化也，推者推此道而擴充之也。故此一章竝含兩意。自章首至成教於國一節是化，三所以是推。如保赤子，繼慈者使衆而言是推。一家仁以下一節是化，帥天下，一節是化，有諸已一節繼所令反其所好而言是推。三引詩是化，惟化則可推，惟推則皆化。非化則推不行，非推則化不周。○雲峰胡氏曰：中庸引詩明行遠自邇之意，必先妻子好合而後兄弟既翕，此三引詩首以婦人之宜家，人而繼以宜兄弟，蓋家人離必起於婦人，非刑于寡妻者未易至於兄弟，亦未易御于家邦也。其示人以治國之在齊其家也，益嚴矣。○東陽許氏曰：三引詩自內以至外，婦人女子最難於化，而夫婦之間常入之情最易失於動，不以正化能行於閨門則德盛矣。



故引詩言夫婦為首而兄弟次之總一家言者又次之通考黃氏洵饒曰治國之仁讓興於孝又言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而遂及平天下則淺淺可見矣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

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

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

幼而無父之稱絜度待洛反也矩所以為方也矩者制方

之器俗呼曲尺此借以為喻言此三者上行下效疾業反於影響

所謂家齊而國治也新安陳氏曰上行謂老老長長恤孤下效謂民興孝興弟不倍

此即上章孝弟慈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章句接上章說下來亦可以見人心之

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新安陳氏曰可見人同欲遂其孝弟

慈之心便當平其政以處之不可使有一人之不得其所也是以君子必當因其

所同推以度物物即人也使彼我之間各得分去聲願則上

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朱子曰老老長長恤孤方是就自家切近

處說所謂家齊也民興孝興弟不倍是就民之感發興起處說治國而國治之事也上行下效感應甚速



可見人心所同者如此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此句方是引起絜矩事下面方說絜矩而結之云此之謂絜矩之道○絜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却在治國平天下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得○先說上行下效到絜矩處是就政事上說若但興起其善心不使得遂其心雖能興起亦徒然耳如政煩賦重不得養其父母畜其妻子又安得遂其善心須是推已之心以及於彼使彼仰足以事俯足以育方得○能使人興起者聖人之教化也能遂其興起之心者聖人之政事也○矩者心也我心所欲即他人所欲我欲孝弟慈必使他人皆如我之孝弟慈不使一夫之不獲方可只我能如此他人不能如此即是不平矣○絜矩不是外面別有箇道理只便是前面正心修身底推而措之○問絜矩之道是廣仁之用否曰此乃求仁工夫正要著力若仁者只是舉而措之耳不待絜矩而自無不平矣絜矩正是恕者之事○興孝與弟不

倍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言之矣此章再舉之者乃欲引起下文君子必須絜矩然後可以平天下之意不然則雖民化其上以興於善而天下終不免於不平也故此一章首尾皆以絜矩之意推之而未嘗復言躬行化下之說○問上老老而民興孝下面接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似不相續如何曰這箇便是相續絜矩是四面均平底道理教他各得老其老各得長其長各得幼其幼不成自家老其老教他不得老其老長其長教他不得長其長幼其幼教他不得幼其幼便不得是以二字是結上文猶言君子為是之故所以有絜矩之道○絜矩如自家好安樂便是他人亦欲安樂當使無老稚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之患制其田里教之樹畜皆比以推之○雙峰饒氏曰矩所以為方之具也匠欲為方必先度之以矩欲平天下者以何物為矩而度之亦惟此心而已絜者以索圍物而知其大小度之義也匠之度物以



矩為矩。君子之度人，以心為矩。○玉溪盧氏曰：矩猶則也。明德至善，吾心本然之則也。以此齊家，絜矩於家也。以此治國，絜矩於國也。以此平天下，絜矩於天下也。絜矩之道，即明明德於天下之道也。○仁山金氏曰：首三句是化。絜矩是推。既有以化之，而興其孝弟，不倍之心，必有以推而遂其孝弟，不倍之願。推之者，莫大於從其所好，勿施所惡。所好在因其利，所惡在奪其利。○雲峰胡氏曰：此章當分為八節。右第一節言所以有絜矩之道。夫子十五志學，即此所謂大學志學以下，分知行到末節。方言不踰矩，是生知安行之極致。大學格物而下，亦分知行到末章。亦言絜矩是致知力行之極功。矩者，何人心天理當然之則也。吾心自有此天則，聖人隨吾心之所欲，自不踰乎此。則故曰不踰矩。人心同有此天則，學者即吾心之所欲，以為施於人之則，故曰絜矩。只是一箇矩字，但不踰矩之矩，渾然在聖人方寸中，是矩之體。絜矩

之矩，於人已交接之際見之。是矩之用。規矩皆法度之器。此獨曰矩者，規圓矩方，圓者動而方者止，不踰矩，即是明德之止至善。絜矩，即是新民之止至善。○東陽許氏曰：此章分四節看。章首至失眾失國為一節。是故君子至不善則失之，為一節。楚書至驕泰以失之，為一節。自生財有大道至篇終為一節。四節中分為小段看。第一節反覆言絜矩分五段。第一段老老長長恤孤，是直從齊家上說來。即前章孝弟慈也。上之人盡孝弟慈，而民便興起，可見人同有此明德而易化。然天下之大，兆民之眾，須有規矩制度，使各守其分，是以已之心度人之心。品量位置以為之限，則天下無不平矣。絜矩只是度義兩字。上三句是化。絜矩是推。所推者只是好惡兩字。○黃氏洵饒曰：章句云分願即謙卦稱物平施。○吳氏李子曰：人同一心，心同一理。我以此感，則彼以此應。且夫老吾老，非欲使民之孝也。而民自興於孝。長吾長，非欲使民



之悌也而民自興於悌恤吾孤非欲使民之不倍也而民自有不倍之風豈非同天下而一理合千萬人而一心乎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竝去聲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

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聲

上下四旁上下已見上文前後左右為四旁四旁即四方也長短廣狹彼此

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

一夫之不獲哉新安陳氏曰有此絜矩之道以處之則始焉興起其孝弟不倍之心者今

果得以遂其心矣通考黃氏洵饒曰絜矩二字亦自經文能慮來章句所謂處物精詳者無一夫之不獲即新民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約加一絜字此心所及者廣

自此而推之朱子曰上下前後左右都只一樣心只是將那頭折轉來比這頭在我上者使



我如此而我惡之更不將來待在下之人如此則自家在中央上面也占許多地步下面也占許多地步便均平方正若下之事我如此而我惡之我若將去事上便下面長上面短不方了左右前後皆然○譬如交代官前官之待我既不善吾毋以前官所以待我者待後官也左右如東西鄰以鄰國為壑是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可也上下前後左右做九箇人來看便見○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兩摺說只以已對人言若絜矩則上之人所以待我我又思以待下之人是三摺說如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亦是此意但中庸是言其所好此言其所惡也人莫不有在我之上者莫不有在我之下者如親在我之上子孫在我之下我欲子孫孝於我而我却不能孝於親我欲親慈於我而我却不能慈於子孫便是一畔長一畔短不是絜矩○問長短廣狹如一而無不方在人有人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之分何以使之

均平曰非言上下之分欲使之均平蓋事親事長當使之均平上下皆得行之上之人得事其親下之人也得事其親但各隨其分得盡其事親事長之意耳○雙峰饒氏曰以上下左右前後言則我當其中上之使我猶我之使下下之事我猶我之事上至於左右前後皆然故皆不當以所惡者及之然以上之使我者使下而不以事上以下之事我者事上而不以使下則上下之分殊矣以前之先我者先後而不以從前以後之從我者從前而不以先後則前後之分殊矣是理一之中又有分殊者存此所以異於墨氏之兼愛佛氏之平等也○雲峰胡氏曰右第二節言此之謂絜矩之道須看是以有此之謂六字人之心本無間於已是以有絜矩之道已之心能不間於人此之謂絜矩之道○新安陳氏曰下文節節提掇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者之得與失皆是自此一節而推廣之○通考東陽許氏曰二段專釋絜矩之義○潛齋



何氏曰上下前後左右即方矩之體也自此至卒章皆發揮絜矩之事○吳氏季子曰君子知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故其與人接必有以揆度於其間曰上曰下曰前曰後曰左曰右接之之境也曰使曰事曰先曰從曰交處之之道也於接之之境思處之之道以此準彼視彼猶此務使上下四方均齊方正而無缺然不滿之處是之謂絜矩舉天下之圓無出於規舉天下之方無出於矩君子以此矩而絜之居上而施於下者如此則居下而施之上者亦當如此居前而施之後者如此則居後而施之前者亦當如此居左而施之右者如此則居右而施之左者亦當如此此推此心以往處之各得其宜待之各當其可則人人皆滿其分願而天下平矣絜矩之喻何如哉試自在官者言之上有君下有民而已立乎其中者也莫非王事我獨賢勞嘗病君之不吾察矣則使民必以時不然是以所惡於上者而使下非絜矩也又自在

家者言之上有父下有子而已立乎其中者也厥考作室乃弗肯堂嘗患子之不吾肖矣則事父必以孝不然是以所惡於下者而事之非絜矩也以至前後左右莫不皆然必均平齊一而後已是以故我能老人亦得以老其老我能長長人亦得以長其長我能恤孤人亦得以恤其孤無厚薄無餘欠自天子至於庶人一而已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竝去聲下竝同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東陽許氏



曰二段言能絜矩之效言上之人能如愛子之道愛其民則下民愛其上如愛父母然愛民之道不過順其好惡之心而已大約言之民所好者飽暖安樂所惡者飢寒勞苦使民常得其所好而不以所惡之事加之則愛民之道也通考黃氏洵饒曰齊家章言好惡是推之以在人者此言好惡是推之以及天下之人也下章放此蓋身為天下本好惡即孟子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公好惡得眾得國○吳氏季子曰前段言絜矩之心此段言不可不絜矩之理蓋民之服事其上戴以為后主君公奉以為大夫師長徒以求吾之所好去吾之所惡而已為民上者視民所好若善若公若正凡合乎天理者猶已所好亦從而好之視民所惡若惡若私若邪凡戾乎人偽者猶已所惡亦從而惡之好其所同好惡其所同惡是能絜矩而足以為民之父母矣斯民豈不以事父母者而事之哉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

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節讀為截辟讀為僻僂與戮同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

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

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為

天下之大戮矣此言不能絜矩之禍與上一節正相反者也通考黃氏洵饒曰此辟字即

八章辟字血脉貫通處○私好惡失眾失國○東陽許氏曰四段言不能絜矩之害節南山家父所作只引上四句則下四句意亦在其中凡引詩書皆是斷章取義此却不然也○吳氏季子曰若知有已而不



知有人知有勢而不知有理鬼岸自尊專欲擅利如節南山之所刺則失絜矩之道而不足為民之父母矣節者巖然高大之貌南山即終南山在關中最高為高大周都豐鄠此為境內之鎮故周人多托以比與南山有臺如南山之壽是也南山之高大以巖巖之石耳尹氏太師維周之昏豈不猶山之有石乎秉國之均四方是維豈不猶石之巖巖乎觀山石之巖巖見師尹之赫赫四方之民唯爾是瞻而好惡一偏所布者不平之政所行者不平之事豈大學之所謂絜矩者哉唯平可以服天下之心不平則天下疾之而陷於大僂矣詩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疾其好惡之偏也宗周之滅為天下僂孰大於此有國者其可不乎謹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

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

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

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

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雙峰饒氏曰未喪師則克配上帝是得衆則得國能絜矩而為民父母者也喪師則不能配上帝是失衆則失國不能絜矩而辟則為天下僂者也○玉溪盧氏曰殷之喪師紂之失人心也其未喪師先王之得人心也得人心所以配上帝失人心所以不能天命之去留判之人心之向背又在君之能



絜矩與否而已得眾得國應南山有臺之意失眾失國應節南山之意存此而不失明德之體所以立絜矩而與民同欲明德之用所以行○雲峰胡氏曰右第三節就好惡言絜矩蓋好惡二字已見誠意修身二章特誠意章是好惡其在己者脩身者推之以好惡其在人者此章又推之以好惡天下之人者也誠意章主慎獨其為好惡也一誠無偽此章主絜矩其為好惡也一公無私修身章是言不能慎獨則好惡之辟不足以齊其家此章是言不能絜矩則好惡之辟不足以平天下所謂血脈貫通者又於此見之不可不詳味也慎獨是敬以直內絜矩是義以方外通考東陽許氏曰上文兩段得眾得國結能絜矩之效失眾失國結不能絜矩之害○黃氏洵饒曰峻命不易此命字與下文命字即惟新之命與顧諟之命不同然命我德命以天下皆天之命但必自明其德之命則能受天下之命則又未嘗不同也○東氏李

曰上文指言絜矩不絜矩之效如許明白猶慮人之未悟也復引文王之詩以實之蓋欲周王監殷之失國而思所以為絜矩之道也殷有天下以來賢聖之君六七作罔不配天其澤豈有他哉亦不過得眾而已師眾也得與喪為對未喪師者得眾之謂也有國則可以配天失國則不能配天矣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又決於眾心之去留此其機括在絜矩不絜矩之間耳絜矩謂何以已之心度眾之心而從其所欲也眾心即天心天心即天命從違去就如反覆手保而有之不亦難乎故曰峻命不易知其不易則雖欲不絜矩亦不可得矣嗚呼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以一人之寡而撫千萬人之眾苟不絜矩豈特不能平天下而已哉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



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

入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應上文得有國則不患無財

用矣朱子曰爲國絜矩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以後

則天下之人安得不歸於我如湯武之東征西怨則

自然有人有土雙峰饒氏曰格致誠正脩所以謹

此德也此有人等此字此猶斯也玉溪盧氏曰德

即明德謹德即謂明明德先謹乎德以平天下之大

本而言也有德則能絜矩所以得衆而得國新安

陳氏曰揭明德訓此德字見明明德爲大學一書之

綱領此章言財用始於此財用之有本於慎德而有

之非私有也東陽許氏曰言爲人上者明德爲本

而財用爲末財固是國家所必用而不可無者但當

修德爲本絜矩而取於民有制通考東陽許氏曰此

第二節中分五段○段言德明而人服有土而有

財○董氏彝曰首章明明德明德以自修末章慎德

以治天下言○吳氏季子曰人之所以不能絜矩者

爲其有所蔽耳世之蔽於利者莫不以財爲急而德

爲緩語之以散利薄征則曰吾何以充府庫也語之

以蠲租已責則曰吾何以給用度也由是置厚薄輕

重於方寸中而損下益上瘠民肥己之事靡所不爲

矣烏能絜矩乎不知君天下者非無財之爲患患吾

德不修耳古之君子先謹乎德有德則天下歸仁斯

有人矣有人則莫非王土斯有土矣有土則任土作

貢斯有財矣有財則量入爲出斯有用矣此有云者

猶言即此便有不得他求也曰人口土曰財用無一

而不出於德則德爲本而財爲末昭昭矣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新安陳氏曰有德而後有人有土有土而後方有財可見德為本而財為末矣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

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

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朱子曰民本不是要爭奪惟上之人以德為外而暴征橫

斂民便效尤相攘相奪是上教得他如此

三山陳氏曰財人所同欲上欲專之則不均平便是不能絜矩

通考東陽許氏曰二段言當修德而絜矩取民財有制

黃氏洵饒曰德者國之本財者民之心與經文本末不同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

有人矣括蒼葉氏曰為國者豈可唯知聚財而不思所以散財此有天下者之大患也

東陽許氏曰三段財聚民散言不能絜矩取於民無制之害財散民聚言能絜矩取於民有制之利散財不是要

上之人把財與人只是取其當得者而不過蓋土地所生只有許多數目上取之多則在下少

通考吳氏季子曰義利不能以兩立得於此則失於彼故財聚則民散紂積鹿臺之財而前徒倒戈是也財散則民



聚武王發鉅橋之粟而萬姓悅服是也觀財之聚散則知民之聚散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謹乎德

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

也問絜矩如何只管說財利朱子曰畢竟人爲這箇較多所以生養人只是這箇所以殘害人亦只是

這箇此章大槩是專從絜矩上來蓋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好者矣大

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三山陳氏曰以惡聲加人人必以惡聲加已以非道取人

之財人必以非道奪之言與貨其出入雖不同而皆歸諸理其爲不可悖一也○吳氏曰慎德而有人有

土與財散民聚能絜矩者之得也內未而乎民施奪

與財聚民散悖入悖出不能絜矩者之失也○東陽許氏曰四段以言之出入比貨出入不能絜矩取於

民無制之害通考吳氏季子曰天地間惟感與應出乎爾者反乎爾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禁自言如

日在天而其民謂時日曷喪是也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秦人頭會箕斂而府庫卒爲漢有

是也觀言之出入則知貨之出入矣

廉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來王誥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及

覆之意益深切矣雙峰饒氏曰此得失字串前得失矣以財爲本則不善不善則失衆失國矣○玉溪盧氏曰有德則能絜矩是之謂善所以得人心在此所



以得天命亦在此無德則不能絜矩是謂不善所以失人心在此所以失天命亦在此人心歸則天命歸人心去則天命去是天命之不常乃所以為有常也此引康誥之書以結前五節之意與前引文王詩相應命不于常即峻命不易之理善則得不善則失即得國失國之意此所謂善即止至善之善○雲峯胡氏曰右第四節就財用言絜矩若好惡不能絜矩任已自私不可以平天下財用不能絜矩瘠民自肥亦不可以平天下欲平天下者不可不深自警省也通考東陽許氏曰五段引書以結之與前文王詩相應○韓氏古遺曰惟命亦應其命維新善能絜矩不善不能絜矩○黃氏紹曰大學釋明明德章引書曰顧諟天之明命新民章引詩曰其命維新平天下章引詩曰峻命不易書曰惟命不于常明德新民皆以命言之釋明德而引天命蓋得天之賦予以為德也於新民而言天命蓋受天命以有天下也一以天理言

一以天眷言其言天命則同所指不無少異也○吳氏季子曰惟命不于常言天命所在何常之有有德有人為善善則得之悖入悖出為不善不善則失之矣此其利害較然明甚以是非言之則如彼以利害言之則如此斯皆言其不可貴貨賤德耳亦孰知貨之不足貴乎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楚語**○三山陳氏曰楚史官所記之策書也言不

**寶金玉而寶善人也**○楚書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

之自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通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無忘先王之業若諸侯之好幣具而道



之以訓辭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  
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之焉王孫  
圉楚大夫趙簡子名鞅鳴玉以相鳴佩玉以相禮也  
珩白玉之橫者通考東陽許氏曰第三節言用人中  
分七段一段引楚書言金玉不當寶惟當寶善人

舅犯曰亾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亾人文公時為公子

耳出亾在外也仁愛也事見形旬檀弓禮記檀弓篇

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亾國恒於  
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  
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  
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

國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重平聲  
喪亦喪人之喪竝去聲喪即出亾也父死而欲反國  
求為後是因以為利也說如字猶解也古栝鄭氏  
曰文公時避驪姬之讒亾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  
子顯弔之勸之復國舅犯為之對此辭也西明李  
氏曰楚為春秋所惡舅犯特霸王之佐耳大學參稽  
格言以垂訓萬世乃於此乎取何歟蓋天下之善無  
窮君子之取善亦無窮猶書記帝王而繼之以秦誓  
故下文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雙峰饒氏  
及之財而言此就財上說來却接用人說去蓋天下惟理  
財用人二事最大玉溪盧氏曰不以金玉為寶而  
以善人為寶不以得國為寶而以愛親之道為寶是  
能內本而外末者也雪峰胡氏曰右第五節當連  
上文善與不善看在我者惟善則得之在人者亦當  
惟善是寶兩寶字結上文財用惟善仁親又起下文



之意蓋第三節言好惡第四節言財用此則兼財用  
 好惡言也通考東陽許氏曰二段檀弓大學引之其  
 意若曰豈惟不寶金玉至於國家之利亦非所寶而  
 惟寶人也此兩段承上內德外財之意而起下文善  
 人之說吳氏李子曰自常情觀之所謂寶者非明  
 月之珠必夜光之璧彼晉楚之君一則曰善二則曰  
 仁親疑若迂闊不切於事情而其至寶卒無以易此  
 則貨之不足貴也信矣知貨之不足貴吾又何必土  
 地之不廣人民之不衆財用之不饒切切然係累吾  
 心而終於不能絜矩哉況觀前代之君溺意聚斂而  
 不知紀極者何莫不然漢之武帝惟以大農少府之  
 藏為重故算舟車權鹽鐵雖海內虛耗不恤也唐之  
 德宗惟以瓊林大盈之積為重故稅間架征竹木雖  
 京師怨嗟不顧也是豈二君獨無絜矩之心哉一蔽  
 於利則明知絜矩之為善亦不能行矣傳未者分  
 別本末辯明得失反覆於是非利害之間而力言貨

之不足貴凡皆欲以解其蔽而已文公曰絜矩章專  
 言財用蓋人主不能絜矩者皆由利心之起故徇已  
 欲而不知  
 有人也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  
 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  
 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  
 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  
 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始哉

个古賀反書  
作介斷丁亂

反媚  
音冒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

三山陳氏

曰聖字專言之則為衆善之極對衆善而言則止於通明之一端○新安陳氏曰孟子云大而化之謂

聖此專言之者也周禮六德知仁尚庶幾也媚忌

聖義中和此對衆善而言之者也問絜矩以好惡財用媚疾彥聖也違拂戾也始危也為言何也朱子曰如桑弘羊聚

斂以奉武帝之好若是絜矩底人必思許多財用必是侵過著民底瞞得我好民必惡言財用者蓋知自

家在一鄉之間却專其利便是侵過著他底便是不絜矩言媚疾彥聖者蓋有善人則合當舉之使之得

其所今則不舉他使失其所是侵善人之分便是不絜矩此不特言其好惡財用之類當絜矩事事亦當

絜矩○玉溪盧氏曰一个挺然獨立而無朋黨之謂斷斷無他技德有餘而才不足也休休二字其義淡

長有淡然無欲之意又有粹然至善之意曰如有容其量之大不可得而測亦不可得而名言也有技若

已有之能容天下有才之人則天下之才皆其才也若已有之不特不媚疾而已彥聖心好不啻若自其

口出能容天下有德之人則天下之德皆其德也不啻若自其口出好善有誠而口不足以盡其心也能

以天下之才德為己之才德信乎其能容矣前言如有容此言寔能容二句相應人君用此人其有益於

人國可知有技疾惡之彥聖俾不通不能以天下之才德為才德人君而用此人國家豈不危始能容者

用之其利如此不能容者用之其害又如此人主在擇一相者此也此又絜矩之先務也○蛟峯方氏曰

其如有容其疑辭也有甚物似他有容者言無可比他有容之大○新安陳氏曰有容者能絜矩而人所

同好者也媚疾者不能絜矩而人所同惡者也人君能好有容者而用之惡媚疾者而舍之是又絜矩之

能好有容者而用之惡媚疾者而舍之是又絜矩之

能好有容者而用之惡媚疾者而舍之是又絜矩之



大者。○東陽許氏曰。三段此專言為政者好惡之公私尚亦有利哉。以上一截言能絜矩而以公心好人。以下一截言不能絜矩而以私心惡人。通考黃氏洵饒曰。一介尚書作一介。介即獨也。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此一人似房玄齡。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此一人似李林甫。○楊氏烜曰。不啻猶豈止也。○吳氏程曰。寔當音植。實是也。○吳氏李曰。秦誓所舉乃大臣之事。大臣能絜矩則盡黜聰明。不事表襮。其中雖多材藝。外視一無技能。此心体休然。寬平廣大。見人之有技。則一如我之有技。見人之彥聖。則不啻我之彥聖。技以辨事。言聖以料事。言辨事而成。料事而中。為大臣者。非惟不熱中。而且體之於身。視彼猶我。懇切真到。若得其所。甚好者。用能受天下之人才。而器使之。君之子孫。賴其用。世之黎民。蒙其福。國家之利。孰大於此。乃若不能絜矩。則必欲我之勝人。不願人之加我。其心忿戾而不平。蹙迫而不廣。人雖有技。以為

不下於我。則媚疾以惡之。媚疾者。疾其所長而已。惡則併與其人而憎之。人雖彥聖。以為不出於我。則違之。俾不通。違者。不行其言而已。俾不通。則併沮其事。而敗之。務使天下之人才。俱莫已若。由是嘉言伏賢。人隱。國家之事。淪胥以敗。禍延當世。殃及後人。子孫黎民。皆被其害矣。豈不始哉。自常情觀之。容德之於子孫。黎民。若無關係。然讓直濟文者。成貞觀之治。妒賢嫉能者。肇天寶之亂。明效大驗。不我誣也。能保則曰。以能保。不能保。則曰。以不能保。以之為言。猶左氏所謂。凡師能左右之曰。以言。皆由乎此也。

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

能愛人。能惡人。逆讀為屏。古字通。用屏必正反除也。

逆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



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

此也北溪陳氏曰此能公其好惡而能絜矩者也。雙峰饒氏曰惡人之所同惡好人之所同好即

舜之去四凶舉十六相是也。五溪盧氏曰此承上節下一截而言媚疾之人待之宜如此謂之能惡人

可也而謂之能愛人何也蓋小人不去則君子不進去小人不能絕之則雖進君子而不能安之去小人

固所以進君子絕小人乃所以安君子吾之威在媚疾之人吾之恩在天下後世矣惟吾心純乎天理之

公故吾之好惡與天下為公此仁人所以能愛惡人也。新安陳氏曰此引家語孔子之言故以此謂冠

之乃引援古語之例。東陽許氏曰四段言能絜矩而惡惡得其正所謂放流即媚嫉蔽賢之人朝廷之

上惡人既去則善人方得通又以仁人總結之言能絜矩者也。通考朱氏公遷曰聖賢之好惡大抵好君

子而惡小人此其所以為正也。大學治國平天下章每反覆於好惡公私之間蓋以天下之治亂決於好

惡之當否君子於此可不謹哉。吳氏季子曰仁者無所不愛然以其絜矩之故見不能絜矩者則惡之

必欲屏除流放置之四夷不使之得同中國以害吾治於此見仁人之心本無適莫眾之所惡已亦從而

惡之絜矩而已矣何者絜矩則知眾心與已心同眾皆惡其疾有技惡其違彥聖已獨何為不惡之屏除

流放所以與眾逆棄而非有一毫之私意也。惟仁者為能絜矩故惟仁者為能愛人能惡人他人則蔽於

私意已之所愛未必眾之所愛也。已之所惡未必眾之所惡也。如四凶在朝深為元愷之蠹使舜不能以

已之心喪元愷之心則雖見其掩義隱賊猜譖庸回以沮元愷不恤也。雖見其崇飾惡言傲狠明德以害

元愷不顧也。又安能投諸四裔以禦魍魎哉。絜矩工夫必如舜而後可。

魍魎哉絜矩工夫必如舜而後可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遠去聲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曰當作迫未詳孰是命慢聲相近

是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

而未仁者也朱子曰先是早底意是不能速用之○

不能退如漢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石顯之姦而不能去是也○新安陳氏曰舉不先未盡愛之道退不遠未盡惡之道上文能愛惡仁人也此不能盡好惡之道所以為君子而未仁者也通考東陽許氏曰五段言絜矩而薦賢當速退不肖當遠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菑古災字夫音扶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

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

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朱子曰斷

絜矩媚疾者是不能絜矩仁人放流之是大能絜矩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是大不能絜矩○相蒼葉氏曰上一節雖未盡好惡之極猶能知所好惡尚不至於拂人好惡之常性今有人焉於人之所當好所同好者反從而惡之於人之所當惡所同惡者反從而好之如此等人不仁之甚○雙峰饒氏曰好惡與人異



蓄必逮夫身。桀紂是也。○王溪廬氏曰：人性本有善而無惡，故人皆好善而惡惡。仁人之能好惡，不過順人之性耳。苟好惡善而拂人之性，則失其本心甚矣。非不仁之甚，而何蓄必逮身為天下僂是也。自古有天下者，未嘗不以用君子而興，用小人而亾。能愛惡人，則君子進，小人退；而天下蒙其利，此能絜矩者之所為也。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則君子退，小人進。而天下受其禍，此不能絜矩者之所為也。自秦誓至此，凡四節。秦誓一節，見君子小人之分，次節言用舍之能盡其道者，又次節言用舍之不盡其道者。此節則言用舍之全失其道者，皆因絜矩之義而申明好惡公私之極，以申明平天下之要道也。○雲峰胡氏曰：右第六節，就用人言好惡。大學於此提出仁之一字，而章句又以君子之未仁，小人之不仁者言之。蓋絜知是恕之事，恕所以行仁，故特以仁結之。通考：東陽許氏曰：六段言不能絜矩而好惡之反。○吳氏：季子

曰：見賢而不能舉，以下是知所愛惡而力量不足。絜矩之未盡者也。好人之所惡，以下是又香臭不分，愛惡易位，不知絜矩。民斯為下矣。絜矩不盡者，特未能自求多福耳。不知絜矩，則是自求禍也。寧不為身之災乎。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此謂治國平天下之君子。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

人之術。道即大學之道。修己明明發己自盡為忠循。德之事，治人新民之事也。

物無違謂信。朱子曰：發於己心而自盡則為忠，循於物理而不違背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

是忠之發。伊川見明道此語尚晦，故更驕者矜高泰云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便更穩當。



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

得失而語益加切益至此而天理存亾之幾平聲決矣

朱子曰初言得眾失眾再言善則得不善則失已切矣終之以忠信驕泰分明是就心上說出得失之由以決之忠信謂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亾○北溪陳氏曰忠信者絜矩之本能絜矩者也驕泰者任己自恣不能絜矩者也○雙峰饒氏曰此得失字又串前兩段得失字而言由上文觀之固知得眾得國而又知善則得之矣然所以得此善者亦曰忠信則得善之道驕泰則失善之道矣忠信即是誠意驕泰乃忠信之反也以此觀之可見誠意不特為正心修身之要而又為治國平天下之要○雲峰胡氏曰右第七節不分言好惡與財用之絜矩但言君子有大道此道字即章首絜矩之道也忠信以得之

乃

者在己有矩之心而發己自盡則為忠在物有矩之理而循物無違則為信驕泰以失之者驕者矜高不肯下同民之好惡非絜矩之道也泰者侈肆必至於橫斂乎民之財用非絜矩之道也前兩言得失人心天命存亾之幾也此言得失吾心天理存亾之幾也章句此一幾字當與誠意章幾字參看通考東陽許氏曰此段以得失結之忠信則能絜矩者也驕泰則不能絜矩者也章句謂三得失一能絜矩不能絜矩之得失二尚德尚財之得失三用善人用惡人之得失大率絜矩則得不絜矩則失○吳氏李子曰此章三言得失初以國祚言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也次以天命言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是也然而所謂善所謂得眾孰不出於為人上者之一心哉大學至此則又窮原反本而歸之於心忠信驕泰皆心之所為也心乎忠信則能絜矩而所行皆善豈不得眾乎心乎驕泰則不能絜矩而所行



皆不善豈不失眾乎國祚之修短天命之去留往往由此合二程子之說而觀之蓋凡已當為之事必求以盡之一息不能自己者忠之謂也凡物當然之理必循而行之一毫不能有愧者信之謂也有如心雖已至而自晝至夜自夜至旦汲汲然惟恐其未正身雖已修而自少至壯自壯至老孜孜然惟恐其未修反觀內省吾之修有所未盡吾之責有所未塞則惕然其不自安雖欲已而不可得忠之為忠者如此為人君則待其民者必以仁惻隱之心生於要譽其為仁也不誠則非信矣為人子則事其親者必以孝能養之弊流於不敬其為孝也無實則非信矣是必言行相副而後可以為信表裏如一而後可以為信忠也信也萬善之基而絜矩之本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

財恒足矣恒胡登反

呂氏曰呂氏名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國無遊民則生者眾矣潮音

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

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

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新安陳氏曰務本謂生者眾為者疾所以開財之源也節

用謂食者寡用者舒所以節財之流也疾謂速舒謂緩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

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陳氏曰此古人生財之政也蓋與後

世異矣○雙峰饒氏曰財者末也財雖是末亦是重事若要生財亦自有箇大道理生眾至用舒此四者



不可缺一。乃生財之正路。外此皆邪徑也。○玉溪盧氏曰：國無遊民而不奪農時，民之財所以足。○仁山金氏曰：天地間自有無窮之利，有國家者亦本有無窮之財，但勤者得之，怠者失之，儉者裕之，奢者耗之，故傳之四語，萬世理財之大法也。通考黃氏洵饒曰：此大道字是。君子有大道之道中之一事。○東陽許氏曰：第四節言生財之方，當用君子不可用小人，總上兩節之意，中分五段。一段正言生財之方，務本節用，尤為精密。生眾為疾，務本也。食寡用舒，節用也。○吳氏季子曰：聖賢議論雖高而不虛，雖正而不迂，所以為布帛之文，救粟之味，窮天地亘古今而不廢也。大學卒章，深以聚斂為戒，使他人言此則但知財之不可聚，而不知財之不可無，議論激而趨於一偏。天下後世始病其難行矣。聖賢則不然，既闢殫財之非，則必曉之以生財之道，蓋民生日用，有不容一日闕者，使聖賢為

國亦不能以捨此。顧聖賢自有生財之道，非若暴君汚吏浚民之生耳。百畝之田，四夫耕之，五畝之宅，四婦蠶之，則一家無遺力。八材之用，百工飭之，貨賄之利，商賈通之，則一國無閒民。是謂生之者眾，建官止於三百六十，則在位無贅員，賦祿僅足以代其耕，則在官無冗食。是謂食之者寡。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無作輟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無休息也。斯不亦為之者疾乎？歲杪制用量入為出，無汎濫也。國有鹵荒，則殺其禮，無侈靡也。斯不亦用之者舒乎？夫惟生之眾而食之寡，為之疾而用之舒，則其來無窮，其去有限。自然暴暴如丘山，浩浩如泉源矣。豈非足國之道乎？其言有大道者，蓋謂此有正大之理，非必以私意小智巧為聚斂之術也。知正大之理，自可以生財，則所憂者不在乎財匱而言利之徒，不得乘此以投其隙矣。不然，窘於調度，則雖財聚民散，不遑恤也。迫於費用，則雖悖入悖出，不暇問也。大抵崇本節用，乃



百王不易之常道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以身以殖承職反

貨朱子曰仁者不是特地散財買人歸已只是不私其有人自歸之而身自尊是言散財之效如此不

仁者只務聚財不管身危也○雙峰饒氏曰財散民聚此以財發身財聚民散此以身發財○新安陳

氏曰紂聚鹿臺之財以亾武散之以興即其證也通考東陽許氏曰二段言仁者外末不仁者內末即前

節內德外財之意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

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

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問如何上仁下便義

理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在父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陳氏曰惟上之人不妄取民財而所

好在仁則下皆好義以忠其上矣下既好義則為事無有不成遂者矣天下之人皆能成遂其上之事則

府庫之財亦無悖出之患而為我有矣非若不好仁之人財悖而入亦悖而出也○玉溪盧氏曰此所謂

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者也○新安陳氏曰此章自仁人放流之後言仁不一與此節皆當參玩

通考東陽許氏曰三段言內外末之效○吳氏李



開陳利害以警之俾其知不可聚斂聖賢倦倦之意  
 至此而益切矣財本奉身之物然取之不以道則適  
 所以裁其身蓋財者人之所同欲而我輒專之爭之  
 端禍之媒也仁者知財之害身當務散之以與人共  
 蓋欲消釋其不平之心毋使吾身處必爭之地而已  
 鉅橋之粟武王知其為富也如商民之缺望何故寧  
 發之而不吝關中之珍寶沛公知其難得也如秦人  
 之側目何故寧捐之而勿取然財雖散而民則聚矣  
 羣天下之人而歸之安富尊榮又將焉往繼商而王  
 代秦而帝其發身也孰大焉彼不仁者則不然好貨  
 之念重於愛身往往安其危利其蓄樂其所以凶者  
 紂以身死而易傾官廩臺之藏德宗以身危而易墮  
 林大盈之積其事可睹矣故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  
 者以身發財仁者未嘗有意於發身也德章而身尊  
 乃其必然之理不仁者亦非不愛其身也怨叢於厥  
 身雖欲自全不可得已仁與義一理也君與民一心

也君以是心而愛民則為仁民以是心而報君則為  
 義故自古以至於今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  
 有始有卒謂之終若徒愛戴於一時而又變遷於他  
 日則是其事不終矣不終二字正如韓信所謂公小  
 人為德不終者言其始雖美意而終不免悔也世有  
 好行小惠以干百姓之譽而非出於至誠者事久論  
 定人知其心則愛戴之情弛矣是以不終今仁者之  
 為仁既出於所好之真又能使其下好義而以尊君  
 親上為不容已自然有始有卒矣烏乎而不終國之  
 所與立者民也民心終於愛戴則府庫吾府庫也財  
 非吾之財乎仁與不仁之效如此此大學之所以丁寧反覆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木之家不畜牛羊百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



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畜許六反乘斂竝去聲。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

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新聲。

陳氏曰：孔氏疏曰：按書傳士飾車駢馬詩云四牡駢駢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今下云伐冰之家是卿大夫今別云畜馬乘故知士初試為大夫者也。昭四年大夫命婦喪俗用水喪大記云士不用冰故知卿大夫也。士若思賜亦得用之。但非其常故士喪禮賜冰則夷繫可也。禮喪大記君設大繫造冰焉大夫設夷繫造冰焉士併瓦繫無冰造猶納也。禮自仲春之後納水繫中乃設牀於其上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為繫併以盛冰耳。○肅禮天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鑪凡內

外饗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繫。冰室也。鑑如甕大口以盛冰。置食物酒醴於中以禦熱氣防失味變色也。甕音緄。今大瓦盆屬。鄭氏曰：夷之言尸也。實冰於盤中置於尸牀之下所以寒尸。尸之繫曰夷繫。牀曰夷牀。移尸曰夷於堂。皆依尸而言也。○夷繫廣八尺長一丈二尺。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采音菜。采地臣之食邑也。君子寧以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朱子曰：如食祿之家又畜牛羊却是與民爭利便是不絜矩。所以道以義為利者義以方外也。○雙峰饒氏曰：此段大意在不畜聚斂之臣見用人與理財相關。○下溪盧氏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益古語。觀此謂字可見引之以證獻子之言也。獻



子嘗師子思能知義理之分故能知絜矩之道。○東陽許氏曰四段言上之人當絜矩不可侵下之利。雖養雞豚之小利尚不可與民爭而况為君者專事聚斂以虐民乎。○以利為利快目前之意而為禍。漢以義為利儉目前之用而福自遠。通考東陽許氏曰此段言君子能絜矩而生財之利。○石山金氏曰伐水斬冰也。然斬冰有國之事若卿大夫則受冰之家非斬冰也。豈卿大夫之家喪祭則取水於公故謂之伐與。○吳氏季子曰以義為利惟君子能之若小人則知有利而已矣。鳥識義為何物哉。君子小人之分特判於義利之二字有國有家者所用皆君子則能以義為利矣。所用或小人則必以利為利矣。孟獻子惟知此理故淡以聚斂之臣為不可用。聚斂之臣即小人也。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畜馬乘則身為大夫矣。而復察察於雞豚是較小利而失大體真可鄙也。大夫以上喪祭用水謂之伐冰之家家有厚祿可以已矣。而乃蓄牛羊以謀孳息之利其貪孰甚焉。雖然害未及民也。至於用一聚斂之臣則剝下以奉上殘民以奉君靡所不至矣。百乘卿家也。又非畜馬伐冰者之比而可用聚斂之臣乎。盜臣竊主之財以自私者耳。能貧家而不能破家能盡國而不能亾國乃若聚斂之臣則挾利進身為主斂怨用之家必破國必亾擇禍莫若輕故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也。獻子之見可謂加於人數等矣。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蓄害竝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上聲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關文誤字。○自由也言由



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漢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直容

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玉溪盧氏曰長國家不

導之也務絜矩者義也務財用者利也君子喻義人

主用君子則能絜矩矣小人喻利人主用小人則不

能絜矩矣此天下治亂之分也又曰財者天所生而

民所欲事聚斂則失人心而于天怒故蓄害竝至蓄

由天降害自人作既已竝至此時雖用君子亦晚矣

無救於禍矣所謂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

者此也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上所引就理上說

固足明絜矩之當務下所引就利害上說充足明絜

矩之不容不務言愈丁寧過人欲而存天理之意愈

深切矣自生財有大道以後凡四節前兩節自君身

言後兩節自君之用人言進君子退小人乃與民同

好惡之大者是又所以為絜矩之要道也故此章言

絜矩之道必以進君子退小人終焉既致嚴於君子

小人之辨復致嚴於義利理欲之辨者乃大學及本

窮源之意即本心存仁之幾決天下治亂之幾正以

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故也○勿軒熊氏曰指用

人而言又結以務財用必自小人始而漢致嚴於義

利之辨用君子則自有義中之利用小人則利未得

而害已隨之此章前以理財用人分為二節後乃合

而言之其實能用人則能理財不過一道而已○雲

峰胡氏曰右第八節生財大道亦即絜矩之道能使



至皆指其不能絜矩之禍言之為戒深矣義利之辨  
 大學之書以此終孟子之書以此始道學之傳有自  
 來矣○東陽許氏曰五段又言有天下者當用善人  
 若用惡人至於天災見於上人害生於下國勢將崩  
 此時雖有聖賢欲來扶持亦不可為再三戒用人之  
 詳也○災如日食星變水旱蝗疫皆是害如民心怨  
 叛寇賊姦宄兵戈變亂皆是通考東陽許氏曰此段  
 言小人不能絜矩而生財之害○吳氏程曰彼為善  
 之陸宜公全引中間無此四字蓋衍文耳善者作善  
 人○愚按彼為善之仁山金氏作彼為不善之小人  
 似為明白○吳氏季子曰大學引獻子之言以實義  
 利之說又從而申之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  
 人矣卿大夫士一家之長也天子諸侯一國之長也  
 細而長一家大而長一國所少者非財也今也未遑  
 他務而汲汲於財用是非小人孰使之然哉開國承  
 家小人勿用夫苟是崇是長是信是使善善安得而

不至乎善者猶言能者亨屯傾否之君子也國家之  
 事小人敗之而使君子拯之君子固不辭難也然事  
 勢已極不復可為則雖能者亦獨奈何哉由此觀之  
 則國家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昭昭矣大學重言  
 以結之其垂戒也不亦嚴乎大抵小人之於國家貽  
 禍不一而其禍之烈者則莫甚於使其主之失人心  
 故聖賢尤疾之若春秋之世有盜寶玉大弓以出者  
 此盜臣也有為家臣而聚斂以附益之者此聚斂之  
 臣也自常情觀之則聚斂之罪孰與盜多然鳴鼓之  
 攻夫子不施之於彼而欲施之於此則夫聚斂之基  
 怨召禍有甚於盜者聖人蓋嘗權衡之矣夫小人亦  
 人也獨無人心乎其所以忍於聚斂一切不恤者則  
 不能絜矩之故耳不能絜矩蓋亦徒知以利為利而  
 未嘗知以義為利也知以義為利則必曰義之所安  
 卽利之所在剝下以媚上殘民以奉君揆之於義安  
 乎否乎充此一念不以己之不欲者施於人則人人



各得其所欲而天下平矣非利之大者乎文公曰惟義之安自無不利矣學末學者其謹於義利之辨云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

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

而天下平矣朱子曰絜矩章專言財用繼言用人蓋人主不能絜矩者皆由利心

之起故徇己欲而不知有人此所以專言財用也人才用舍最係人心向背若能以公滅私好

惡從衆則用舍當於人心矣此所以繼言用人也陳氏曰此章之義甚博大意則在於絜矩

其所說絜矩之道在於分義利別好惡其所惡者利所好者義須是能公好惡別義利如此

則天下均平而無一夫不遂其所矣此章反

覆援引出入經傳者幾千言意若不一然求其

緒卒不過好惡義利之兩端又從而要其歸則

亦不出於絜矩之道而已絜矩之道以已知彼

以彼反己而好惡義利之理明矣雙峰饒氏

曰大學一書多說好惡誠意章說如好好色惡

惡臭齊家章說好知其惡惡知其美所令反其

所好平天下章說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與

好人所惡惡人所好畢竟天下道理不過善惡

兩端初言格物致知時便要分別此二件分明

自誠意章以後只是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

而已又曰此章大要不過理財用人二事自先



已所以未後又說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  
矣如此則理財用人又只是一事○王溪廬氏  
曰絜矩所以明明德於天下親賢樂善各得其  
所而天下平則明德明於天下而無不止於至  
善矣○東陽許氏曰此章大意治天下在乎絜  
矩而絜矩在用人取財處為要然得失之幾全  
在忠信驕泰上發於心者忠接於物者信則事  
皆務實好善惡皆得其正而能盡絜矩之道  
存於心者矜驕行之以侈肆必不能絜矩則遠  
正人而讒詔聚斂之人進矣故忠信驕泰治亂  
之原也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旨趣音娶後六章細論條

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格物致知為明善之要法第六章

乃誠身之本誠正脩皆所以誠身而誠意為之本始在初學尤為當務

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節齋蔡氏曰明善之要誠身之本朱

子於篇末尤懇切為學者言之何耶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學者用工夫之至要者不過明善誠身而已明善即致知也誠身即力行也始而致知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終而力行所以復萬善於已而使之無不備知不致則真是真非莫辨而後何所從適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為空言此大學第五之明善第六章之誠身所以為學者用功之至切至要○王溪廬氏曰十章之傳綱目相維讀者須即綱領而考其條目即條目而貫諸綱領使一書之義了然於胸中庶幾有受用處第五章明善之要是明明德之端第六章誠身之本是明明德之實明善誠身之旨大學中庸所以相表裏者在此曾子子思



所以授受者亦在此故朱子揭此以示學者急先之  
當務云○雲峰胡氏曰明善誠身中庸言之孟子又  
言之其說元自大學致知誠意來章句之末  
舉此二者以見曾思孟三子之相授受焉

大學集註大全章句終

百華街由  
朝藏書記

朝藏書記

卷二

十一



Handwritten characters and a small square seal in the top right corner of the right page.

Handwritten characters and a large, dark ink scribble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of the right page.

Handwritten characters at the bottom of the right page, possibly indicating a date or location.

Vertical handwritten characters along the right edge of the left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Vertical handwritten characters along the right edge of the left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A single handwritten character in the center of the left page.

Handwritten characters in the top left area of the left page.



